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B14n0085

憨山大師年譜疏註

福善記錄　福徵述疏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像・讚・題・序
    - 曹溪中興肉身嗣祖憨山大師法影
    - 崇禎御讚憨山老和尚法像
    - 康僧會尊者像讚・并序・寄憨山大師
    - 憨祖臨化自題曹溪影堂法像
    - 憨翁法祖真容讚
    - 憨山本師法像讚
    - 題憨山大師六詠手卷
    - 排印流通序
  - 一歲至十歲
  - 十一歲至二十歲
  - 二十一歲至三十歲
  - 三十一歲至四十歲
  - 四十一歲至五十歲
  - 五十一歲至六十歲
  - 六十一歲至七十歲
  - 七十一歲至七十七歲
  - 附錄
    - 三十六頌
    - 後事因緣
      - 張三星作年譜序
      - 按語
      - 問答
    - 年譜疏旭法師偈并序
    - 譚埽庵皈依詩
    - 譚埽庵遙慟詩
    - 譚歎年譜詩
    - 疏年譜詩
    - 梓年譜疏詩
    - 項桂芳讚年譜并序
    - 王起隆跋
    - 東遊集法語三則

        - 參禪切要
        - 念佛切要
        - 持準提呪說
    - 東遊集原序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崇禎御讚憨山老和尚法像

者老和尚・何等行狀。撐持法門・已作棟梁。受天子之鉗錘・為佛祖之標榜。
御書第十七代朱由檢題讚(用璽・奉供大內九蓮菩薩院中。)

康僧會尊者像讚・并序・寄憨山大師。

釋真可(紫柏)

三國為英雄之聚・亦刀兵之聚・慈悲般若・無有入處。而康祖一錫浮江・三稱如來・兩目流血・舍利投瓶・光燦六合・澤緜千古。是時也・吳之君臣・莫不為之動心變色・即事徵理・知有佛而不疑。

六度既譯・安般門開・無擇黑白・得法眼淨。與夫禪思入微者・不可計算・皆我祖為之嚆矢也。茲憨山清大師・因弘法戍瘴海・善以慈心三昧・普使朽骨生春。聖華居士・聞風感慕・特寫祖影・寄上曹溪・以為大師影響。嗚呼・曹溪肉佛所現・自唐及宋・飲曹溪而得道者・代不乏人。邇來曹溪涸矣・瑤林蕭然・又藉憨師以謫戍為波瀾・而曹溪復活。康祖分身・髑髏眼開・恆沙難喻・豈可以有思惟心測其功德淺深者哉。達觀道人・不解逆風把柁・但解順水推舟・為之讚曰。

康祖來吳・　清公謫粵・　髑髏大師・　金剛眼突。　瘴海之慘・　骨刺魂驚・　大師得戍。　彌感聖明。
曹溪蠱毒・　飲者皆喪・　大師飲之・　銷盡諸瘴。　指撮舍利・　康祖之貪・　貪不為我・　此心何慙。
弘法得罪・　命如絲單・　千里瘴嶺・　芒鞋蹋徧。　雷道岩嵓・　颶風正高・　鉢瓶孤逝・　舌相昭昭。
南粵魍魎・　白日鼓掌・　我若無心・　菩薩影響。　有心應之・　康祖愚癡・　章甫適越・　其誰不疑。
石頭之別・　肝膈冰冷・　丁生吹火・　寫康祖影。　緣影得心・　心亡性冥・　大用無常・　鐘以眼聽。
根塵主客・　收放夢醒・　掌擎寶塔・　牢山之頂。

（達大師・借康祖像讚憨祖・義愈真。像題蹟・在五乳峯法雲寺。）

憨祖臨化自題曹溪影堂法像

威威堂堂・　澄澄湛湛。　不設城府・　全無崖岸。　氣蓋乾坤・　目撐雲漢。　流落今事門頭・　不出威音那畔。
無論為俗為僧・　肩頭不離扁擔。　若非佛祖奴郎・　定是覺場小販。　不入大冶紅鑪・
誰知他是鐵漢。　只待彌勒下生・　方了者重公案。

（真蹟在曹溪憨山寺）

憨翁法祖真容讚

釋智旭（心嗣法孫）

偉貌豐神・　堅勇大勢。　空定凝神・　光明初霽。　憂在法門・　禍福寧計。　掣電奔雷・　德山臨濟。
密用潛行。　圜中海際。　知之者・謂是隻手擎天・　不知者・謂是英雄蓋世。　誰思其必處於非宗非教・即教即宗之間・

終不與時流同逝。

(旭法師・號素華・徵成譜疏時・恰聽說楞嚴玄義於康居方丈。)

憨山本師法像讚

(皈依弟子福徵)譚貞默(埽庵)

維我憨山肉祖本師大和尚・在燕則為慈壽宗師・在粵則為曹溪嗣祖。肉身鼎峙・貝葉燈煇。近代出頭禪和・那堪彷彿萬一。然日月雙趺・光明莫大。而風塵隻眼・晦蝕難開。自非履歷昭垂・誰識乾坤函蓋。海虞宗伯銘五乳・未免傳聞異辭。紫竹門徒傳中興・尚欠追隨親炙。栴檀被體・離塔何銘。年譜成書・爽符本傳。海庭險阻・遐道人不脛郵飛。庾嶺神通・埽弟子拈香鐫布。伏讀永明智覺禪師宗鏡錄云・悟心成祖・先聖相傳。故達磨初祖云・明佛心宗・了無差悞・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偈云・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愚而近賢・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徵得此語。正與本師寶林號祖之義・後先相印。兼與達師曹溪肉祖之讚・彼此合符。因擬稱曹溪中興肉身嗣祖憨山宗師大和尚。敬作法影讚曰。

現佛現祖・　嫡宗嫡教。　傳曹溪衣・　寫楞伽照。　龍門海印・　清涼竅妙。　歷劫肉身・　一方雙到。

清順治八年・歲次辛卯・三月三日・而年譜疏成・福徵謹識。

題憨山大師六詠手卷

民國十一年壬戌・李國松・以大師六詠手卷請題・因書此・乃列入文鈔。今特附於此・以表景仰之忱。釋印光和南識。

憨山大師・　大權示現。　宏法功深・　忌者誣陷。　謫戍廣州・　以禦禍亂。　幸有大吏・　另眼相看。

宏法曹溪・　慧命續斷。　相機說法・　巨弊消散。　護國安民・　功高文憲。　沒後肉身・　不壞不變。

粵贛相爭・　歸曹溪畔。　六祖七祖・　彰諸時諺。　增煇佛日・　為法城塹。　著述宏博・　日月光燦。

大藏流通・　惜祇少半。　遺佚者多・　時或出現。　六詠妙偈・　筆法遒健。　文義超妙・　愈讀愈煥。

三百餘年・　幸無殘欠。　佛子契真・　得諸滬店。　欲表鴻猷・　特作手卷。　祈光題辭・　以彰法範。

遂為略述大綱・　以期後哲聞見。

憨山大師年譜疏排印流通序(民國二十三年・歲次甲戌・正月吉日付排。)

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約世間法論也。若約佛法論・達固可以兼善・窮亦可以兼善。嚴持戒律・敦篤倫常・以身率物・俾一切人相觀而善。待其欣欣向往之心發・則示之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理事。心本是佛・念佛往生・方可親證之因緣。凡有心者・誰不樂從。故古高僧・隨所到處・每多歸依。校之王政教化・其益為深。當明季時・王綱不振・大臣無權・其掌大權者・皆是無知無識之太監。奸惡者・倚權以作弊・愿謹者・無智以設法・故致民困國危・無可救藥。憨山・紫柏・蓮池・妙峯・同于此時出興于世・其陰翼治道・冥庇民生也・大矣。憨山以弘法遭誣・謫戍廣州・其救粵人而延社稷也・深且遠矣。使憨山不戍廣州・廣州之民・早已挺而走險・為國家憂。其撤採船・定民變・和欽州等大事・均以一席話而了之。非乘願示生・救民于水火者。其孰能之。葉玉甫等諸居士・于青島立一湛山寺・其地乃憨山弘法被誣之所。念憨山之盛德・特為排印年譜疏・俾後之閱者・有所興起云。常慙愧僧釋印光謹撰。

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疏(卷上)

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記錄

吳越開元府治弟子福徵述疏

明世宗肅皇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予・金陵全椒縣人也・姓蔡氏。父諱彥高・母洪氏・生平愛奉觀音大士。初夢大士攜童子入門・母接而抱之・遂有娠。及誕・白衣重胞。是年十月己亥・十二日丙申・己丑時生也。(父一見・母一見。)

門人顓愚觀衡・作曹溪中興憨大師傳云・師諱德清・字澄印・別號憨山・母解懷・白衣重包而出。去衣洗濯・湯水異香。出家報恩寺後・一日在舍利塔前・遇一梵僧・僧曰此小師後日大轉法輪口如仰月即佛口也。又在本寺廊下遇一人曰堯眉八彩・公眉五彩・有三教之任。後在五臺山・過大塔院寺・時為頭陀・遇一僧甚偉・手拉師曰・師是大人再來・滿頭髮皆紺色・後必大作佛事。

○徵按年譜・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十一月・有門人悟心顓愚來省。憨山夢遊集中・有示顓愚衡禪人法語。略云・顓愚初依五臺空印大師・聽習經論。久之・遂盡屏去・單提一念・切究本分事。萬里南詢・過曹溪・謁老人請益。老人示以轉身一路・唯唯作禮而別・乃就居南嶽。未幾・老人亦至。禪人以病往寶慶就醫・老人歎禪門真實為生死的學人最難得。丙辰三月朔・風雨夜半・忽禪人冒雨衝泥而至。老人見其疾瘳・大喜。因再拈香請益・老人特示禪人身病已瘳・切不可被禪病侵。古人云・捨情易・捨法難。禪人捨身即捨情・捨見即捨法。情法兩忘・豈不為大無礙解脫之人。此示幾千字。集中許可・不多屈指・宜有中興傳之作。所嫌傳中訛舛纍牘・易誤後學。蓋謁請兩次・只在一時・追隨日淺。後來未見自著年譜・故所聞異辭・關係匪小。茲以年譜為主・參補傳中一二別聞喫緊逸事逸語。如盤山隱者顛末・裨益良深。其他支蔓無稽者・悉刪之大抵禪弊・在趨宗避教。不曉憨祖與六祖・同為宗教總持・同現曹溪肉身・同無單傳衣鉢。嗣法孫素華智旭・有初緣發心・夢中攝受之因・當世宗教合一人也。作十八祖紀讚・以憨祖終。十八祖者・並不傳衣鉢祖也。憨祖一傳・節略顓傳・正與年譜吻合・當為私淑功臣。

○肉身佛祖・出世榜樣早在母胎。歷劫勝因・非同小可。

二十六年丁未●

予周歲・風疾作・幾死。母禱大士・遂許捨出家・寄名於邑之長壽寺・因易乳名曰和尚。(母二見)

徵誦乳名大美後果圓成。須知法諱德清・出自西林師翁・乃出家時所命・譜不載也。父命未易時名・亦不載。

二十七年戊申●

予三歲・常獨坐・不喜與兒戲。祖父常謂曰・此兒如木樁。(祖一見)

徵觀究竟成就本樁・厥祖可謂具眼。

二十八年己酉●二十九年庚戌●三十年辛亥●三十一年壬子●

予七歲・叔父鍾愛之。母始送予入社學・一日叔父死・停於牀予歸・母詒之曰・汝叔睡・可呼起。乃呼數聲・嬸母感痛乃哭曰・天耶・那裏去也。予愕然疑之・問母曰・叔身在此・又往何處耶。母曰・汝叔死矣。予曰・死向甚麼處去・遂切疑之。未幾・次嬸母舉一子・母往視・予隨之見嬰兒如許大・乃問母曰・此兒從何得入嬸母腹中耶。母拍一掌云・癡子你從何入你娘腹中耶・又切疑之。由是死去生來之疑・不能解於懷。(母三見・叔父・嬸母・及弟・各一見。)

徵按此七歲兒・何從得此滴骨滴髓死生關頭。娘兒兩箇・當面質對如許大疑團・極奇一則現身摩耶。簇新鉗錘烹佛煉祖頂首大公案。

三十二年癸丑●

予八歲・讀書寄食於隔河之親家。母誡不許回・但經月歸一次。一日回・戀母不肯去・母怒・鞭之・趕於河邊・不肯登舟・母怒提頂髻拋於河中・不顧而回。于時祖母見之・急呼救起・送至家。母曰・此不才兒不淹殺・留之何為。又打逐・略無留念。予是時・私謂母心很・自是不思家。母常隔河流淚・祖母罵之・母曰・固當絕其愛・乃能讀書耳。(祖母一見・母四見。)

徵讀至此・一字一句・涕泗滂沱。有讀之而不涕泗者・非人類也。合十讚歎曰・慈哉悲哉・善哉信哉・如是・那得不婆拋子・那得不刮肉還母哉。

三十三年甲寅●

予九歲讀書於寺中・聞僧念觀音經・能救世間苦・心大喜・因問僧求其本・潛讀之・即能誦。母奉觀音大士・每燒香禮拜・予必隨之。一日謂母曰觀音菩薩有經一卷。母曰・不知也。予即為母誦一徧。母大喜曰・汝從何得此耶・誦經聲亦似老和尚。(母五見)

錢牧齋謙益・作大明憨山大師廬山五乳峯塔銘。有云・師九歲・能誦普門品・即譜稱觀音經也。天啟丁卯・南海陳迪祥・與五乳弟子福善・以行狀囑牧齋作塔銘。其間興復曹溪事・似略聞之宣化蕭玄圃雲舉。而東遊未詳始末・與年譜迥異。今肉身在曹溪・五乳塔銘・失傳信矣・採補僅可什一。

○徵讀此・乃曉取科名・作宰官・正不煩真實讀書。正知見・作佛祖・未有不自真實讀書始者。即此觀音經一卷・早歲能背誦・全由讀書作緣。即此為母誦一徧・便能報母打逐之恩。

三十四年乙卯●

予十歲・母督課甚嚴・苦之。因問母曰・讀書何為。母曰・做官。予曰・做何等官。母曰・從小做起・有能・可至宰相。予曰・做了宰相・卻何如。母曰・罷。予曰・可惜一生辛苦・到頭罷了・做他何用・我想只該做箇不罷的。母曰・似你不才子・只可做挂搭僧耳。予曰・何為挂搭僧・有甚好處。母曰・僧是佛弟子・行徧天下・自由自在・隨處有供。予曰・做這箇恰好。母曰・只恐汝無此福耳。予曰・何以要福。母曰・世上做狀元常有・出家做佛祖豈常有耶。予曰・我有此福・恐母不能捨耳。母曰・汝有此福・我即能捨・私識之。(母六見)

徵太息・咄咄。母子團圞・作無生話。開示恁地明・指引恁地闊・機鋒恁地緊・承當恁地捷。十歲・金陵母捨子肉身。七十

八歲・曹溪子肉身報母。的的大因緣・大奇特

三十五年丙辰●

予十一歲・偶見行腳僧數人・肩擔瓢笠而來。予問母・此甚麼人耶。母曰・挂搭僧也。予私喜・視之。僧至・放擔倚樹・乃問訊化齋。母曰・請坐・急烹茶具齋飯・甚恭敬。食罷・眾僧起・即荷擔・隻手一舉・母急避之曰・勿謝・僧徑去。予曰・僧何無禮・飯齋不謝。母曰・謝則無福矣。予私曰・是僧之所以高也・切念之。遂發出家之志・苦無方便路耳。(母七見)

徵看驀地飯僧・了無蹤迹・許大公案・趙州勘臺山婆子・不是過也。人知飯僧功德為世福・是母是子・乃證兩足尊之福。

〇以上・了在家公案。

三十六年丁巳●

予十二歲・居常不樂俗・父為定親・立止之。一日・聞京僧言・報恩寺西林大和尚・有大德・予心即欲往從之。白父・父不聽。白母・母曰・養子從其志・第聽其成就耳・乃送之。是歲十月至寺・太師翁一見喜曰。此兒骨氣不凡・若為一俗僧・則可惜耳。時無極大師・初開講於寺之三藏殿。祖翁攜往詣之・適趙大洲在・一見喜曰・此兒當為人天師也。乃撫之・問曰・汝愛做官・要作佛。予即應聲曰・作佛。趙公曰・此兒不可輕視・當善教之。及聽講・雖不知言何事・然心憤憤若有知而不能達者。(父二見・母八見西林和尚・無極大師・趙大洲・各一見。大洲・名貞吉・字孟靜・內江人。歷官禮部尚書・武英大學士・謚文肅。)

徵念憨祖當日若無此母・不得出家・不得到底童身成佛作祖矣・真佛母哉。又按金陵梵剎志云・嘉靖年間・報恩寺住持僧永寧・號西林・蓄一馬・每自寺赴禮部・輒騎之。上馬必默誦金剛・法華・二經・至部門・下馬・經畢。後寺鄰一婦方產・而馬是夜死・婦夢馬入室・遂生男。極蠢・惟能口誦二經・因入西林為僧。諸經不能上口・亦究不識一字。故譜云・師翁生平持金剛經・臨終不輟。

三十七年戊午●三十八年己未●

予十四歲・初太師祖・擇諸孫中有學行者俊公・為予師。先授法華經・三月能熟背之。流通諸經・俱已背完。太師翁曰・此兒可教・不可誤之也・乃請明師以教之。(太師祖太師翁・並即西林和尚・二見。)

三十九年庚申●四十年辛酉●四十一年壬戌●

予十七歲・太師祖・仍請先生首教舉子業。初即以四書一齊讀之・次習五經・子・史・古文・詞・賦。即能賦詩・述文社集・

賦有江上篇・同會一時皆推重之。時常亦多病・遂欲棄所習業。(太師祖三見)

四十二年癸亥●四十三年甲子●

予十九歲・因同會諸友皆取捷・有勸予往試者。時雲谷大師・正法眼也・住棲霞山中。太師翁久供養・往來必留款旬月。予執侍甚勤・時聞其教。適雲大師出山・聞有勸予之言・恐有去意。大師力開示出世參禪・悟明心地之妙。歷數傳燈諸祖・及高僧傳・命予取看。予檢書笥・得中峯廣錄・讀之・未終軸・乃大快・歎曰・此予心之所悅也遂決志做出世事。即請祖翁為披剃則盡焚棄所習・專意參究一事。未得其要・乃專心念佛・日夜不斷・如是・未幾・一夕夢中見阿彌陀佛現身・立於空中・當日落處。見其面目光相・了了分明。予接足禮・哀戀無已。復願見觀音勢至二大士・即現半身。自此時時三聖炳然在目・自信修行可辦也。是年冬・本寺禪堂建道場・請無極大師講華嚴懸談。予即從受具戒・隨聽講・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恍然了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切慕清涼之為人・因自命其字曰澄印。請證大師・曰・汝志入此法門耶。因見清涼山・有冬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號清涼之語。自此行住・冰雪之境・居然在目・矢志願住其中。凡事無一可心者・而離世之念・無刻忘之矣。(雲谷大師一見・無極大師再見・太師翁四見。)

徵按憨祖學問文章・俱已造成・又見佛法衰殘・思欲為公美楚材之事業・佛法世法一肩擔荷。故因眾友赴試之勸・亦萌弋取功名之心・以期滿己宏揚大法之願。然仕途危險・稍一不慎・便致陷溺。幸得雲谷大師之警策・遂專志辦出世事・而焚棄其窗稟・即求太師翁立為披髡。其力辦修行・發悟矢志之機緣・全自雲谷始也。雖然・專心念佛者有人・歲月積久・尚難見佛安得未幾而彌陀觀音勢至三聖俱現・驟如所願・又復時時三聖炳然在目。道場聽講具戒參究者有人・總憑語言文字・誰印身心性命。安得聽講時全會身心性命・不見語言文字。一聞華嚴十玄・便能恍然了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便能證入清涼法門・目冰雪而字澄印・爾時無極神通・與憨祖神通・早在不思議中。誰謂有言無言・大法師大宗師・有二諦也。要識如憨祖者・纔真是歷劫西來人。

四十四年乙丑●

予二十歲・正月十六日・太師翁入寂。師翁於前年除日・畢集諸眷屬曰・吾年八十有三・旦暮行矣。我度弟子八十餘人・無一持吾業者。乃撫予背曰・此子我望其成人・今不能矣。是雖年幼・有老成之見。我死後・房門大小事・皆聽決之・勿以小而易之

也。眾唏噓受命。新歲七日・師翁具衣徧巡寮・各辭別・眾咸訝之。又三日・即囑後事・示微疾・舉藥不肯進。乃曰・吾行矣・藥奚為。乃集眾念佛五晝夜・手提念珠予擁於懷・端然而逝。以師翁生平持金剛經・臨終亦不輟。太師翁為報恩官・住三十年・居方丈及入滅・至三月十八日・而方丈火眾皆歎異。是年冬十月・雲谷大師建禪期於天界・集海內名德五十三人・開坐禪法門。大師極力提拔予往從・時少師翁聽之・乃得預會。初不知用心之訣・甚苦之。乃拈香請益・大師開示審實念佛公案。從此參究・一念不移三月之內・如在夢中・了不見有大眾・亦不知有日用事・一眾以予為有志。初不數日・以用心太急・發背疽・紅腫甚巨・大師甚難之。予搭袈裟・哀切懇禱於韋馱前曰・此必怨業索命債耳・願誦華嚴經十部・告假三月・以完禪期・後當償之。如是・至後夜倦極・上禪牀則熟睡・開靜亦不知・及起・則忘之矣。天明・大師問恙何如。予曰・無恙也・及視之・已平復矣・一眾驚歎・是故得完一期及出・亦如未離禪座時・即行市中・如不見一人・時皆以為異。江南開創禪道・自雲谷大師始盛・然住寺僧習禪者・獨予一人。時寺僧服飾皆從俗・多豔色・予是時・盡棄所習衣服・唯覓一衲披之・見者以為怪。(太師翁五見・少師翁一見・雲谷大師再見。)

徵觀西林太師翁・大非凡僧。壽考令終・預知時至。得孫具眼・任以後事・究能報撫背之命・世法佛法兩效焉・難矣。方今到處禪期・入坐者・但得安單為樂・誰識用心為苦。憨祖發心念佛時・早數數見佛菩薩現身光明。人方得少為足・誰復肯請益參究審實念佛公案。憨祖嘗示徵云・念佛不肯下死心・但在浮想上念・其實藏識中習氣潛流・全不看見・故念佛從來不見一念下落。若念佛得力・尤勝參柏樹子乾屎橛也。審實念佛公案・有所自來。是以後來東遊・過嘉禾・至棲真・禮雲谷先大師塔・以明法乳。及居五乳・啟建六時念佛道場・以代禪期也。禱韋馱去背疽・一何如許靈應。自非三月禪期如夢・了不見大眾日用事・離禪座・行市中・仍如坐禪時不見一人・如是審實用心・莫指望禱韋馱有此輕易也。

四十五年丙寅●

予二十一歲・自禪期出。是年二月二十八日午時・雨如傾盆・忽大雷自塔而下・火發於塔殿・不移時・大殿焚。至申酉時・則各殿畫廊・一百四十餘間・悉為煨燼。時予少祖為住持・及奏聞・旨下法司・連逮同事者十八人。比合寺僧恐株連・各各逃避。而寺執事僧・無可與計事者。予挺身力救之・躬負鹽菜送獄中以供之。寺至刑部・相去二十里・往來不倦者三月。且多方調護・諸

在事者竟免死。時雪浪恩公長予一歲・同歸依無極大師・甚契之・時以為同胞云。即與恩公俱決興復之志。且曰此大事因緣・非具大福德智慧者・未易也。爾我當拌命修行・養以待時可也。是時・即發遠遊志・頃之・少祖尋入滅・太祖之房門無支持者。先是・太師翁入滅無儲蓄・喪事皆假貸不資・故多負欠。即析居・知必不能保。予思太師翁遺命・乃設法盡償其負貸。餘者分諸弟子各執業・房門竟以存。是年冬・從無極大師聽法華經於天界寺。因志遠遊・每察方僧求可以為侶者・久之・竟未得。一日・見後架精潔・思其淨頭・必非常人・乃訪之・及見・特一黃腫病僧耳・益異之。每早起・事必已辦・不知何時洒埽也。予故不寐・竊經行廊下偵之・當眾放參時・即已收拾畢矣。又數日・見不潔・乃不見其人・問執事・曰・淨頭病於客房也。予往察・其狀不堪・問師安否。曰・業障身已難支・而饞病更難當。予問何故。曰・每見行齋食・恨不俱放下。予笑曰・此久病思食耳・是知其人真。因料理果餅・袖往視之・乃問其號。曰・妙峯・為蒲州人。予即相期結伴同遊。後數日再視之・則不見・予心知其人・恐以予累・故潛行耳。(少祖・即少師翁・二見。雪浪恩公一見・無極大師三見・妙峯淨頭一見。)

徵按・雪浪法師・名洪恩・年十三・從父往聽無極大師講法華規矩於報恩寺。無極者・淮陰人・具得賢首慈恩性相宗旨・一時講肆為隆。浪公方髫年・旬日傾耳不肯去・竟自翦頂髮・乞父舍身為極師小沙彌。正憨祖十二歲・初出家西林時・妙齡相契・譜前所載詣三藏殿聽講語也。至此・雖兄弟交密・憨祖別有超異心。二十歲・從雲谷大師天界坐禪時・浪公見其枯寂・呵以聽無極開講・曰・用如三家村土地作麼。憨祖曰・古德有言・自性宗通・回觀文字・如開門落臼耳。雪浪曰・果如此・則我兄也。時報恩燬於天火・兩人三日哭・誓以興復。後憨祖由臺山入都・慈宮興寺機緣幾就不偶・歷東海南海・未嘗須臾忘報恩事。浪公見浮圖露槃欹傾・沿門持鉢行乞都市高門・三年乃得竣事。嗚呼・兩人並可謂不負諾矣。紫柏心易浪公・時有訾議・憨祖告以出家因緣・始悚然謂窺基後身。以上語・多聞之一雨法師。

〇蒲州妙峯大師・名福登・為山陰王南海進香。還過建業・北人初到南方受溼生瘡・因向天界道場・討淨頭行單・為歇息計。憨祖從廁地光潔・廁燈明淨中覓得之・訂生死交・願同住山行腳。妙公曰・師有此志・行腳我荷草鞋・住山我給薪水。尋以瘡瘉去・越六年・而相訪於京師・則知爾時蓋公事未了・

機緣有待・故撩衣便去。譜語略之曰・恐累潛行也。中與妙師一真字・足槩百千佛祖。

〇順天府平谷縣・有山曰妙峯・因山為號。

隆慶改元丁卯●

予二十二歲・特舉雲谷忠公為寺住持・以救傾頹。此為回祿事・常住負貸將千金・皆經予手。眾計無以處・予設法定限三年・盡償之。是年・奉部檄本寺設義學・教僧徒・請予為教師・受業行童・將二百人・因是復親左史諸子故業。(雲谷忠公一見)

徵按・此舉不獨了房門牽挂事・并了闔寺住持牽挂事・世法佛法併一大作略。稱忠公・別雲谷大師也。

二年戊辰●

予二十三歲・是年謝寺館・復館於高座寺・以房門之累然也。

三年己巳●四年庚午●

予二十五歲・二年皆應金山聘館。

五年辛未●

予二十六歲・同雪浪恩兄遊廬山・至南康・聞山多虎亂・不敢登。遂乘風至吉安・遊青原・見寺廢・僧皆畜髮・慨然有興復之志。乃言於當道・選年四十以下者・盡剃之・得四十餘人。夏自青原歸・料理本師業・安頓得宜。冬十一月・即一鉢遠遊。將北行・時雪浪止予・恐不能禁苦寒・姑從吳越・多佳山水・可遊目耳。予曰・吾人習氣戀戀輒暖・必至不可施之地・乃易制也。若吳越・枕席間耳・遂一鉢長往。(雪浪恩兄再見)

徵感憨祖前作清涼冰雪觀・驀地北行・發大勇猛・委身試之・早已人境雙奪・虛空消隕矣。

〇以上・了在寺房門公案。

六年壬申●

予二十七歲・初至揚州・大雪阻之・且病作。久之・乞食於市・不能入門。自忖何故・急自省曰・以腰纏少有銀二錢可恃耳。乃見雪中僧道行乞之不得者・即盡邀於食店・以銀投之・一餐而畢。明日上街・入一二門・乃能呼・遂得食。因自喜曰・吾力足輕萬鍾矣。銘其鉢曰・輕萬鍾之具・名其衲曰・輕天下之具。乃為之銘曰・爾委我以形・我託爾以心。然一身固因之而足・萬物實以之而輕。方將曳長風之袖・披白雲之襟。其舉也若鴻鵠之翼・其逸也若潛龍之鱗。逍遙宇宙・去住山林。又奚衒夫朱紫之麗・唯取尚乎霜雪之所不能侵。是年秋七月・至京師・無投足地。行乞・竟日不得食・將暮・至西太平倉茶棚・僅一餐・投宿河漕遺教寺。明日・左司馬汪公伯玉・知予至・乃邀之・以與汪次公仲淹為社友故耳。因乃得寓以旬日・即詣摩訶忠法師・隨往

西山聽妙宗鈔・有西山懷恩兄詩。期罷・摩訶留過冬・聽法華・唯識・請安法師為說因明三支比量。十一月・妙峯師訪予至・師長鬚髮・衣褐衣・先報云・有鹽客相訪。及入門・師即問・還認得麼。予熟視之・見師兩目・忽記為昔天界病淨頭也・乃曰・認得。師曰・改頭換面了也。予曰・本來面目自在。相與一笑・不暇言其他。第問所寓・曰・龍華。明日過訊・夜坐・乃問其狀何以如此。師曰・以久住山・故髮長未翦。適以檀越山陰殿下修一梵宇・命請內藏故來耳。問予・曰・吾乃特來尋師・且以觀光輦轂・一參知識・以絕他日妄想耳。師曰・別來無時不思念・將謂無緣。今幸來・某願伴行乞・為前驅打狗耳。竟夕之談・遲明一笑而別。即往參徧融大師・禮拜・乞和尚指示・師無語・唯直視之而已。參笑巖師・師問何處來。予曰・南方來。師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師曰・子卻來處分明。予作禮・侍立請益・師開示向上數語。(左司馬汪公伯玉・次公仲淹・摩訶忠法師・安法師・各一見。雪浪恩兄三見・妙峯師再見・山陰殿下一見・徧融大師・笑巖師・各一見。伯玉・名道昆・號南溟・新安人・有太函集・弟仲淹・名道貫・名下士。)

徵思開手乞食入人門一段情景・真不可說・不可思議。一雨法師言・憨祖決計北遊・浪公苦留・憨祖詒之入城・遂冒大雪而行。浪公還寺・痛哭久之・是應有西山懷恩兄詩。徧融・笑巖・二師・並作投契語。笑巖・燕人・結庵燕京西城柳巷。生正德壬申・當憨祖二十七歲相見時・笑師年已六十二矣。有月心語錄・中分南集二卷・北集二卷・禪錄中所希有。此相見語・句句是記莂向上事。

○是歲起臺山因緣。

萬曆改元癸酉●

予二十八歲・春正月・往遊五臺・先求清涼傳・按迹遊之。至北臺・見有憨山事甚佳・因問其山何在・僧指之・喜奇秀・默取為號・詩以志之・有遮莫從人去・聊將此息機之句。以不禁冰雪苦寒・遂不能留。復入京・東遊乞食・至盤山千像峯・見一僧不語・予亦不問・即將相與拾薪汲水・行乞過夏。汪司馬以書訪之・曰・恐公作東郊餓夫也。及秋・復以嶺南歐楨伯・先數年未面寄書・今為國博・急欲見予・故歸耳。(不語僧一見・汪伯玉司馬再見・嶺南歐楨伯國博一見。)

徵閱名山志云・五臺龍門有山・秦始皇鞭石成橋・渡海求神仙時・鞭此山不動・因呼曰憨山。不禁苦寒冰雪・正照顧前清涼冰雪現境・及與雪浪不禁苦寒話頭・隱躍寄意。不語僧一事・顓公所作傳・載之特詳。云・師與妙峯再遇燕都・期同上五臺

山住靜。時妙師為山陰王請藏經未起．師居汪司馬南溟私館。久之．隨喜盤山．登盤山頂．傍一石巖．內一隱者．灰頭土面．師作禮．絕不照應．問亦不語。師知非常人．亦同默坐。少頃．隱者燒茶．唯取一杯自飲．師亦取一杯自酌飲。茶竟．隱者還茶具於原處．端坐如故．師亦如之。少選．隱者炊飯．飯熟．置之坐前．唯取一椀．一箸自食．師亦取一椀一箸同食。飯罷．又端坐如故．師亦如之。夜中．隱者出巖外經行．師亦隨之．第東西各步。明日．師知茶時烹茶．飯時煲飯．隱者同師飲啜．入夜經行亦爾。如是一七．隱者方問師曰．仁者何來。師曰．南方來。隱者曰．來此何為。師曰．特訪隱者。隱者曰．隱者面目如此．別無奇特師曰．進門早已看破了也。隱者笑曰．我住此巖三十餘年．今日始遇一箇同風。留師住．師亦忘返。一夜．師經行．忽然頂門響一聲．轟如乍雷．山河大地．身心世界．豁然頓空．境非尋常目前空可喻。如是空定．有五寸香許．漸覺有身心．漸覺腳下蹋實．開眼漸見山河大地．一切境相．還復如故。身心輕快．受用亦無可喻。舉足如風輕．歸巖中．隱者曰．今夜經行．何其久耶。師具告所得境相。隱者曰．此色陰境耳．非是本有。我住此巖三十餘載．除陰雨風雪．夜夜經行此境．但不著．則不被他昧卻本有。師深肯其語．作禮謝教。師在盤山久之．妙師藏經起．向汪公詢師何往．公即遣使登盤山頂覓師．問在巖中．見師．述主人妙師相候之切。師乃拜辭隱者．戀戀不忍別．無柰宿約何耳。隱者送師．淚如噴珠．行至半山方轉。師還京．妙師汪公迎師．笑曰．回何遲耶。師具陳巖上因緣。公曰．如是．則吾師住山已竟。師曰．猶是途路邊境界耳。公與妙師相視大笑。噫嘻．如許奇特示現．憨祖生平所遘．不知幾何．難以筆舌盡。即此顓公所載．盤山實錄．累六百言．可謂莫大因緣。譜中只以盤山千像峯．一僧不語．相與拾薪汲水．行乞過夏．片語了之．看來不過一頓家常茶飯耳。奇境可戀．舍之即行．雖因妙師宿約．亦不願作二乘人．獨了漢也。顓公作傳之功．以此一節公案為最。

〇順天府．薊州．數峯陡絕．名盤山．一名盤龍山。山頂有大石．搖之輒動。

二年甲戌●

予二十九歲．春．遊京西山．時當代名士．若二王．二汪．南海歐楨伯．一時俱集於都下．皆夙慕者。一日．訪王長公鳳洲．相見．以予少年．易之。予傲然賓主．公即諄諄教以作詩法．予瞠目視之．竟無一言而別。公不懌．乃對次公麟洲言之。明日次公

來訪・一見・即曰・夜來家兄失卻一隻眼。予曰・公具隻眼否。公拱曰・小子相見了也・相與大笑。歸謂其兄曰・阿哥・輸卻維摩了也・因以詩贈予・有可知王逸少・名理讓支公之句。一日・汪次公與予同居・看左傳・因謂予曰・公天資特爽・大有文章氣槩・家伯子・當代文宗也・何不執業・以成一家之名乎。予笑而唾曰・留取令兄膝頭・他日拜老僧受西來意也。次公大不悅・歸告司馬公・公曰・信哉・予觀印公道骨・他日當入大慧中峯之室・是肯以區區文字為哉・第恐浮遊為誤耳。一日・見予與次公扇頭詩・有身世蜩雙翼・乾坤馬一毛之句・乃示次公曰・此豈文字僧耶。他日・特設齋請予與妙師同過・坐中・公謂予曰・禪門寥落大可憂・小子切念之。觀公氣度・將來成就不小・何以浪遊為。予曰・貧道特為大事因緣・參訪知識故行腳。第今遊目當代人物・以了他日妄想耳・非浪遊也・且將行矣。公曰・信然・予觀方今無可為公之師者・若無妙峯・則無友矣。予曰・昔己物色於眾中・曾結同參之盟・故比來相尋・不意偶遇於此。公曰・異哉・二公若果行・小子願津之。時妙師取藏經回・司馬公因送勘合二道・又為文以送予。一日・公速予至・問曰・妙峯行矣・公何不見別。予曰・姑徐行。公曰・予知公不欲隨人腳跟轉耳・殊大不然・古人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但願公他日做出法門一段光明事業・又何以區區較去就哉。予感而謝之・遂決行・即往視妙師・已載乘矣・見予至・問曰・師行乎。曰・行矣・即登車・未別一人而去。秋八月・渡孟津・見武王觀兵處・有詩弔之曰・片石荒碑倚岸頭・當年曾此會諸候。王綱直使同天地・應共黃河不斷流。過夷齊叩馬地・弔曰・棄國遺榮意已深・空餘古廟柏森森。首陽山色清如許・猶是當年叩馬心。遂入少林・詣初祖・時大千潤宗師初入院・予訪之・未遇。出山・觀洛陽古城・焚經臺・白馬寺。即追妙師・九月至河東・會山陰王・遂留結冬。時太守陳公・與妙師及予・意甚勤・為刻肇論中吳集解・予校閱。向於不遷論・旋嵐偃嶽之旨・不明・切懷疑久矣・今及之・猶罔然。至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恍然了悟曰・信乎諸法本無去來也・即下禪牀禮佛・則無起動相・揭簾立階前・忽風吹庭樹・飛葉滿空・則了無動相・曰・此旋嵐偃嶽而常靜也。至後・出遺・則了無流相・曰・此江河竟注而不流也。於是生來死去之疑・從此冰釋。乃有偈曰・死生晝夜・水流花謝・今日乃知・鼻孔向下。明日妙師相見・喜曰・師何所得耶・予曰・夜來見河邊兩箇鐵牛相鬬入水中去也・至今絕消息。師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未幾・山陰請牛山法光禪師至・予久慕之・相見・喜得坐

參也・與語・心相契。請益・開示以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深得其旨・每見師談論・出聲如天鼓音。是時・予知悟明心地者・出辭吐氣果別也・深服膺其人。一日・袋中搜得予詩・讀之・歎曰・此等佳句・何自而得耶。復笑曰・佳則佳矣・那一竅欠通在。予曰・和尚那一竅通否。師曰・三十年拏龍捉虎・今日草中走出兔子來下一跳。予曰・和尚不是拏龍捉虎手。師拈柱杖欲打・予即把住・以手捋其鬚曰・說是兔子・恰是蝦蟆。師一笑休去。師一日曰・公不必他往・願同老伏牛・是所望也。予曰・觀師佛法機辯・不減大慧・見居常似有風顛態・吟哦手口無停時・謂何。師曰・此我禪病也。初發悟時・偈語如流・日夜不絕・自不能止・遂成病耳。予曰・此病初發時・何以治之。師曰・此病一發・若自看不破・須得大手眼人痛打一頓・令其熟睡・覺時自然消滅矣・我為恨其無毒手耳。師知予新正即往五臺・乃以詩送之・有雲中獅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之句。問曰・公知否。予曰・不知。師曰・要公不可捉死蛇耳。予頷之。向來禪道久無師匠・及見光師・始知有宗門作略。山陰國主問予二親在・乃贈二百金・為終養資。予謝曰・貧道初行腳・自救不了・又安敢累二親乎・固讓致光師。(南海歐楨伯再見・王長公鳳洲・次公麟洲・各一見。汪司馬伯玉三見・次公仲淹再見妙峯師三見・大千潤宗師一見・山陰王再見・太守陳公一見・法光禪師一見。鳳洲・名世貞・太倉人・官至少司馬・弟麟洲・名世懋・官至太常・)

徵謂憨祖當日・因仲淹得見伯玉・而二汪優在兄・因鳳洲得見麟洲・而二王優在弟・世幾難兄難弟哉。瞠目無一言・置鳳洲何地・膝頭拜老僧・許南溟到天。大汪公的的大眼孔・大願力・成就臺山大因緣・大功德・偉人哉。設齋請兩師・一席話・悉是如語・不誑語・痛切到家語・世出世間語。著心勸駕・有加無已・泥水為人・身沒交涉・千載佛祖・有不感而謝之者哉。兩師發軔臺山・機鋒鍼對・腳跟勘合。何如乞食徐行・感謝登車・只為南溟先覺。兩人一路・同行獨往・離合隨意・先後不違・到處歷覽古蹟・河濱追及同舟。蹋破草鞋・速於郵傳。光華偈頌・快於風雅。武王自可觀兵・夷齊何妨叩馬。不遇大千潤師・早遇少林初祖矣。猗歟咄哉・旋嵐偃嶽・遙印曹溪之不遷。晝夜死生・了悟佛孔之無二。惟佛知佛・惟祖知祖。妙師其提唱乎・南溟其鼓吹乎。無極・雲谷・摩訶・徧融・不語・五導師・其發靈振覺之先聲乎。笑巖・法光・其他山攻玉之片石乎。入少林・詣初祖・西來衣鉢之始因乎。戍曹溪・興六祖・肉身接席之結果乎。山陰國主贈二百金・固讓以致伏牛光師・為款留乎・為印證乎。致金即行・為臺山妙師

宿諾乎．為獅子潛龍．不受羈絡．以表揚宗門作略乎。弟子福徵．讀至此．合十讚歎曰．希有世尊．無盡意菩薩．解頸眾寶珠瓔珞．以與觀世音．讓金光師也。那吒太子．拆骨還父．刮肉還母．辭資終養也。母可投子於河．子可不顧親養．明眼人．稱為百千萬億劫止慈止孝。

〇徵又按顗公所作傳云．妙師同師起經．從河南．轉進山西．至蒲州．山陰王聞藏經將至．率諸宗侯幡蓋音樂香花．迎經進府。妙師告王曰．向所說澄印師．今亦同來。王聞大喜．先請師相見．後方安置藏經。延師府內住．時刻坐對．究探楞嚴宗旨。王託妙師請師講楞嚴經．師雨淚苦辭曰．我為住山來．不為講經來．即欲遁去。王知志不可奪．下拜堅留三兩月．即囑妙師伴師住山。嗟乎．憨祖早識妙師於天界．妙師早舉憨祖於山陰．是以驀地相逢．一見如故。談經勝事．不可則止。所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三年乙亥●

予三十歲．正月自河東同妙師上五臺．過平陽．師之故鄉也。師以少貧．值歲饑．父母死．葬無殮具。至是．山陰與一二當道助之．予為卜高敞地．為合葬．作墓誌。師俗姓續．居平陽東郭．蓋春秋續鞠居之後也。時太守胡公．號順庵．東萊人．聞予至．寓城外．欲一見不可得．及予行．公送郵符。予曰．道人行腳．有草屨耳．焉用此。既行．公後追之．至靈石乃見．同至會城．留語數日．差役送至臺山。於二月望日．寓塔院寺．大方主人．為卜居北臺之龍門．乃最幽峻處也。以三月三日．於雪堆中．撥出老屋數椽以居之。時見萬山冰雪．儼然宿慕之境也．予身心洒然．如入極樂國。未幾．妙師往遊夜臺．予獨住此．單提一念．人來不語．目之而已。久之．視人如杌．直至一字不識之地。初以大風時作．萬竅怒號．冰消．澗水衝激．奔騰若雷．靜中聞有聲．如千軍萬馬出兵之狀．甚以為喧擾．因問妙師。師曰．境自心生．非從外來。聞古人云．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圓通。予因溪上一獨木橋．日日坐立其上．初則水聲宛然．久之動念即聞．不動即不聞。一日．坐橋上．忽然忘身．則音聲寂然．自此眾響皆寂．不為擾矣。予日食．惟以麩和野菜．以合米為湯送之。初人送米三斗．半載尚有餘。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及覺．則朗然．自覓身心了不可得。即說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自此內外湛然．無復音聲色相為障礙．從前疑念．當下頓消。及視釜．已生塵矣．以獨一無侶．故不知久近耳。是年

夏・雪浪北來・特看予・至臺山・坐室中・不禁其淒楚・信宿而別。冬結一板屋以居之。(妙峯師四見・山陰王三見・平陽太守胡順庵・大方主人・各一見。雪浪四見。順庵・即後胡中丞。)

徵在淨慈寺宗鏡堂・聞之憨祖高足知微・虛中・修六・三公云・大師同妙師在臺山龍門・龍翻石上・坐聽沸泉・經年・至泉聲不斷・如不聞・乃得入定。妙師知大師將入定・乃別廬於木瓦梁・大師入定・不知幾何日乃出。觀此・則知視釜生塵・正獨居入定時事也。是知非發悟人不能入定・非苦行人不能發悟。古尊宿謂大悟一十八徧・小悟不記其數。有言一悟不再悟者・大錯也。當年誓力以冰雪清涼作觀・到此緣成・以冰雪清涼得力。斯謂薪盡火傳・斯謂傳燈。今衲子傳燈・直傳薪耳。

〇直筆浪公數語・猶是當年挽止苦寒之意・終不忘同胞交與・之情也。浪公傳稱・當日身覓憨師所在・歷嵩少・伏牛・上五臺龍門・得之冰雪堆中・腰包罨飯・誓共生死。師語之曰・人各有志・亦各有緣・兄之緣・在行法以續慧命・不當終老枯寂。江南此道久湮・當上承無極本師法席・荷擔囑累・為人天眼目・庶不負出世因緣也。浪公首肯・遂相與鄭重而別。後杖錫三吳諸郡・說法三十年・大眾圍繞・東南講席大盛。

〇山西太原府五臺縣・有五臺山・五峯高出雲表・頂背皆可上・故稱臺。文殊師利所居・曰清涼山。蓋憨祖始終清涼冰雪因緣也。如來・雪山修道・祖師立雪得傳之說・乃信。

四年丙子●

予三十一歲・發悟後・無人請益・乃展楞嚴印證。初未聞講此經・全不解義・故今但以現量照之。少起心識・即不容思量・如是八閱月・則全經旨趣・了然無疑。春三月・蓮池師遊五臺・過訪・留旬日・夜對談心甚契。秋七月・平陽太守胡公・轉鴈平兵備・入山相訪・靜室中・唯餐燕麥[金*屈]鑐野菜蘆耳。時下方正酷熱・驂從到山磵中敲冰嚼之・公見曰・別是一世界也・吾到此・世念如此冰耳。是年冬十月・塔院主人大方・被誣・訟於本道・擬配遞還俗・叢林幾廢。時廬山徹空師來・與予同居・適見其事・太苦之。予曰・無傷也・遂躬詣胡公・冒大雪往。及見・胡公欣然曰・正思山中大雪難禁・已作書・方遣迎師・適來・誠所感也。然竟釋主人・道場以全。固留過冬・朝夕問道・為說緒言。時開府高公・移鎮代郡・聞予在署中・乃謂胡公云・家有園亭・多題詠・欲求高人一詩。胡公諾之・對予言・予曰・我胸中無一字・安能為詩乎・力拒之。高公再三・胡公亦無柰・苦求之・乃取古今詩集置几上・發予之思。予偶揭之・方構思・忽機一動・則詞句迅疾・不可遏捺。胡公出堂回・則已落筆二三十首

矣。予・忽覺之曰・此文字習氣魔也・即止之・只取一章以塞白・餘不敢發。然機不可止・不覺從前所習詩書辭賦・凡曾入目者・一時現前・逼塞虛空・即通身是口・亦不能吐・更不知何為我之身心也。默默自視・將欲飛舉之狀・無柰之何。明日胡公送高公去・予獨思之曰・此正法光禪師所謂禪病也・今在此中・誰能為我治之者。無已・獨有睡可消・若得安眠・即予之幸矣・遂閉門強臥。初甚不能・久之・忽坐忘如睡・童子敲門不開・椎之不應。胡公歸・亟問之・知此・乃令破窗入・見予擁衲端坐・呼之不應・撼之不動。先是・書室中設佛・供案有擊子・胡公拈之・問曰・此物何用。予曰・西域僧入定・不能覺・以此鳴之即覺矣・曾有此說。公忽憶之曰・師入定耶・疾取擊子耳邊鳴數十聲・予則微微漸醒覺・開眼視之・則不知身在何處也。公曰・我行・師即閉門坐・今五日矣・何居乎予曰・不知也・第一息耳。言畢・默坐諦觀・竟不知此是何所・亦不知何從入來。乃回觀山中・及一往行腳・一一皆夢中事耳・求之而不得。則向之徧空擾擾者・如雨散雲收・長空若洗・皆寂然了無影像矣。心空境寂・其樂無喻。乃曰・靜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佛語真不吾欺也。擬新正還山・乃為胡公言・臺山林木・苦被奸商砍伐・菩薩道場・將童童不毛矣。公為具疏題請大禁之。自後國家修建諸剎・皆仗此禁之林木・否則無所取材矣。

(蓮池師一見・胡公順庵・大方・各再見。徹空師・開府高公・各一見。)

徵聞初祖以楞伽四卷印心・今憨祖以楞嚴全部印心・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蓮池師・杭州仁和人・名族沈氏子・邑庠名士。三十二歲・投性・天理和尚祝髮・諱袾宏・字佛慧。既就無塵玉律師受具。以母服未闋・乃懷木主以遊・居必奉・食必供。徧參知識・北遊五臺・感文殊放光。至伏牛・隨眾煉魔。入京師・參徧融・笑巖・二大老・皆有開發。過東昌・忽有悟・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南歸・與禪期者五・終不知鄰單姓字。隆慶辛未・乞食梵村・漸就雲棲勝緣・大開淨土一門・普攝三根以終。所著彌陀疏鈔・禪關策進・憨祖稱師二編・蓋顯禪淨雙修・不出一心・其為化權甚微。出世始終・無一可議・可謂法門得佛之全體大用者也。丁巳・東遊時・從南嶽攜文往祭・徇諸緇白弟子請・為作塔銘・又為題像讚者七。雲棲弟子・寫憨祖像・留挂山中・又自為之讚・大了丙子臺山過訪・一番夜談心契因緣也。徹空師・初住匡山黃龍潭・此來同住龍門・以冬十月・至春四月還匡山・寓臺山半載有餘。蓋憨祖為鴈平胡公所留・徹師為代主鑼鐺邊事也。向聞大方被誣・正為

山中斫木奸商作難・諸山乞憨祖往解於胡公。既以解大方難始・復以禁臺山木終・一時諸山為之感動・洵世法佛法之無二也。在胡公館所說緒言・信口信手・彌月而成。胡公命人錄之成帙・即付梓工・請名緒言以行・實為發軔之著作。其中章法句法・似擬老子・而立言大旨・則在教三道一。後此十四年・在牢山・作觀老莊影響論・實先後互發明也。謹錄緒言三則・以例其餘。云・密於事者心疏・密於心者事達。故事愈密・心愈疏・心愈密・事愈達。心不洗者無由密・是以聖人貴洗心退藏於密。又云・目容天地・纖塵能失其明。心包太虛・一念能塞其廣。是知一念者・生死之根・禍患之本也。故知幾知微・聖人存戒。又云・念有物有・心空法空。是以念若虛谿・逢緣自在。心如圓鑑・來去常閒。善此者・不出尋常・端居妙域矣。蓋文道禪道・總是一道。文魔禪魔・總是一魔。道高千尺・魔高千尺。故曰・魔來佛來・禪病未去・飛舉坐忘・那得入定。今世自許禪定人・曉此擊子公案否。胡順庵・緣深款切・無端動問擊子・轉眼先幾應驗・是豈人之所能為哉。徵侍宗鏡堂時・晨夕所見・坐即雙趺・閉眼即入定・開眼即出定・雙眸一展如電・應答千言如響。視爾時五日之定・直初入門頭事矣。

〇顓公所傳・稱是歲大雪經旬・各臺頂雪悉吹聚・龍門靜室・覆深十餘丈。師與徹師閉門兀坐・日一撥火煨茶飯。北臺・白馬寺・中臺・三處大眾・二三百人・發心執鋤钁筐箒・探竿下臺頂・覓龍門路。隨探隨掘・隨往隨來・大眾勇猛・足經兩日探竿・始抵靜室・歡呼・進門・咸云・山中經此・大難有火・此佛天護佑。師與徹師稱謝・已而曰・也要經過始得。因融雪湯・歡飲大眾。越日・諸山聞二師無恙・攜米麪果點至者・幾無容足處。後又聞與妙師同住・亦曾經此大雪・同以入定消之。龍門冰雪・視為尋常・譜多不載。

五年丁丑●

予三十二歲・春・自鴈門歸・因思父母罔極之恩莫報・且念於法多障。因見南嶽思大師發願文・遂發心刺血泥金寫華嚴經一部・上結般若勝緣・下酬罔極之恩・以是年創意。先是・慈聖聖母以保國選僧誦經・予僭列名。至是・上聞書經・即賜金紙以助。明年四月・書經起。時徹空師還匡山・有詩十首送之。(慈聖聖母・即李皇太后・一見。徹空師・再見。)

徵按血書華嚴・即後云・與妙師同願建無遮會・安置塔藏者也。發願未書・先有神感。上聞賜金紙者・謂以列名誦經故・

上聞聖母而賜之．非謂神宗皇上也。保國．賜寫經金紙一事．為聖母出世因緣始此矣。

〇慈聖李皇太后．為神宗嫡母．信佛甚殷．布施甚廣．京師人．稱佛老娘娘。

六年戊寅●

予三十三歲．刻意書經無論點畫大小．每落一筆．念佛一聲。其遊山僧俗至者．必令行者通說。予雖手不輟書．然不失應對．凡問訊者．必與談數語。其高人故舊．必延坐禪牀．對談不失．亦不妨書．對本臨之．亦不錯落。每日如常．略無一毫動靜之相。鄰封諸老宿．竊以為異．一日．率數眾來驗．故意攪擾．及書罷讀之．良信。因問妙師曰．印師何能如此耶。妙師曰．吾友入此三昧純熟耳。予自住山．至書經．屢有嘉夢。初一夕．夢入金剛窟．石門．榜大般若寺．及入．則見廣大如空．殿宇樓閣．莊嚴無比。正殿中．唯大牀座．見清涼大師倚臥牀上．妙師侍立於左．予急趨入禮拜．立右聞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謂佛剎互入．主伴交參．往來不動之相。隨說其境．即現覩於目前。自知身心交泰涉入。示畢．妙師問曰．此何境界。大師笑曰．無境界境界。及覺後．自見心境融徹．無復疑礙。又一夕．夢自身履空上昇．高高無極．落下．則見十方迴無所有．唯地平如鏡．琉璃瑩徹。遠望唯一廣大樓閣．閣量如空。閣中盡其世間所有人物事業乃至最小市井鄙事．皆包其中．往來無外。於閣中設一高座．紫金燄色．予心為金剛寶座。其閣莊嚴妙麗．不可思議。予歡喜欲近．心中思惟．如何清涼界中．有此雜穢耶。纔作此念．其閣即遠。尋復自思曰．淨穢自我心生耳．其閣即近。頃之．見座前侍列僧眾．身最高大．端嚴無比。忽有一比丘．從座後出．捧經一卷而下．授予曰．和尚即說此經．特命授汝。予接之．展視．乃金書梵字．不識也．遂懷之．因問和尚為誰。曰彌勒。予喜．隨比丘而上．至閣陛．瞑目斂念而立。忽聞磬聲．開目視之．見彌勒已登座矣。予即瞻禮．仰視其面．晃耀紫金色．世無可比者。禮畢．自念今者特為我說．則我為當機．遂長跪．取卷展之。聞其說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至此．則身心忽空．但聞空中音聲歷歷．及覺．恍然言猶在耳也。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矣．且知所至．乃兜率天．彌勒佛閣耳。又一夕．夢僧來報云．北臺頂．文殊菩薩設浴．請赴。隨至．則入一廣大清淨殿堂．香氣充滿。侍者皆梵僧．即引至浴室．解衣入浴．見有一人先在池中．視之．為女子也。予心惡之．不欲入．其池中人．故泛其形．則知為男也．乃入共浴。其人以手捧水洗予．從頭而下灌入五內．如洗肉

桶・五藏一一蕩滌無遺。止存一皮・如琉璃籠・洞然透徹。時則池中人呼茶・見一梵僧・擎髑髏半邊・如剖瓜狀。視之・腦髓淋漓・心甚厭之。其僧乃以手指剜取示予曰・此不淨耶・即入口噉之。如是・隨取隨噉・其甘如飴。腦已食盡・惟存血水・其池中人曰・可與之。僧乃授予・予接而飲之・其味如甘露。飲而下・透身毛孔・一一橫流。飲畢・梵僧搓背・大拍一掌・予即覺。時則通身汗流如水・五內洞然。自此・身心如洗・輕快無喻矣。如是者・吉兆居多。總之・皆與諸聖酬酢嘗聞佛言・常有是好夢・信矣。(妙峯師五見)

徵於侍問・習見憨祖書法・楷行雙妙・悉本二王軌度・出入變通。當刺血書華嚴時・不輟筆・不謝客・凡書一筆・必念佛一聲・雖高人對談・仍不輟書。對本臨勘・一無錯落。非具大禪定・大神通・那得絕無錯落乎。諦說一番大夢三昧・一夢親見清涼大師・於金剛窟中・倚牀授記・便得涉境現前・身心無礙。照前數數不忘清涼・不忘妙師因緣。再夢至兜率天・彌勒樓閣・親見莊嚴寶座・彌勒佛命僧授經・登座・覿面聞說染淨・歷歷在耳・便得識智之分。了然心目。三夢親赴文殊菩薩北臺頂設浴・惡女・泛男・自是憨祖童身現相・一心不亂・本來清淨・無絲毫牽染・纔得入香水海中・脫皮換骨。又復雜現好醜淨垢・驚厭愛戀・種種諸相・徹底變怪・五色無主。究竟如佛圖澄・臨水破胸・洞洗腸胃・形體映徹・有如琉璃。究竟如黃檗・臨濟・一捧一痕・一掌一血。究竟如宣尼親見文王周公・短長黑白。開眼合眼・莫非真夢。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真即夢真・夢即真夢・故曰至人無夢也。雖然・若非放捨身命・深住冰雪堆裏・活埋六年・大死幾徧安得死裏發活・大夢出頭・包天裹地・耀古煇今・作沒量大人去。若非今日肉身端坐・示現曹溪・北印清涼・南陪盧祖・從大庾嶺頭・奪衣鉢處・死去生來・三回九轉・鼎新兩寺・憨山法雲・於一毫端・涌寶王剎。將捉筆伸楮・自敘年譜之日・不過海內一苦行老人・皈心尊宿而已。諸方禪衲・於在日見三夢之譜者・必且笑為囈談。於化後聞三夢之說者・甚將呵為魔境。惟憨祖自信得及・天下後世・斷無一人信得及也。而今乃知彌勒授經・全證當來劫如無始劫。文殊設浴專浴皮肉身成堅固身。徵疏至此・惝恍夢入曹溪。在不可說・不可說・不可思議中・復合十曰・希有世尊。

七年己卯●

予三十四歲・是年秋・京都建大慈壽寺完。初聖母為薦先帝・保聖躬・欲於五臺修塔院寺・舍利寶塔。諭執政・以為臺山去京窵

遠・遂卜附京吉地・建大慈壽寺。工完・覆奏・聖母以為未了臺山之願・諭皇上・仍遣內官・帶夫匠三千人・來山修造是時・朝廷初作佛事・內官初遣於外・恐不能卒業・有傷法門。時予力為之調護・始終無恙。(聖母再見。先帝・即隆慶・一見。皇上・即萬曆・一見。)

徵嘗隨喜慈聖李皇太后・所建大慈壽寺・由通州水路・抵張家灣・進其寺。南去通州城十五里・北至都城海岱門二十五里。土人言・此地久為荒剎・俗名馬房寺・佛老娘娘・就其故地・鼎新宏制・勅號大慈壽。前延憨祖・後延達觀大師・並居此寺。譜中大書特書・是年秋・京都建大慈壽寺完者・見入都為國弘法罹難因緣・始此信乎得法之人・命如懸絲・蓋先經起義・春秋筆也。

八年庚辰●

予三十五歲・是年特旨天下清丈田糧・寸土不遺。臺山從來未入版額・該縣奸人蒙蔽・欲飛額糧五百石於臺山・屢行文查報地土・合山叢林靜室・無一人可安者・自此臺山為狐窟矣。諸山耆舊白予・予曰・安之・諸師無憂・緩圖之予於是力宛轉設法・具白當道・竟免清丈・未加升合。臺山道場・遂以全之。

徵知有為功德・只作無為功德看・自然成就。

九年辛巳●

予三十六歲・建無遮會。初妙師亦刺血書華嚴經・與予同願・欲建一圓滿道場・名無遮會。妙師募化・錢糧畢集・京中請大德名僧五百眾。其道場事宜俱備就・適皇上有旨祈皇嗣・遣官於武當。聖母遣官五臺・即於本寺。予以為沙門所作一切佛事・無非為國祝釐・陰翊皇度。今祈皇嗣・乃為國之本也・莫大於此者。願將所營道場事宜・一切盡歸併於求儲一事・不可為區區一己之名也。妙師意不解・上所遣內使亦不解事・但以阿附為心・予大不然・乃力爭・忤之・竟行予議。然忤內使之名・亦有聞。頃之・江南妖人作難・忌者即欲借此中傷・以破道場。然以為國求儲之題目・竟保全始終無虞。是年修塔成・予即以金書華嚴經・安置塔藏・有願文一卷。予自募造華藏世界轉輪藏・為建道場於內應用・供具器物齋糧・一切所須。妙師在京若罔知・皆予一力經營・九十晝夜・目不交睫。及十月臨期・妙師率所請五百餘僧・一日畢集・內外千人・其安居供具茶飯齋食・條然不失不亂・亦不知所從來・觀者莫不駭然。初開啟水陸佛事七晝夜・予七日之內・粒米不餐・但飲水而已。然應事不缺・供諸佛菩薩・每日換供五百桌・次第不失・不知所從出。觀者以為神運・予自

知為佛力加被也。(聖母三見・皇上二見・皇儲即泰昌・一見・妙峯師六見。)

徵生神宗朝。知所爭皇儲事最大・當憨祖出世所關・皇儲事獨先。蓋其功在首倡・定儲諸公・為圖社稷神幾・非依附建儲末議・為啟門戶禍局者也。血書經・無遮會・求儲之始因也。皇上遣內官於武當・陰為鄭貴妃祈嗣・祈之道士也。聖母遣內官於五臺・陰為王才人祈嗣・祈之和尚也。各有崇信・各有禱求。內使窺伺帝意・懼有不測・故以阿附為心・遂二心於聖母之命・不欲歸併向與妙師所營血經圓滿無遮道場・於求儲一事・以鳴盛舉。蓋無遮募成・不關求儲・求儲內遣・不建無遮。是以妙師不解・起見在佛法。憨祖力爭・矢心在國本。勝因適集・精誠格天。獨力經營・則九十晝夜目不交睫。羣僧畢集・則七日飲水不餐粒米。纖務鬼輸・大供神運。若非三昧光明・安得邀佛力加被如許。厥後牢山難作・皇言・有云・舉朝為和尚・我偏為道士・遙結武當五臺一案也。

十年壬午●

予三十七歲・是年春・講華嚴懸談・百日之內・常住泊十方雲集緇素・每日不下萬眾・一食如坐一堂・不雜不亂・不聞傳呼剝啄之聲・皆予一人指揮・餘無措目者・智者不知所以然也。故生平精力・蓋竭於此。會罷・查庫內所餘・一應錢糧・約可萬計・盡行封附本寺主者・以為常住・予與妙師・一鉢飄然長往矣。妙師往蘆芽・予以疾・往真定障石巖調養。作詩一首・有削壁倚天應礙日・斷崖無路只飛梯之句。是年八月・皇太子生・予復之京西中峯寺・作重刻中峯廣錄序・結冬水齋於石室。(妙峯師七見・皇太子即泰昌二見。)

徵計辛巳十月・以祈皇嗣・故建無遮大道場於臺山大塔院寺・圓滿七晝夜功德・恰至明年壬午八月・而內宮王才人・誕皇儲泰昌矣。大書特書曰・是年八月・皇太子生。前未誕儲・而先筆皇儲・時未定太子・而直筆太子・大哉・春秋筆也。計人生十月之期・灼然不爽・明是佛祖應化篤生。故大寶終登・仁施驟被・國運垂革・改元不亡・良有以也。王才人・於定儲後・乃封恭妃・於三十七年薨。光宗即位・乃加謚孝靖太后。當薨時・祕不外聞・越四日・因閣臣請・乃宣。時沈行人有則・疏請加禮・不報。宮闈時事・難言之矣。妙師從此與憨祖分手・越二年・同大方入京受賜・似已不復相見矣。憨祖從此了八年出入臺山・一番大修行・大證悟・大道場・大機用・大靈感・封餘寺庫・萬計錢糧・一鉢飄然長往。前此・臺山龍門・好大

結局・大散場・削壁倚天應礙日・斷崖無路只飛梯。後此・牢山曹溪・好大讖語・大變相。明眼人・自能參取。

〇以上了臺山苦行成道公案。

十一年癸未●

予三十八歲・春正月・水齋畢・然以臺山虛聲・謂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蹈東海之上・始易號憨山・時則不復知有澄印矣。始予為本寺回祿・志在興復・故修行以待緣。然居臺山八年・頗有機會・恐遠失時・故隱居東海・此本心也。夏四月八日・至牢山。初妙師別時・以予不能獨行・乃命法屬德宗為侍者・從之。予初因閱華嚴疏・菩薩住處品云・東海有處・名那羅延窟・從昔以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清涼疏云・梵語那羅延・此云堅牢・即東海之牢山也。禹貢・青州登萊之境・今有窟存焉。予因慕之・遂特訪・至牢山・果得其處・蓋不可居。乃探山南之最深處・背負眾山・面吞大海・極為奇絕・信非人間世也。地名觀音庵・蓋古剎也・惟廢基存焉。考之・乃元初・七真出於東方・假世祖威福・多占佛寺・改為道院。及世祖西征回・僧奏聞・命多恢復。唯牢山・僻居海上・故未及之耳・然皆廢矣。予喜其地幽僻・真逃人絕世之所・志願居之。初掩片蓆於樹下・七閱月後・得土人張大心居士・為誅茅結廬以居。入山期年・人無往來・心甚樂也。時即墨靈山寺・有桂峯法師・一方眼目也・喜得相與。

(妙師法屬德宗・張大心居士・桂峯法師各一見。)

徵知臺山大名之故・以當日無遮道場太盛・為宮闈祈嗣得嗣之名太著・忤內使之言・有聞於內・其事更大・其名更不可居。是以臺山難返。他山難就・而遠蹈東海・避迹牢山也。初從報恩至京師・本為興復發心。此從臺山至京師・亦為興復看緣。從京師隱牢山・從牢山得請藏還寺・復請積儲・將成緣事・無非臺山修寺志願・故曰此本心也。牢山・在萊州府即墨縣・海濱・亦名勞山。吳王登山・得靈寶度人經處・漢逢萌・亦遯迹於此・地最荒僻。乃不遠千里・舍故就新・舍熟就生・舍北就東・舍山就海・舍冰就日・舍華就夷・若有不得已者。特以力爭忤內使之名有聞・故知難而退。究之大難從此作・大難亦從此解・時節因緣・佛祖躲閃不得也。

十二年甲申●

予三十九歲・秋九月・聖母以五臺祈嗣之勞・訪求主事三人・乃大方・妙峯・與予也。二師已至受賜・獨訪予不得・因力求之。乃命舊主人・龍華寺住持端庵公親訪之。公知予在海上・乃杖策而至・具宣慈旨。某懇謝曰・倘蒙聖恩容老山海・受賜多矣・又何求其他。公覆報・聖意不已・尋卜地建寺於西山・隨遣內使

至・期以必往。予竟謝不就・中・使回・報以居山堅臥之志・聖意憐之・問無房舍・即發三千金・仍遣前使送至・以修庵居。及至・予力止之曰・我茅屋數椽・有餘樂矣・何用多為・乃不受。使者強之・不敢覆命。予曰・古人有矯詔濟饑之事・今山東歲凶・何不廣聖慈於饑民乎。乃令僧領來使・徧散各府之僧道孤老獄囚。各取所司印冊繳報・聖情大悅・感歎不已。及後・予被難・下鎮撫・鞫予數用內帑金。予對以請查內庫支籍。上查・止此濟饑一事・餘無一毫・上意竟解。(聖母四見・皇上三見・龍華住持端庵公・一見。)

徵論此云內帑・非皇上支費庫・特太后供膳庫耳。節省布施・孝慈勝因也・何遽有清查之事。豈非以建儲・宮隙生端波及乎。若非三辭信施。慮海印寺・可興可廢・西山寺・不可廢不可興也。至因賜濟饑一事・大慈悲在眼前・大神通即在轉眼・善哉善哉。

○凡稱聖者・皆聖母・非聖上。此特稱上・即聖上也。

十三年乙酉●

予四十歲・東人從來不知僧・予居山中・則黃氏族最大・諸子漸漸親近。方今所云外道羅清者・乃山下之城陽人・外道生長地・故其道徧行東方・絕不知有三寶。予居此攝化・久之・凡為彼師長者・率徒眾來歸・自此始知有佛法・乃予開創之始也。

徵乃知有緣則能攝化外道・無緣則不能攝化道士。外道皈服・因見內使之往來。道士生端・疑聞宮中之構隙。故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

十四年丙戌●

予四十一歲・是年頒藏經。先國初刻藏・有此方述撰諸經未入藏者・今上聖母命入刻之。完・皇上勅頒十五藏・散施天下名山・首以四部置四邊境・東海牢山・南海普陀・西蜀峨眉・北屬蘆芽。時聖母以臺山因緣・且數數詔予不至・賜亦不受・乃以藏經一部首送東海・初未知也。及至・空山無可安頓・蒙撫臺行所在有司供奉之。予見有勅命・乃詣京謝恩。比蒙慈命合宮眷各出布施・修寺安供・請命名曰海印寺。予在京・適聞達觀禪師訪予於海上・即走歸・兼程追之。及至山下・值師出山・尋即同回・盤桓兩旬。贈予詩・有閒來居海上・名誤落山東之句。是冬十一月・以予自辛巳以來・率多勞動・未得寧止・故多疲倦。至今禪室初就・始得安居・身心放下・其樂無喻。一夕靜坐夜起・見海湛空澄・洞然一大光明藏・了無一物。即說偈曰・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花落・大地都歸寂滅場。歸室中・案頭見楞嚴經忽展開・即見汝心汝身・外及山河虛空大地・

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則全經觀境・了然心目。隨命筆述楞嚴懸鏡一卷・燭纔半枝已就。時禪堂方開靜・即喚維那入室・為予讀之・自亦如聞夢語也。(皇上四見・聖母五見・達觀禪師一見。)

徵觀天下名山多矣・僅頒十五藏・首頒四邊境四部・邊境中・又首頒東海牢山・因憨祖創居之故。妙峯師・初進香普陀・後去五臺・居蘆芽・則普陀蘆芽之頒・並以妙師故。牢山蘆芽非大名山而得首頒新藏者雖皇上之勅・實聖母之意惓惓在臺山祈嗣之功也。憨祖自別妙峯・所稱法門深契・無如達觀・積歲相思・千里命駕・覿面鍼鋒・此日相對。藉非兼程追及・那免興盡空回。牢山一見・誼足千古矣。憨祖外紀有云・一切是幻・人人曉得・須有主張幻的作用・方不為幻轉。在海印時・偶想盧祖夜半人來砍頭公案・便欲學其定力・每夜開門習觀想・假若有人來要借頭・便歡喜捨之。今夜然・明夜亦然・久久覺有定見力在。忽一夜報盜入・予曰・第呼來・明燭正坐・無怖怯心。其人及門乃匍匐不敢入・一長大漢也。予呼謂・此間無所有・命取庫中二百錢與之。若先無主張・便惶遽不可知也。又一夕坐・入身世俱空・海印發光・山河震動境界・得相應慧。有頃悟入楞嚴著緊處・恍然在目・急點燭書之・手腕不及停・盡五鼓漏・而楞嚴懸鏡已竟矣。侍者出候・見殘燭在案訝之。嗟乎・凡此並光明藏中事・非可著意揣求。後段事義一符・而辭筆雙妙・並讀之・可悟道・兼可悟文。要識所紀兩則・乃是盧祖作我・非我作盧祖。楞嚴印我・非我印楞嚴也。慎錄之意・如此。

十五年丁亥●

予四十二歲・是年修造殿宇・始開堂為眾說戒。自是・四方衲子日益至・為居士說心經直說。秋八月胡中丞・請告歸田・乃攜其親之子・送出家為侍者・命名福善。(胡中丞三見・福善一見。中丞即前平陽太守順庵。)

徵於憨祖東遊時・得遇書記侍者善公知微。既於淨慈宗鏡堂・晨夕晤對・相與同玄津。師佐方丈筆硯事・卒成東遊集。憨祖一時高足・無出知微師右者。患難險阻無在不從・全集紀錄・並出其手。其親胡公順庵・東萊人・因故里夙緣・送之出家牢山海印寺。後付居五乳方丈・主匡山法雲寺・七旬坐脫。

十六年戊子●

予四十三歲・時學人讀予懸鏡・請曰・此經觀心具明・第未全消文字恐後學不易入。願字字消歸觀心・則莫大之法施也。予始創意述通議・已立大旨然猶未屬稾。

十七年己丑●

予四十四歲．是年閱藏．為眾說法華經．起信論。予自別五臺．有省親之心．但恐落世諦也。姑自驗之．一夕．靜坐中．偶有偈曰．煙波日日浸寒空．魚鳥同遊一鏡中。昨夜忽沈天外月．孤明應自混驪龍。乃疾呼侍者曰．吾今得歸故鄉．見二老矣。先是．為報恩寺．乞請大藏經一部．冬十月．至京請藏．上即命送之．賫行．十一月至龍江．本寺寶塔．連日放光。及迎經之日．塔光如橋．北向．迎經僧．自光中行。及安經．建道場．光相日日不絕。瞻視者．日萬餘人．以為希有之瑞。時老母聞予至．先遣人候問何日到家。予曰．我為朝廷事來．非為家也。若老母能相見歡然如未別時．止可信宿．否則我不歸矣。老母聞之曰．再生相見．歡喜不了．那更有悲。一面即可．況兩宿耶。及予歸．老母相見．欣然絕倒．予大以為異。及夜坐．族中長者．問予從船來陸來。老母應聲曰．何問從船來陸來。問者曰．從何處來。老母曰．從空中來。予驚曰．怪得當時老婆子能捨我也。因問母曰．別後想我否。曰．安得不想。予曰．母何以自遣。母曰．始而不知．既知爾在五臺．因問師家．五臺在何處。曰．在北斗之下．即令郎住處也。我自此夜拜北斗．稱菩薩名．則不復想矣。如謂爾死．則不拜．亦絕想矣．今見爾．乃化身來也。予明日祭祖塋．為二親卜葬穴。及得之．時老父已八十．予戲曰．今日活埋老子．省得他日又來也．予把钁斫地。老母奪之曰．老婆婆自埋．又何煩人．連斫數十下。三日告別．老母歡然如故．未嘗蹙眉．予始知老母非尋常也。即墨．有黃生納善．字子光者．乃今大司馬黃公之弟也。初予至海上．時年十九歲．即歸依請益。授以楞嚴．二月成誦。從此齋素．雖父母責之．不異其心。切志參究．脅不至席。時予南歸．光私念曰．吾生邊地．長劫不聞三寶名．今幸遇大善知識．為不請友．倘不回．吾輩失依怙矣。乃對觀音大士．破臂皮．燃燈供養．求大士保予早歸。自是．火瘡發痛．日夜危坐．持觀音大士名號．三月乃瘉。瘉時．見瘡痕結一大士像．眉目身衣．宛然如畫．即其母妻．亦未知也。恆求出家．予絕不聽。乃曰．弟子打箇觔斗來．師又何止我乎。是知蔑戾車地．未嘗斷佛種也。初予以重修本寺志．居臺山．事已有機．但以動費數十萬計．未易言．故待時於海上。至是．機將熟．乃借送大藏因緣回南都．具將本寺始末．回．復命．具奏聖母且云．工大費鉅．難輕舉．願乞聖母日減膳饈百兩．積之三年．事可舉．十年．工可成。聖情大悅．即命於是年十二月儲積始。(聖母六見．父三見．母九見。即墨大司馬黃公弟．黃子光納善．一見。)

徵按譜．憨祖自二十六歲北遊．至四十四歲南還．見二親．閱歷一十八年矣。臺山了悟．祈儲成功．牢山行化．海印現剎．

奏勅賚藏・致塔放光・瞻禮傾城・寺房動色。更復二親無恙・族屬不孤・祖墓猶存・卜葬自斫・世出世間・心空及第而歸者・幾人。彼衣錦還故鄉者・即帝王將相・何足羨乎。又況龐婆出相・臺姥現奇・大家團圞・說無生話・一問一答・一來一去・無非可涕可笑之情狀・抑不解為恩為怨之何似也。噫嘻・一大捏怪也已。黃子光・何許人・燃臂懷師・瘡痕像佛・黃梅夙誓・觔斗再來・載閱歲而坐脫矣。噫嘻・又非一小捏怪也已矣。此譜所云・上即命送・復命具奏・並稱聖母・非關皇上。後來儲積之命・當罹難時・以請皇上查內支籍而廢。曹溪緣就・報恩緣不就・豈以彼易此哉。光中送經・早慰出家本寺一生願力矣。

十八年庚寅●

予四十五歲・是年春・書法華經・為報聖母。時有欲謀道場者・乃構方外黃冠・假稱占彼道院・聚集多人・訟於撫院。時開府李公・先具悉其事・痛恨之・乃送萊州府・窮治其狀。予親聽理・力救之。彼無賴數百人・作鬨於府城有匡人之圍。時有隨侍二人・予斥之他往・乃獨徐行。其中為首一人・持刃鼓舞予前・欲見殺。予笑視之曰・爾殺人・何以自處。其人氣索・即收刀・圍行城外二里許。將分路・狂眾疑彼為首者・有利於予・即欲毆之。予默計・彼眾一鼓・其人危矣・柰何・乃躊躇。將別即拉狂者同至寓處・閉門解衣・磅礴・談笑自若・取瓜果共噉之。時滿市喧云・方士殺僧矣。太守聞之・即遣多役併捕之・彼眾惶懼・皆叩首求解免。予曰・爾勿懼・第聽予言何如耳。及至・太守問曰・狂徒殺僧耶。予曰・未也・來捕時・僧方與彼為首者同食瓜果耳。守曰・何以作鬨。予曰・市喧耳。太守欲枷彼。予曰・將欲散之・枷則固拘之也。太守悟・乃令地方盡驅之・狂眾不三日盡行解散・由是此事遂以寧。是年作觀老莊影響論。(聖母七見・開府李公・萊州太守・各一見。)

徵觀此處鬪爭事・步步兵法・步步禪機。若爾・天下無難處之事・無難御之人矣・觀老莊影響論・八篇中・惟論心法一篇・於行墨為短・於三教為該・附錄以存大槩。論心法云・余幼師孔・不知孔・師老・不知老・退而入於深山大澤・習靜以觀心焉。由是而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既唯心識觀・則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聲・心之響也。是則一切聖人・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乃響之順者。由萬法唯心所現・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以心外無法・故法法皆真。迷者執之而不妙・若悟自心・則法無不妙・心法俱妙・唯聖者能之。憨祖作此八

論時・恰與道士解難・豈亦和合三教之寓言乎・宜道士之無怨也。

十九年辛卯●

予四十六歲・是年・聖母造檀香毗盧佛像・建大殿成。秋・門人黃子光・坐脫。(聖母八見・黃子光再見。)

徵謂・深許子光・特筆呼應己丑事・亦春秋書法。

二十年壬辰●

予四十七歲・秋七月・至京訪達觀師於上方。晉時有琬公・慮三災壞劫無佛法・乃刻石經藏石室。其塔院・為僧所賣・師贖之・思予來作記。予適至・師大喜・及見・即同過石經山・乃為作琬公塔院記・及重藏舍利記・并前所作有海印臺。時與達師相對・盤桓四十晝夜・為生平之奇。(達觀師再見。)

徵按房山縣・有石經洞隋時靜琬法師・鑿石為板・刻經一藏・貯於洞・以石門閉之・累代皆有碑刻。自達師經理後・有都城石鐙庵僧自南・募資續刻・時在萬曆戊午・徵以明經應試在都・力襄其事。又聞之五乳侍者云・壬辰・兩師遇於都門西郊園中相對兀坐・四十晝夜・目不交睫・計修明代傳燈錄・因約往濬曹溪・以開法脈云云。茲止云生平之奇・而不詳・或此未足奇・更有奇特。

二十一年癸巳●

予四十八歲・是年・山東大饑・餓死者載道。山中所儲齋供・盡分賑近山之民・不足・又乘便舟至遼東・糴豆數百石以濟之。由是邊山四社之民・無一餓死者。

徵讀至此・太息草草了卻牢山海印因緣。然前後一十二年之間・化行濟普・已在不可思議功德中。

二十二年甲午●

予四十九歲・春三月・山東開府崐崖鄭公・入山見訪問法・為說方便語。冬十月・入賀聖節・至京留過歲・請說戒於慈壽寺。時予以修本寺因緣・知聖母儲已厚・乃請舉事。時上以倭犯朝鮮・方議往討・姑徐之・乃寢。(聖母九見・皇上五見・鄭開府崐崖・一見。)

徵按入賀聖節者冬至節賀聖母非賀皇上後特以上字別之。聖母請說戒慈壽寺・了前己卯京都建大慈壽寺・完一案。修報恩本寺因緣・聖母儲已厚・事幾成而緣寢不就・了從前北遊本心・興復本寺一案。春秋・先經起義・後經終事筆法也。非為修寺・不入賀留京。非三年往來留京・不涉議犯患也。聞之當日宗鏡堂侍者云・聖母請說戒時・禮賜綦隆・慈壽寺・亦稱上方兜率院・方丈布地・無非氈錦。供佛果饌・悉四方珍物。方丈所需服食器具・遣大司禮官・晨夕繹絡於途・觀者每如堵牆。

勳戚內監．供獻不可勝算。兒童隨喜．無不沾溉。所賜內庫錢糧．分毫不受．僅以五十三參禪人行鉢。一日鉢皆空還．而金錢布粟．已填笥溢廩。日繞數千眾．無不饜飫香積。是年臘八日．聖母特命近侍陳儒．賜毗盧帽．織錦紫伽黎．誌公鞋．及內衣．上下悉大羨．憨祖悉謝不受．三賜乃受．受仍不服。時達觀大師住石經山．啟石室．佛座下．得函．貯佛舍利無數。聖母聞之．亦命近侍．致齋供．賜紫伽黎．大供舍利三日．重藏石窟。達師有辭賜讓憨公表。偈云．三十年來江海遊．尋常片衲度春秋。自慚貧骨難披紫．轉施高人福更優。蓋因憨祖時尚在京不服故．達師亦不受．欲併歸憨祖令服之．故云福更優也。賜衣之日．聖母命內侍傳旨．欲延入宮．面請法名。師知非上意．力謝．以祖宗制．僧不入宮．乃遣內侍繪像命名以進。聖母懸像內殿．令上侍立．拜受法名。上事聖母至孝．此日未免色動。聖母法諱在譜後．法派．德大福深廣．四十字中．用第二大字其諱字．當命名進宮時．侍者絕不得聞。但從此避忌大字一輩．法屬悉從福字輩始。是時聖母修寺儲厚．勝因一閒耳。使查內支籍時．所儲入手．無以自解．安得免難。幸而事寢．不涉施資。謝恩言旋．罹難無恙。因思當日鉢銘輕萬鍾之具．衲銘輕天下之具．於茲大驗．豈虛語哉。

〇以上了牢山．慈壽．志興本寺．三公案。

二十三年乙未●

予五十歲．春二月．予從京師回海上．即罹難。初為欽頒藏經．遣內使回送之。先是．上素惡內使．以佛事請用太煩其一至東海時．內庭偶以他故觸聖怒．將及聖母左右．大臣危之。適內權貴有忌送經使者．欲死之．因乘之發難．遂假前方士流言．令東廠役．扮道士．擊登聞鼓以進。上覽之．大怒．下逮．以有送經因緣故．併及之。予聞報．乃會眾曰．佛為一眾生．不捨三途。此東海．乃蔑戾車地．素不聞有三寶名．今予教化十二年．三歲赤子．皆知念佛。至若捨邪歸正者．連鄉比戶也。予願足矣．死復何憾。第以重修本寺志未酬．可痛心耳。及離即墨．城中士民老少．涕泣而送．足見人心之感化也。及至京師．奉旨下鎮撫司．打問時．執事者．先受風旨．欲盡招．追向聖母所出諸名山施資．則不下數十萬計。苦刑考訊之下．予曰．某愧為僧．無以報國恩．今安惜一死．以傷皇上之大孝乎。即曲意妄招網利．奉上意以損綱常．殊非臣子所以愛君之心也．其如青史何。以死力抵之．止招前眾布施七百餘金．願請上查內支籍。及查．前代賑之外．果無稽．上意遂解．由是母子如初。及擬蒙聖恩矜察．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於是年三月下獄時．京城諸剎．皆為誦經

禮懺保護。其衲子中・有燃香煉臂持呪・以加護之者。安肅鄭大司馬範溪公子・在金吾・素未相識・特設燕・會在朝縉紳請救・以至涕泣・訴其無妄・無不為法門惜者・乃見一時人心為法之如此。在獄八閱月・供饋者・唯侍者福善一人。冬十月・發遣南行・朝士大夫・多褻服策蹇相送以津濟者。出都日・侍者福善・同衲子二三人隨行。十一月至南京・江上別老母・作母子銘・攜孤姪可久往。初與達觀師過石經山因思禪門寥落・謂曹溪源也・必源頭壅閼・乃志同往以濬之。以予事未果・達師先往・候予匡山。予被難時・師正居天池・聞報・大驚曰・憨師已矣・則曹溪之願未了也。師遂先至曹溪・然後至京相報。竟奔走往・回至聊城・聞予將出・遂回金陵以待。予至・則相別於江上旅泊庵中・師意欲力為白其枉。予曰・君父之命・臣子之事・無異也・況定業乎・師幸勿言。臨歧把臂曰・在天池聞師難・即對佛許誦法華經百部・以保無虞・我之心・師之舌也。予唯唯謝別・師為作逐客說以送之。(聖母十見・皇上六見・鄭大司馬範溪公子金吾・一見・福善侍者再見・老母十見・達觀師三見。)

徵按乙未之年・皇太子生十四歲矣・而儲位未定・廷議紛然。聖母意在泰昌・議主立長。皇上意在福王・議主立貴。內廷近侍・左袒鄭貴妃者・什九・外廷權貴・因之附和・幾搖國本。於是調停其間者・主三王並封之說。而挺持・如張相國洪陽位・王相國家屏・鄒給諫南皋元標・高儀部景逸攀龍者・不過數人。時泰昌復多疾恙・東宮儲貳・未眷皇心・正在岨嵲觭角之際。識者・謂・臺山祈嗣・慈壽保嗣・以出世人・干係國祚大事・甚為憨祖危之。初緣一在武當・一在五臺・故聖母終為臺山・皇上終為武當。內外奸人・窺伺皇上一時喜怒・遂令東廠役・假扮道士・影響借釁・以傾和尚披枝去本之勢・此日真成燎原・卻與牢山道士全沒交涉。惟道士沒影響・知宮庭大水火矣。憨祖初以臺山祈嗣得嗣因緣・有聞於內・已成禍胎。因避名・越半歲・即隱去而免。茲以報恩儲積因緣・不忘京師・往來低回・幾三載・而建儲之大關目・大是非・波累及之。且當日請聖母日減膳饈百兩・三年儲積之說・大不便於內官・隙既易生。況祖制母后不得干與朝政・宜一時中外之藉端排構也。昔二祖順受非法・識真者謂之償債・此其為償債也・不綦大乎。獄辭・只奉上意・以損綱常・殊非臣子愛君之心一語・重於九鼎。綱常二字・豈徒為施資而發哉。海印寺・命名・請自聖母令旨・未請皇上聖旨・故致坐以私創之罪。此不云毀寺・作達師塔銘序・直云毀其寺。嗟乎・刑官之擬律・則過矣・於孝思當何如也。此番載別母事・不復繁辭・到底是婆拋

子・只至南京江上別老母八字・便了事親一大公案母子銘序則詳・附之。
〇清因弘法致難・上干聖天子怒・聲若雷霆・私念老母・聞之必驚絕矣。乃蒙恩宥以不死・遣戍雷陽・道經故鄉・迎老母於江上一見・歡喜談笑・音聲清亮・胷中略無纖毫滯念。因問・老母聞兒死生之際・豈不憂乎。母曰・死生分定耳・我尚不憂・何憂於汝。但人言參差・於事無決定見為疑念耳。相與侍坐達旦・即作永訣。老母囑曰・汝善以道自愛・無為我憂・今亦與汝長別矣。欣然就道・了不相顧。予因感天下之為母有如此者・豈不頓盡死生之情乎。乃為之銘曰・母子之情・磁石引鍼。天然妙性・本自圓成。我見我母・如木出火。木已被焚・火元無我。生而不戀・死若不知。始見我身・是石女兒。
〇附圜中讀圓覺經・四相章云・鐘鼓鈴鑼不斷聲・聲聲日夜說無生。可憐醉夢傷生者・鏡裏相看涕淚傾。(我相)。突兀巉岏聳鐵城・刀林劍樹冷如冰。誰知火向冰山發・燒盡冰山火不生。(人相)。鐵門緊閉杏難開・關鎖重重亦苦哉。可怪呻吟長夜客・不知因甚此中來。(眾生相)。一條血棒太無情・觸著須教斷死生。痛到徹心酸鼻處。方知王法甚分明。(壽者相)。
〇出圜中・過長安市・四首云・長安風月古今同・紫陌紅塵路不窮。最是喚人親切處・一聲雞唱五更鐘。體若虛空自等閒・纖塵不隔萬重山。可憐白日青天客兩眼睜睜歎路艱。飄風驟雨一時來・無限行人眼不開。忽爾雨收雲散盡・太虛元自絕塵埃。空裏乾城野馬人・目前彷彿似煙村。直須走入城中看・聲色元來不是真。
〇是歲起曹溪因緣。

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疏(卷下)

二十四年丙申●

予五十一歲・春正月・過文江訪鄒給諫。廬陵大行王性海・禮予於江上・請註楞伽。二月度大庾嶺・至嶺頭・觀慧明奪袈裟處・以詩弔之。有翻思昔日宵行客・何似今朝度嶺心之句。因見行人汗血・乃囑一行者・立捨茶庵於嶺頭。見路崎嶇難行・令道者勸修之・不數年為坦途。至韶陽・入山禮祖。飲曹溪水・偈曰・曹溪滴水自靈源・流入滄溟浪拍天。多少魚龍從變化・源頭一脈尚泠然。見祖庭凋敝不堪言・遂淒然而去。抵五羊・囚服見大將軍・將軍為釋縛・款齋食・寓海珠寺。時大參周鼎石公・講陽明之學・率門生數十人過訪。坐間・周公舉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發問頭。比眾中有一稱老道長者・答云人人知覺・日間應事時是如此知・夜間做夢時亦是此知・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周公曰・大家都是這等說・我心中未必然。乃問予曰・老禪師・請見教。予曰・此語出何典。公曰・易之繫辭・連念數句。予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死生的一著。周公擊節曰・直是老禪師指示得親切。眾皆罔然・再問・周公曰・死生者・晝夜之道也・通晝夜・則不屬晝夜耳。一座歎服。先是・諸護法者・以書通制府大司馬陳公・遣郵符津濟之。三月十日抵雷州・著伍・寓城西之古寺。夏四月一日・即開手註楞伽經。時歲大饑・疫癘橫發・經年不雨・死傷不可言。予如坐屍陀林中・以法力加持・宴如也。時旱・井水枯竭・唯善侍者相從・每夜半・候得水一罐・以充一日・餓夫視之・得一滴・如天甘露也。城之內外・積骸暴露。秋七月・予與孝廉柯時復・勸眾收拾埋掩骴骼・以萬計。乃作濟度道場・天即大雨・平地水三尺・自此厲氣解。八月・鎮府檄還五羊・寓演武場・時往來作從軍詩二十首。初過電白之苦藤・嶺道之門戶也・乃作銘・建捨茶庵。豫章丁大參右武・以誣謫廣海・至・素相慕・遂莫逆。(文江鄒給諫・廬陵王大行性海・大將軍・無姓・大參周鼎石・制府大司馬陳公・孝廉柯時復・丁大參右武・各一見。善侍者・即福善・三見。鄒給諫・名元標・號南皋・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第進士。即廷論張相居正・奪情・謫戍七年・起補吏科・歷左都御史。周鼎石・即後海門・名汝登・字繼元・浙江嵊縣人。陳公・名大科・字思進・揚州人。)

徵觀憨祖前未上臺山・先入少林禮初祖。此未抵雷州・先入曹溪禮六祖。法緣是主・世緣是客。法緣無大・一往參祖註經。法緣無小・到處捨茶掩骼。

二十五年丁酉●

予五十二歲・春正月・時會城死傷多・骸骨暴露・予因令人收拾埋掩・亦數千計・乃建普濟道場七晝夜・丁右武・身為之佐。先

是・粵人不知佛・自此翕然知歸。夏四月・楞伽筆記成・因諸子有歸依者・未入佛理・故著中庸直指以發之。初上下見予為罪僧・甚易之。時制臺大司馬・如岡陳公・法極嚴・無敢私詣者。先因有談者・予未往見・即遣人候之甚勤。是年九月・同右武往詣之・及門・役報・止之。及回・是晚親往拜予於舟中・攜茶食・坐談・漏三下・人皆驚異。後對諸當道・極稱之・曰・僧中麟鳳也・即諭三司往拜之。自是・嶺南皆知僧為重矣。(丁右武・如岡陳公・皆再見。)

徵錄憨祖外紀有云・初來謁某總府・持謁庭下・移時不命起去。心解得・應自呼名稟見耶・顧不能出諸口・如千鈞重・無可柰何・時奮自稱名某稟見・乃得起去。明日參謁・復然竟一歲不少假借。旁謂・武人何知破常格待知識也。最後・約同謁撫院日・總府備一舟・裝齋飯果品如賓席・邀請過舟・作禮揖上坐・曰・非我不能假借公・知公有傲骨・聊以相成也・歡談促膝以別。乃歎宰官中・大有深心人在・何問武弁耶。徵疑此事・在陳制臺如岡公折節前則異・在如岡右武時・猶是武弁情態也。聞當日在行伍・名蔡德清・蓄髮・留長髯・便中戴東坡巾。自五十歲遣戍日始・至六十九歲・始對聖母靈主披剃・去髯髮・返僧服。又外紀有云・在嶺南時・人情未熟・崖岸在・不能使人狎・無可親者。有小孩兒欲近之・輒畏我去。一日・學獅子調兒法・勉自倒身呢狎之・與之果蕪・日狎一日・遂不我畏・自此人不我避忌・日來親也。徵知此至人孩世之思・自得力老子來。所謂天下皆嬰兒・我亦與之為嬰兒也。而吾儒仁愛我佛慈悲・亦不離此。

二十六年戊戌●

予五十三歲・春正月時侍御友軒樊公・以建儲持議・謫雷陽。初訪予於五羊・予校楞伽稿・公問予・雷陽風景何如・予拈經卷示之曰・此雷陽風景也。公歎異・即為疏募刻之。海門周公・任粵臬鹽道時・問道往來因攝南韶・囑修曹溪志。粵士子・向不知佛・適周公闡陽明之學・及集諸子問道於予・有龍生璋者・聞予議論・心異之。歸謂其友王生安舜・馮生昌曆・曰・北來禪師・說法甚奇。二子俱來請益・予開示以向上事・諦信不疑・切志參究。二生素有德業者・相率歸依法門者日益眾・自是始知有佛法僧矣。此後法化大開・三生之力也。每憶達師許經之願・酬之未便也。其夏・始構禪室於壘壁間・將擬大慧冠巾說法・乃集遠方舊依弟子・性融・如乾等・法性菩提樹下弟子・通岸・超逸等・數十人・誦法華經・為眾說之至現寶塔品・忽悟佛意・要指娑婆人人目前即華藏也。然須三變者・特為劣根・漸示一斑耳・遂著

法華擊節。右武性急烈・負慷慨・知敬僧・而不知佛法。將歸・予送之舟中・重下鉗錘・公翻然大悟・乃字之曰覺非居士示之以銘・及作澄心銘以警之。(侍御樊友軒・一見。周海門即前鼎石・再見。龍生璋・王生安舜・馮生昌曆・弟子性融・如乾・通岸・超逸・各一見。達師四見。丁右武三見。)

徵知・祈儲・得儲・建儲・爭儲・同一罪案・同一心事。故特為樊公遠謫・拈出雷陽風景・並有一往深情在也。忽言・每憶達師許經之願者・不忘許誦法華百部時心。因之為雷陽說法・著法華擊節緣起也。外紀有云・教眼・宗眼・原無二眼。永明師・提宗・全摭教語印人・恐人一向無義路邊錯下腳也。若不得教眼・便落邪見。我註金剛・法華・楞伽・楞嚴・等經・盡從情識不到處・沒義路邊迸出者拈取。卻以教印宗・學者當自得之。

〇徵念憨祖成就及門・痛下鉗錘・因病發藥・翻然使覺・如丁右武者・指不一再屈。蓋追隨雖眾・浮慕為多。備觀譜中屬意話頭・可燭照而數計也。澄心銘云・真性湛淵・如澄止水。憎愛擊之・煩惱浪起。起之不休・自性渾濁。煩惱無明・愈增不覺。以我取彼・如泥入水。以彼動我・如膏益火。彼亂我真・亂實我生。我若不生・劫燒成冰。是故至人・先空我相。我相若空・彼從何障。忘我之功・在乎堅忍。習氣纔發・忽然猛省。省處即覺・一念回光。埽蹤絕迹・當下清涼。清涼寂靜・挺然獨立。恬澹怡神・物無與敵。

〇後成曹溪通志四卷・陳制府大科・楊少宰起元・周大參汝登・候都督繼高・並有序跋。

二十七年己亥●

予五十四歲・春・刻楞伽筆記成・為眾講一過・乃印百餘部・徧致海內法門知識・并護法宰官・且令知予處患難中・未忘佛事。抑恐死而無聞・將託言以見志・冀垂不朽耳。有不見諒者・以予為妄。粵俗固好殺・遇中元・皆殺牲祭先・至時・市積牲如積薪・甚慘也。予因作盂蘭盆會・講孝衡鈔・勸是日齋僧・放生・用蔬祭・從者甚眾。自後・凡喪祭大事・父母壽日・或祈禳・或拜懺・放生齋素。未幾・則放生會・在在有之・而為佛法轉化之一機也。時惠州少宰・復所楊公・往與予有法門深契久・以憂歸。今秋乃訪之・至之日・公已卒於塋所・詰朝將入山・公靈已至城矣。予即往視殮・為求棺槨・以周旋之。值潮陽道觀察任公・陪直指於惠陽・請遊西湖。登東坡白鶴峯・而歸・有歌一首歸・即欲掩關卻埽矣。(惠州少宰復所楊公・朝陽道觀察任公・各一見。楊公・名起元・任公・名可容。)

徵按惠州西湖・杭州西湖・東坡兩遺勝槩・憨祖兩作勝緣。徵獨得於杭湖・躬遇放生勝會耳。又按復所楊公・為憨祖作曹溪通志敘・法契甚深・來謁已久。往訪之日・恰值靈至・周旋法緣・亦非偶爾。

二十八年庚子●

予五十五歲・時榷使初出・地方震蕩・加以倭警・人心惶惶・予即散諸弟子・閉關絕迹・深以避之。粵人素苦閩海之白艚運米・恐騰貴也・時以為亂。新軍門・閩人也・公子舟次海上・適大將軍請告將行・稅使正畜意侵之・偶有白艚數隻・即藉口以大將軍為公子資行也・嗾市民・遂大鬨。頃刻・聚數千人・投磚石・打公子舟・幾破・圍帥府・持戈相向・甚急時三司府縣・皆赴端州行節禮・會城無一正官・卒無解救者・勢變在呼吸也大將軍危之・無已・乃令中軍詣關前求解・予甚不可・曰・無神術也。中軍跪泣曰・師即不念兵主・獨不念地方生靈乎。予聞之・惕然・無柰・遂破關往詣稅使者・從容勸化・開曉其意。使者聞予言・果悟・乃令自行招安・以散亂民。時予先往・大言於眾曰・諸君今所欲・食賤米耳・今犯大法・當取死・即有賤米・誰食之耶。眾聞之・愕然・頃令至・帥府圍即解・會城遂以寧。父老感予・欲尸祝之。時三司・正在軍門飯・聞報民作亂・皆投箸而起・及回・業已安堵・然皆知予之意也。時觀察任公聞之・乃以書報予曰・憨師不出・其・如地方何。憨師既出・其如憨師何。予亦自知・此後無寧日矣。秋七月・南韶觀察惺存祝公・延予入曹溪・予乘興・遂入山・為六祖奴郎矣。時新制臺戴公・知予安亂民・深德之・意欲一見・諭大將軍將予往。詣之・及見・禮遇甚優・即留款齋。因辭往曹溪・公遂願為護法。且令有事即白・予始得安心焉。(大將軍・無姓・再見。稅使者・一見。觀察任公・再見。南韶觀察惺存祝公・新制臺戴公・各一見。祝公・名以豳海寧人・歷應天府尹。戴公名燿。)

徵疑此大將軍・在譜兩見・無姓號・豈僅知禮名僧・而不知於地方行威信・故一激幾成大變・不得不藉仗善知識引手耶。片言悟稅使・散亂民・昔日釋縛款齋之禮・一何相報之綦重。此日排難解紛之道・一何彈指而入神。後來當事聞風興起・曹溪於是乎放光矣。

二十九年辛丑●

予五十六歲・春正月・見四方流棍・集於山門・開張屠沽・穢汙之甚・積弊百餘年矣。墳墓率占祖山・僧產多侵之。且勾合外棍挾騙・寺僧無敢正視者。予歎曰・此心腹之疾也・苟不去・則六祖道場・終將化為狐窟・卒莫可救矣。柰何・無法處也・予縱居

此何為哉。熟慮之・無已・乃往白制臺戴公。公曰・無難也・予試為師力行之。即下令本縣坐守・限三日內・盡行驅逐・不留一人。鋪店盡拆・不存片瓦。自此・曹溪山門積垢・一旦如洗。公因留予齋・坐談間・公曰・六祖腥膻・予為師洗之矣。目前地方生靈塗炭・大菩薩・有何慈悲以救之乎。予曰何謂也。公曰・珠船千艘・率皆海上巨盜・今以欽採・資之以勢・罷採之日・不歸・橫行海上・劫掠無已・法不能禁・此其一也。地方開礦・採役暴橫・掘人之墓・破人之產・在在百姓受其毒害・甚於劫掠・由是民無安枕矣・為之柰何。予曰・此未易言也・姑徐圖之。採使者李公・頗有信心・是年秋・至曹溪進香於六祖・留山中數日・聞法甚喜。予因勸為重興祖庭之布金檀越・慨然力荷之。徐密啟之曰・開採為害於地方・甚矣・非聖天子意也。採船・急設約束期・往來過限以罪。礦罷開採・盡撤其差役・第令所司歲額助解進・秋毫無擾於民・可乎採使唯唯力行之。由是山海地方・一旦遂以寧。公深感之・以書謝予曰・而今乃知佛祖慈悲之廣大也以此・護法之心益切。予因是・得以安心曹溪・開闢祖庭・改風水道路・選僧授戒・立義學・作養沙彌・設庫司・清規・查租課・贖僧產・歸侵占・一歲之間・百廢具舉(制臺戴公・再見。採使者李公・一見。)

徵讀夢遊集・示珊公云・初丙申春二月・度嶺・至曹溪謁六祖・叢林凋敝・香燈零落・有僧海月珊為監寺。丁酉・魔風競撓・道場破壞・僧徒無依・珊公來謁於五羊・請入山授戒法。庚子冬・應請・至山。便言・予非祖師攝受・不能至曹溪・曹溪非予來・不能有叢林中興之功德。今日非純誠・難以取究竟。始終總是一大事因緣・實非偶然云云。又示立義學緣起云・庚子歲・當道延予料理曹溪時・舊規百廢・遂選諸沙彌・設義學・延賓師以教習威儀・誦讀內外經書。稍知信向・則披剃・立禪堂・使就清規・受戒法・晝夜禮誦。予苦心十年・差有可觀。後丙午・赦還南嶽・沙彌輩・悉已成人・並深戀慕・羣請開示。予語・汝輩若錯過今日・不一力做工夫・將來縱向十方世界參訪知識・總是他家活計・此是老人真實訓誨。又外紀云・曹溪沙彌・率皆樵兒牧豎・選其少可教者・令受業經典。更延諸生之有信心者・教以儒門經書・破其俗業・披剃・始從本業。八年・而成就百餘眾。

〇錢牧齋云・憨大師戍粵五年・乃克住錫曹溪・歸侵田・斥僦舍・屠門酒肆・蔚為寶坊・緇白坌集・攝折互用・大鑑之道・勃焉中興。徵觀此・曹溪一番大時節因緣・的的不可思議。憨祖爾時・即冠巾說法・猶然著伍罪僧耳。況儲議方危・採使四

出・山海毒民・劇於近地・時事大非・當事束手。誰知地方機宜之梗・反成塔寺堅固之緣。荷戈束髮之期・偏遘僧俗報施之利。曹溪機緣・得之制臺。海上機緣・得之採使。若非採使進香皈信・安能定海舶開採之亂・結制府護法之心・成曹溪百廢之舉。若非憨祖行力圓滿・安能致採使權要入山・密加款曲・片言排難・大放海涯祖席光明也哉。聖人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天為之・亦人為之・是曰天人參焉。

三十年壬寅●

予五十七歲・是年・重修祖殿・培後龍・改路徑。以屠肆為十方旦過寮・闢神道・移僧居・拓禪堂・創立規制。

徵想當日南華一坐具地・僧徒盡為波旬・佛土翻成魔窟。非佛祖冥囑中興・安得於荷戈負戟場中・不待披緇返服・而願力遂成創制。依然盧祖獵隊說法時・非小可因緣也。

三十一年癸卯●

予五十八歲・冬十一月・達觀禪師・在京師・遭妖書之戾・逮下獄・訊・以為予之故・因此又及之。予心知不免・安心以待。荷聖恩寬之・京院有通行。(達師五見・聖上七見。)

徵按・是歲・達師即化於圜中・而譜文不詳顛末。東遊所作達師誌銘・及他紀所載・附錄一二於左。塔銘略云・師諱真可・字達觀・號紫柏。門人稱尊者・重法故也。姓沈氏・其先句曲人・徙居吳江太湖之灘缺師生・五歲不語・一僧過門・摩頂而謂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為天人師・言訖忽不見・師遂能語。髫年・性慷慨激烈・婦女無敢近年十七・欲仗劍北遊・至蘇州閶門・天大雨・值虎丘僧明覺・見師少年不羣・心異之・因與同蓋・歸寺飧宿。師夜聞誦八十八佛名經・侵晨・即解腰纏十餘金・請剃髮・禮覺為師・往來三吳間。一日・辭覺去・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遂大疑之。每至處・輒書二語於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自是陵躒諸方。過匡山・窮相宗奧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腳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遊五臺・至京師・參徧融大老・留挂搭・徧參笑巖・暹理・諸知識。見大千潤公・見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為心印・以帕子為真傳・師歎曰・西來意・固如是耶・遂不入眾。南還・至嘉禾・有密藏道開・南昌人・棄青衿出家・依師為侍者。郡城有楞嚴寺・為長水疏經處・久廢。師與太宰陸五臺公光祖心契・始議恢復・建禪堂五楹。成日・師引錐刺臂血盈盌・書一聯云・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呵佛猶益真修。念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陬・有終不聞佛法名字者。欲刻方冊・易為

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即有謗者・罪當自代・遂倡緣。時陸太宰・與馮司成夢禎・曾廷尉同亨・瞿冏卿汝稷・鳩工於徑山寂照庵。密藏開公・幻予本公・澹居鎧公・迭董其事。後桐城吳方伯用先・復化城為貯板所。師既刻藏嘉禾・有成議・乃返吳門・省前得度師覺公・已還俗・以醫名乃詐姓名・稱病舟中・延覺診視。覺見師・大驚・師即涕泣・勸之剃髮。覺慚感・還執弟子禮時吳江・沈周二氏・曲阿・賀孫・金沙・于王諸氏・聚族歸禮。師於于園・書法華經・報二親。聞妙峯師建鐵塔於蘆芽・乃送經安置塔中。訪予於東海・時予以謝恩・入長安・師攜開公至膠西・值秋水泛漲・眾度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水及肩・疾呼眾前既渡・曰・死生關頭・須直過為得耳。予在長安・從于君玉・聞師東行・亟促裝・日夜兼程・亦犯橫流・趕至即墨・師已出山。一見・大歡・復還山・留旬日・遂許生平矣。師返都門・復潭柘古剎。乃由三晉・歷關中・踐棧道・至蜀・遊峨眉・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荊襄・登太和・至匡廬・過安慶・遊皖公山・馬祖庵。阮居士自華・求度・遂薙髮於山中・名曰法鎧・是為澹居。師復北遊・至石經山・復晉琬公塔院・啟石座・得函・貯佛舍利若干・光燭巖壑。聖母聞之・賜紫伽黎・出帑金・重藏。適予聞師西遊・即馳至京・候於上方兜率院。師拉予遊觀石經・遂作記。同出山・居於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為生平至快事。師在潭柘・未禮佛・戒食。一日・客至・誤先舉食・命知事・痛責三十棒・師伏佛前受杖・兩股如墨。乃云・眾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麪・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服也。乙未・師在匡山・將赴都下救予・聞予將南放・遂待於江滸・會於下關旅泊庵。師執予手・歎曰・公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為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三・瀕行・師囑曰・吾他日・即先公死・後事屬公・遂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師以予未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慝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城矣。癸卯秋・予在曹溪・飛書囑門人之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直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書事發・震動中外。時忌者・乘白簡劾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上手書金剛般若・偶汗下漬紙・疑當更易・遣曹近侍質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覽之・大悅。章奏逮及・旨云・著審而已。及金吾訊鞫・但以三負事

對。在獄・有建言侍御曹公學程・問道・成圜中語錄。時執政欲死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為。乃索浴罷・端坐說偈而逝。曹公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時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噫・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即此末後快便一著・上下聞之・無不歎服。徵於憨祖東遊・侍間・所見手著出世大文字・無如雲棲蓮池・徑山達觀・兩塔銘。當世廟神廟間・海內得三大祖師。憨祖於蓮師因緣淺・於達師因緣深。半作達師塔銘・實半作己躬塔銘。所關宮闈建儲同・聲氣犯患同・宗教通會同・孔孟統一同・憨祖一東遊・了結彼此三大公案。在徑山・則示參禪切要・在雲棲・則示念佛切要。集兩師之大成・揭三教於終古・法法圓滿・未有盛於東遊・茶毗達師・憑弔蓮師之日者也。塔銘末云・初諸弟子奉師龕歸徑山・卜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毗・二十三日歸靈骨・塔於大慧塔後文殊臺。予始在行間・聞師訃・即欲親往弔・因循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而預定祭日・蓋精神感孚・亦奇矣。師後事・予幸目擊・得以稍盡心焉。徵親見・千里祭文・開卷不爽一日・然猶常言・以不能拂面痛哭紫柏為恨・兩師之相知心・具在神通不思議中矣。又記舉火云・性火真空・性空真火・狹路相逢・定沒處躲。恭惟紫柏尊者・達觀大和尚・偶來人世・誤落塵寰。赤力力・脫盡娘生布衫・光爍爍・露出本來面目。荷擔正法・純剛煉就肩頭。徹底為人・生鐵鑄成肝膽。死生路上・直往直來。今事門頭・半開半掩。六十餘年松風水月襟懷・千七百則兔角龜毛柱杖。饒他末後風流・未免藏頭露尾。撇下贓私・誰料落在憨山道人手中・今日特為人天眾前・當場拈出・大眾還見麼。(以火把畫〇相云・)柱杖挑開雙徑雲・通身涌出光明藏・珍重諸人著眼看・這回始信無遮障。

〇徵聞達師罹難時・皇太子初立・福王未就封・有投匿名書於閣部者・題曰・續憂危竑議・言貴妃將危太子。上聞之・怒甚・發卒嚴捕・羅織沈相國鯉・郭宗伯正域・並幾罹難・後磔礦生光以解。又按達師遺事云・師當訊鞫時・大金吾・厲聲問曰・妖書事・汝定知道。師對曰・臣不知。金吾曰・汝緣何不知。師曰・臣凡僧・不知。又問・乃述三負語・絕無他辭。圜中臨化前一日・陸五臺公子澹園公・時在水曹・師與手札云・此間黑暗殊甚・速買琉璃燈七盞進來・以作光明勝事。澹園如命送至・越日・師然燈・几上・端坐說偈曰・一笑由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娘生足・鐵橛花開不待春。

○又按達師為法忘身之事非一・而創刻方冊・視圜中罹難因緣・尤為可大可久。惟此方冊・廣法運・便參學・隨人隨地・悉可流通。否則・梵本莊嚴・帙繁價重・通僧不通俗・遐方善信・雖聞佛名號・難見法寶隻字矣。自達師開闢勝因・傳播薄海內外・天上天下・佛法中人・無不聞知。嘉興郡中楞嚴寺・有書本經坊常住者。其刻藏緣起・在達師高足密藏公・奉慈聖太后旨・鳩工五臺。而究竟成就・則在徑山寂照化城・及吾郡楞嚴般若堂兩地。當日達師法語・著為令曰・徑山藏板・不得發經・楞嚴發經・不得藏板・似逆慮後來・他郡邑之妄有紛更者。憨祖過嘉郡時・楞嚴堂主茂竹公・延齋於本寺・因請開示。憨祖示語・歷敘楞嚴廢興・亦稱茂公端雅慈忍・而勉以大法・流通無窮不朽之佛事。因於坐間面囑徵云・我與達大師・法門心契・休戚相關・刻藏事・即我事・此未了念也・汝幸勿忘。嗣後移坊私印・紛更數番。自癸亥歲・延江西宗派・白法琮公・住持楞嚴・稍有就緒。而化城僧清隱・復於丙寅丁卯間・捏造變亂之說。賴白公操履方正・經理精詳・不避嫌怨・終難動搖。迄今二十餘年・功在楞嚴・門殿像設・香積種種・圓就不小。而其莫大斡旋・尤在流通方冊・長開人天眼目。九疑李先生・稱白公為紫柏尚子・密藏幹弟・不虛也。即乙酉閏六月・兵燹大亂時・白公坐鎮經坊・鋒刃榜掠・劫之數四・屹然不動。直以頭目髓腦・捍衛竺乾墳典・得完璧如平時・佛力法力僧力・於茲大現奇特。今白公雖自楞嚴・而營泉・而漏澤・而東塔・杖笠所到・靡不鼎新整飭。而經坊一大事因緣・徵當從之始終・無負達憨諸祖遺念也。

三十二年甲辰●

予五十九歲・春正月・以達師之故・通行至按院・檄予還戍所・遂去曹溪往雷州。因憶達師云・楞嚴說七趣因果・世書無對解者。予曰・春秋乃明明因果之書耳・遂著春秋左氏心法。(達觀師六見。)

徵讀上文云・以為予之故・又及之。此云・以達師之故・檄予還戍所。蓋達師磔磼生光事・在危儲時・兩人實一人・兩事實一事・兩難實一難。故一番京院通行・又一番大危疑是非也。而有閒心著書・更不著佛書・偏著孔書・不著他書・偏著春秋左氏心法者・春秋自隱桓以後・如魯衛齊晉・專以妃匹之惑亂・致儲貳之廢立・國祚之衰危。援古況今・殷鑑不遠。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左氏心法・得之孔子・祖師心法・得之佛菩薩・入世出世・義莫大乎春秋也。

三十三年乙巳●

予六十歲・春三月・渡瓊海・訪東坡桄榔庵・白龍泉・求覺範禪師遺迹・不可得。寓明昌塔院・作春秋左氏心法序。遊石山・作瓊海探奇記・金粟泉記。夜登郡城・索然若無人煙者・唯城西郭・少有生氣。予因謂諸子曰・瓊城將有災・急禳之・人以為妄。及予渡海・方半月・地大震・城東・壁連門陷・城中官舍盡傾塌。明昌塔倒・壓予所居樓盡碎。予行時・郡士夫苦留之・予不肯止・若不行・則予亦為灰粉矣・是時人以為異。因月夜渡海・觀瓊之勝槩・予以為仙都・乃十洲之一云。夏四月・制府檄予回五羊。秋七月・至曹溪・去時・祖殿已拆修造・工未止・歸則完者十之六七。所負工料・將千金・毫無出。予化兩內使施・盡償之・復修五羊青門長春庵・為曹溪廨院・為六祖辦供之所。(制府戴公・三見。兩內使・即前採使李公輩・二見。)

徵疑・兩內使・即採使・能效忠聖母者・故得於檄戍重歸・頓施償所負祖殿工料千金・此豈募化所易致哉。內使之施・亦聖母疇昔聲名之緣也。望氣知災・如宣尼商羊知雨・月暈知晴・自是通明人先幾本等事・非為語怪。前乙巳春三月・瓊州城・明昌塔倒・壓所居樓盡碎・而憨師適行・自謂免於灰粉・人以為異。迨後十二年丙辰夏・六月二十八日・嘉興北城椿樹巷・所居堂樓五間・悉倒・徵壓其下・得三巨梁翼而支之。磚瓦大徑尺餘者・著身・如冥器中所用楮物・不知擊痛・絕無傷損。出於聚礫之中・如一泥人・沐浴經時而淨・覺舉動無少別。合城驚怪・以為再生中所希有。是時徵早信佛法・樓傾大震時・舉家咸聞有南無觀世音菩薩一聲・徹空中也。即於七月朔・入徑山・禮雪嶠禪師・述之・雪夷然不以為異。隨於十一月朔・在徑山・得遇憨祖・述之・祖矍然不以為常。因名以福徵・字以梁生・而示之以偈。茲讀譜中瓊城碎樓語・因憶前事。祖以知幾其神・從渡海免灰粉・而人以為異。徵以死生有命・從灰粉中免灰粉・而心時不忘。因感而附識之。

三十四年丙午●

予六十一歲・春三月・度嶺至南州・候丁右武・謝張相國洪陽公。以予在難時・公居亞相・知予之難始末最詳・相與一時力救之・予心感焉。今公居家・故往謝。公歡然道故・集諸子・款齋於江上之閒雲樓。坐中・公曰・人皆知憨師為大善知識耳・不知大有社稷陰功也。眾聞之・悚然・問公・公言其槩・一座動色・時有詩六首。回過文江・訪鄒給諫・留數日。至章貢・陳貳師將軍・留署中・病期月・有臥病詩十二首・歸曹溪。至秋八月・皇長孫生・有恩赦・凡在戍老疾・及詿誤者・俱聽辯明釋放・予在例。乃往告軍門・准行勘・復之雷州道・勘明應赦・按察司・類

造候題・遂開伍。(丁右武・四見。張相國洪陽・一見。鄒給諫・二見。陳貳將軍・一見。皇長孫・一見。洪陽・名位・江西新建人。主泰昌定儲之議・與沈相國鯉・郭宗伯正域・並有大功。)

徵按洪陽公所稱・大有社稷陰功・及言其槩・一座動色者・無非祈儲得儲・保儲建儲・以致觸忌犯患・宮闈內外・所不可言之事・故其言若露若諱・卒不得傳。憨祖以此戍始・以此赦終・故大書特書云・秋八月・皇長孫生。照前壬午書・八月皇太子生並春秋特筆之例・是以有春秋左氏心法之著也。皇太子者何・泰昌既立後之追稱也。皇長孫者何・天啟初生時之敘稱也。天啟・亦泰昌才人王氏所生・後謚孝端皇后。蓋兩王才人・相繼毓二帝也。憨祖雖身在恩赦中・義不專為恩赦・筆直綰結臺山祈嗣緣起時。半生大關目・大公案・在皇長孫生四字。是以知年譜前後顛末・悉春秋左氏心法也。

三十五年丁未●

予六十二歲・春三月・予告回籍・制府檄韶州府・安置曹溪。予住山中時・得為諸弟子說法。予幼讀老子・以文古意幽・苦艱澀・切究其旨・有所得・俗弟子・請為之註・始於壬辰屬意・每參究透徹・方落筆。苟一字有疑而不通者・決不輕放。因此用功十五年・攜於行間・至今方完。(制府戴公・四見。)

徵按憨祖外紀云・道德一經註・歷十三年乃脫稾。太上語旨・蓋身試之而後見・未可謂紙上陳言・無真味也。予凡著經・必是凝神入觀・體契佛心・機倪忽自迸出者・方副之紙。若涉思議・即不中用。

三十六年戊申●

予六十三歲・議修曹溪大殿。春二月・馮元成公・吳中人・任嶺西道。因訪予入山・宿・遂夢大士現身・有感・詰朝入殿禮佛・至三大士前・見兩棟摧朽・驚謂予曰・何不修此。予曰・工大費多・力不及耳。問曰・費幾何。予應以若干。公曰・無難也・吾試為之。歸白制府戴公・公曰・殆哉・見孺子將入井・必匍匐往救之・況佛菩薩處此危地・不動心・非夫也。乃詰所費・即以予言告。公曰・猶未也・即發南韶道往勘估計・且令請予以議之。予往・見公・公慨然欲獨為鼎建。予告曰・若勞公家之費・恐不便・苟依法門故事・庶幾可耳公曰・柰何。予請以募眾為之・公囑嶺西道・為疏十二簿・三司道府・各置一扇・隨意施捨・總會於府・解歸於一・無庸歸僧。如此・則不勞而易集。公從之・不期月而集將千金。予躬往西粵采大木・至端州・制府留修寶月臺・乃別委官采辦。冬・寶月臺成・予作記・材木俱積於端江之滸・次第運之。冬十一月初・安南賊破欽州・戴公請王師遠討・

因覈論罷。(嶺西道馮元成・一見。制府戴公・五見。元成・名時可・號文所・華亭人・隆慶辛未進士・歷浙江參政。)

徵於宗鏡堂・聞之侍者云・戴制府耀・節鉞粵中九載・山海寇賊數動・得久任無虞者・悉藉憨祖之力。是以効施曹溪・百廢具舉・獨大殿未建・擬用鐵梨木為棟梁・盡從粵西采至地・價已值三千金矣。戴公更一年在任・曹溪事業・成就不思議矣。臨罷之日・留師修寶月堂者・是時安南猺獞破欽州・事已潰敗・上聞・幾被逮矣。師以重名・用幢幡寶蓋・入洞說降之。賊既退・得安輯・全活欽州百萬生靈。戴公乃有請王師問罪之疏・以掩前失事・故僅覈論罷・而得免於逮訊・師所以報戴興復曹溪之功者・亦綦大矣。然而不侈己功・不彰戴失・直以十數字・了制府去官一案・亦春秋為賢者諱之心法・忠厚之至義也。時有奇門指掌一書・為戴公所乞論著。

三十七年己酉●

予六十四歲・春二月・予自端州運木回・阻風於羚羊峽・遊端溪・有夢遊端溪記。木運至濛江・予即入山・方集眾經營之・時眾中不肖者數僧・遂作擘牴牾之・因鼓眾為亂・如叛民。予見而歎曰・此予重違佛教・乃著相之過也。眾方鼓噪・予獨坐堂上・焚香誦金剛般若・至佛說四見即非四見・忽然大悟・遂著金剛決疑。稾成・眾寂然・比不肖者・不見信予心・乃為奸人誤之・益危懼・遂訟於按院・准行司理。予是時・飄然出山聽理・船居於芙蓉江上者二年・資斧已竭。時別駕項公楚東・抱關於洽江・邀予往。江行・遭風破舟・及至・復大病幾死・公延醫力救之。及回郡・乃臥病於旅邸・將期年。(司理・無姓。別駕項公楚東・名桂芳・嘉興人・各一見。)

徵授梓金剛決疑於楞嚴經坊・計四十八牒。不知何以搶攘鼓噪中・片刻便能成稾・洵得心應手・不在文字求也。

三十八年庚戌●

予六十五歲・是年・船居於江上。秋七月・直指按部至郡・訪及予・時司理聞之。方為理返坐予罪。直指大不然・駁之云・某大有功於六祖者。向所捨為常住計者・今奸僧得利・而返罪之・是謂平等法門乎・復行本道嚴究之。由是本府親詣山中・按僧之所開狀・逐款審之・盡妄言無當也。所誣侵常住八千餘金・予初立常住庫司清規・置有號票。凡一應錢糧收支・有監寺書記・秋毫出入・皆執號票為據・不妄發也。至是・歷年執事僧・當官研覈查算・以號票為準・無分毫及予者。時上下內外・方信予之不妄也・事乃白。當道重怒其僧・予力為解之。再三請予留住山中・

時予心已厭倦・故力辭之。以禪堂付弟子懷愚掌之・予即飄然長往。(直指無姓・一見。〇禪堂・即寶林堂。)

徵疑戴制府方罷・而不肖數僧・輒敢大發難端・此何僧乎・必曹溪舊主僧也。此所誣侵常住者・何錢糧乎・必曹溪舊規・當官收支・當官覈算・積年常住錢糧也。自上臺延憨祖入曹溪・而舊僧不得主・久失侵漁之利・故乘臺憲知交乏人・構司理以翻局。而幾先之哲・杜患已豫・倉猝之擘・肆毒無虞。然兩年船居聽理・轉眼殿材歸虛・此六祖緣事之大慳・幸憨祖長算之善後也。回視曩者請查內支籍冒施無稽之事・難有大小・解惟一法。千僧粥飯場・片席潔白地・禪堂得付・去來自由・曹溪公案從此了・而正未了也。瀕行・勉曹溪諸弟子十首云・千僧和合似靈山・大眾皈依豈等閒。不是曾蒙親囑付・如何得入祖師關。肉身現在即如生・朝暮茶湯出志誠。鐘鼓分明當說法・不須苦口再叮嚀。福田種子要深栽・因果如臨明鏡臺。親到寶山千萬次・這回不可又空回。辛勤作務莫辭勞・可想當年石墜腰。一息不來千萬劫・善根不種苦難消。莫教輕易過平生・如箭光陰實可驚。只恐氣銷三寸後・幾時再到寶山行。功德園林不可輕・腳跟步步要分明。莫教錯落隨他去・免使盲人又夜行。寸椽片瓦眾緣成・信施脂膏不可輕。切莫貪他驢糞橛・等閒換卻一雙睛。信心膏血重須彌・粒米莖薪不可欺。但看披毛并戴角・酬償夙債苦泥犁。幸生中國早離塵・身著袈裟遠六親。受用空門清淨福・如何能報祖師恩。少小能存向上心・毫芒終長到千尋。只須歷盡冰霜苦・始得成材出鄧林。又將之南嶽・留別嶺南法社諸子十首云・一落風塵二十年・相逢須信是前緣。自從衣鉢南來後・今日重拈直指禪。底事分明在己躬・不須向外問窮通。但能觸處回光照・莫被塵勞困主公。大道從來絕本真・多因分別強疎親。直須看破娘生面・方是塵中特達人。瘴煙飲盡齒猶寒・不記從前道路難。此去萬山深密處・雲霞五色座中看。廿載驅馳走瘴鄉・年來不覺鬢如霜。今乘一葉扁舟去・蹤迹應從萬壑藏。塵勞浪迹久和光・只為拈提此事忙。千尺釣竿幾斫盡・海天回首更茫茫。一自歸依繞法壇・時時為乞此心安。莫言別去三千里・明月中天覿面看。時把綸竿見素心・竹枝唱罷幾知音。扁舟歸去霜天夜・明月蘆花何處尋。寒空歷歷鴈聲孤・蹤迹從今落五湖。無限煙波寄愁思・片帆天際是歸途。為法寧辭道路賒・豈云瘴海是天涯。頻將一滴曹溪水・灌溉西來五葉花。

〇前十首教宗・後十首宗教・即此是衣鉢。

三十九年辛亥●

予六十六歲・春三月・居端州鼎湖山養疴。初奉赦・候題・向無直指覆命・故延至今・復蒙重勘明・始銷・聽自便。時諸士子相依請益・遂述大學決疑。

徵讀譜・丁酉・著中庸直指。越十五載辛亥・始述大學決疑。

先中庸・後大學者・本禮記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也。

師在宗鏡堂・面語徵・大學尾中庸之義・徵得因而成書。

四十年壬子●

予六十七歲・居長春庵・為諸弟子說起信論・八識・百法・請述直講。向以法華擊節・文義聯絡不分・學者難會・乃著品節。

四十一年癸丑●

予六十八歲・為諸弟子於長春庵結夏・講圓覺經・方半・即發背疽甚重・醫不能治・幾危。大將軍漢冲王公・業為予治後事。時粵人梁杏山者・酒人也・素以醫瘍名・偶至・視之曰・甚矣・少遲・則莫救矣・幸安心・無傷也。乃純採草藥以敷之・隨手奏捷・猶如弄丸・刻期取效。至冬乃痊・予為文以謝之。此疽・蓋自初坐禪時所發・知是怨債・以誦華嚴告假者・每向於書寫讀誦華嚴・則竊發・隨禱而止。即至粵中・已兩舉不成・此患在身・四十八年矣。初起時・偶忘之・且不知為疽也・遂成大疾。其怨業酬償・蓋以身試之不爽也。十月疾瘉・初與衡陽曾儀部金簡・為方外友・向有南嶽休老之盟・書以十數・未能也。今特具書・專門人旋湛來迎・遂杖策而往・乃去粵。初予至粵時・法性弟子相從者數十・久之漸零落・唯通炯・超逸・以風波患難疾病相從・未離左右。通岸・常往來・今將行・皆不捨・則岸逸力擔簦以從。攜侍者福慧・廣益・廣成・度嶺。以是年十一月・至湖東・遂以居。先是弟子福善・攜侍者深光・北歸探親。至是・不數日亦追至。(王大將軍漢冲・梁瘍醫杏山・曾儀部金簡・弟子旋湛・通炯・各一見。超逸・通岸・各再見。福慧・廣益・廣成・深光・各一見。福善・四見。金簡・名鳳儀・字舜徵・衡陽人・以禮部郎致仕・自號南嶽山長・著楞伽宗通八卷)

徵觀諸祖・無不云隨時・亦無不云償債。豈積生定業・即華嚴大法・可禱可假・而必不可逃免耶。以四十八年・數患怨疽之身・究竟成不朽肉身・乃見大法之靈驗耳。憨祖往來東西南北・緇白皈依・未可更僕數。乃譜中所載・落落如晨星。即一時大名公・每不詳其名字爵里。如曾公・書法略備・猶槩不書名也。自乙未入粵・至此一十八年・始書去粵二字。其間・戊雷陽・入南韶・興復曹溪南華寺・寶林堂・旦過寮・許大公案・悉以去粵二字了之。而曹溪因緣・究竟不了不去也。徵又觀盧祖・自黃梅・至曹溪・避難匿迹於獵人隊中・一十七載・

始薙髮於菩提樹下。憨祖之束髮從軍六載．即在曹溪．亦冠巾說法也。盧祖應韶州牧請．始與四眾千二百人．據座說般若．從此光流八表．道被寰中。憨祖戍粵．得徇制臺各憲之請．移錫曹溪．頓使屠門酒肆．蔚為寶坊．緇白羣集．攝折互用．大鑑道種．勃焉中興也。盧祖寶林肉身。示寂於唐中宗先天二年。迄明萬曆二十四年丙申．憨祖始度嶺面謁盧祖。迄天啟三年．肉身示寂於曹溪．又迄崇禎十六年癸未．始從五乳．再度嶺啟龕．密邇相對．舉成數言之．恰一千年。前後煇映．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凡世所傳．如陳亞仙．蕭公子．毛賴債等語．悉從宗鏡堂侍者證其訛。惟為靈通侍者戒酒事．聞之特詳．訪之特真．可記也。靈通侍者．占城國太子．其父王．遣五位大臣．同太子來曹溪．請六祖往彼供養。六祖不行．太子率大臣俱立化於海濱．不歸。五臣為神．顯靈韶陽。眾於南華寺山門外．立相公祠．旁有相公橋。太子既化．復以靈性．現身為六祖侍者．獨不戒酒．六祖許之．得受付法去。有一鉢留在寺．寺僧鑄一銅像．侍立六祖肉身之旁。像頂有布帽．寺鄰鄉人．每日盛一鉢酒供養之．酒即化成水。供酒後．其帽即歪。憨祖初入山．期與大眾授戒．大眾言．靈通侍者飲酒．我儕不合受戒。本師．乃作一文．啟六祖座前．先與靈通侍者戒酒．即碎其鉢。啟語有云．擊碎酒器．以成法器。靈通侍者。從此不受酒供以酒供之．帽不歪．酒不成水。

〇又按曾公金簡著楞伽宗通．自敘云．與憨師莫逆．初造訪牢山．後憨師入粵．道出螺川．敬以楞伽囑．至雷陽作筆記。徵今見曾公宗通．融會三譯。斟酌筆記．似憨祖至雷陽寄金簡筆記者．專了前諾也。乃前譜中．丙申丁酉二年．有云．開手註楞伽．又云．楞伽筆記成。而其緣起．乃謂大行王性海．禮於江上請註．不屬金簡．不知云何．豈同時兩請而速成耶。

〇以上．了曹溪中興公案。

四十二年甲寅●

予六十九歲．予去粵時．諸弟子不能追隨者．思慕之心益切。時馮生啟南等．以書來延福慧．以代予座。是年．即遣福善．送慧還粵。暮春遊德山禮祖．有詩四首。訪馮元成公於武陵．有詩二首。會龍參知．朱陵．受榮王齋．大善寺．眾僧請說戒。馮公與諸同道．各捐資．修曇華精舍。回衡陽．舟過湘潭．晤包儀甫。夏四月．還湖廣．聞聖母賓天．隨建報恩道場．有恩詔．乃對靈主披剃．謝恩．還僧服。楞嚴經．自東海立意著通議．久蘊於懷．未暇述。今夏五月落筆．五十日稾成。十一月．精舍就．有山居詩．時門人悟心．顓愚來省。(聖母．十一見。馮生啟南．一見福

慧・二見。福善・五見。馮元成・再見。龍參知・朱陵・榮王・包儀甫・門人悟心顓愚・各一見。儀甫・名鴻逵・秀水人・進士・湘潭令・世信佛。)

徵觀粵弟子・來延侍者福慧・代座寶林・是即復返曹溪之緣起也。對聖母靈主・乃肯披剃・謝恩・還僧服。前此恩赦・勘明・開伍・八年竟未肯容易自還僧服。究必俟聖母始終之報恩道場・報聖母臺山慈壽之恩・於報恩本寺積儲因緣・尤雙關切義也。非常罹難・非常報恩・非常恩詔・非常披剃・實積生積世非常關目也。聖母者・慈聖李皇太后也・隆慶皇妃・誕神宗・及潞藩。後為太后・信心喜捨・到處稱佛老娘娘。明制・外戚・生東宮者・止封父侯一輩・子弟僅襲錦衣。惟太后父・封宣國公・姪李成銘・嗣封武清侯・三輩不絕・兼多科甲・貴盛無比・人以為聖母事佛永世之報。崇禎十二年・成銘長庶子國臣・與異母弟・爭嗣爵家產・上怒・謂外戚世爵・本非祖制・且嫌其資厚・傳議籍沒・奉行者過驟・李氏不堪。忽一日・第五皇子病死・頃之復甦・對上云・往見太祖娘娘・現在成佛・號九蓮菩薩。說武清侯產業・是我在日所賜・傳與汝父・無罪不得抄沒。國難不遠矣・汝去・即來。言畢・尋卒。上聞之大驚・遂聽戚族處分・寢前議・建九蓮菩薩廟於大內之北。此著國亡之兆・更驗佛法之靈。又聞聖母賓天時・囑萬曆皇帝・以不得達觀・憨山・修建道場為遺憾・聞憨山尚在廣・亟召之歸・云云。此徵在都任軍需廠時・多與內使同事・故得聞其槩如此。楞嚴通議稾・成以五十日・了二十七年前・戊子在海印一案・亦似關切聖母時事也。時有送悟心融首座・還京口云・空山擬伴老餘年・何意東歸上法船。好待海門孤月上・話頭一為老僧圓。訊顓愚衡公病云・四大久觀如泡影・病魔何處可潛蹤。古人自有安閒法・只在無生一念中。讀此・可識悟顓二公・疇昔操履本領・并可想二公同遊遠省緣契。

〇是歲・起南嶽匡山東遊因緣。

四十三年乙卯●

予七十歲・春・為眾說楞嚴通議。夏四月・著法華通議。以雖有二節・全文尚未融貫・故重述之・亦五十日稾成。說起信論・纂起信略疏。秋七月・遊南嶽・登祝融・有詩。重陽・馮公自武陵移守湖南・復招予同遊方廣。回郡・公同巡道吳公生白・過訪湖東・談及楞嚴・吳公大喜・即與諸屬捐資刻之。禮八十八祖道影・吳公大讚歎・乃命畫士臨小像冊・請予各為傳讚。馮公到任・未幾・即請予遊九疑。冬十月・至零陵・留過冬於愚溪。(馮公元成・三見。吳巡道生白・一見。生白・名中偉・海鹽人・歷官刑部侍郎。)

徵觀七十歲老人・闡揚竺乾墳典・著議・纂疏・日不暇給・此語言文字中・水窮山盡處也。迦文說法四十九年・流傳五千四十八部・卻說不曾道一字。宣尼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悉六十八歲後・七十三歲前・數年間事。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究竟說予欲無言・天何言哉。至如初祖楞伽四卷・六祖金剛一卷・是有言・是無言・是棒是喝・是同是異。吾師乎・吾師乎・於是有感。

四十四年丙辰●

予七十一歲・春正月・歸自零陵。初達觀禪師入滅之次年・予弟子大義・請靈龕回南・緇白弟子・奉供於徑山之寂照庵・今一紀矣。予難忘法門之義・向欲親往一弔・故香亦未遣也。適聞葬期・必欲一往。且金沙有東禪之迎・遂乘興而往。將行・花藥寺眾僧請齋・為續法系。過梅雪堂・弔遜庵宗師。夏四月・離湖東・有去南嶽解嘲詩。端午・至武昌・禮大佛・遊九峯・禮無念禪師塔。六月・至潯陽・遊東林・有懷古詩。登匡廬・弔徹空禪師・避暑金竹坪・註肇論。因見其山幽勝・有歸隱之意。徧覽諸勝・七月・遊歸宗・登金輪峯・禮舍利塔・有詩。適有僧某者・以五乳相送為靜室。及予登覽・觀其地不廣・其境頗幽・遂受之。時江州孝廉邢來慈・願為布金檀越・即捐資五十金・為予買山・故遂予投老之意焉。適浮梁陳赤石大參聞予至・亦至山相訪。聞予有意匡山・發願為護法。秋八月・出山・至黃梅・禮四五祖。訪汪司馬公・入紫雲山・留旬日・汪公願作匡山建造檀越・拉荊國主・袁使君等・為七賢社別去・桐城訪吳觀我太史・吳本如中丞・欲建庵以留。遊浮山・有歌。截江・登九華。十月初。抵金沙東禪寺・晤于王孫氏諸君。頃・出金沙・即之雙徑。過曲阿・令尹東里王公・問法於觀音山。蔣墅賀氏・迎於家之別業・留數日・備舟送之。過梁溪・遊惠山・儀部景逸高公諸君・齋於鄒氏園。婁東王孝廉・張九復諸居士・迎於關上・舍其家・禮請法要。過吳江・晤周沈諸公於接待院。石門顏生生居士・候迎於淞陵・迎過其家・備齋資以隨行。長至月望・至寂照庵。十九日・為達觀師作茶毗佛事。時大師弟子・緇素俱集・予先為文以祭之。預定是日・無爽。二十五日・手拾靈骨・藏於文殊臺。弟子法鎧・隨建塔・予為塔上之銘・以盡生平法門之義焉。遂留山中度歲・為禪堂衲子小參・有參禪切要。鎧公請益相宗・為述性相通說。諸請益者・各為說法語・作擔板漢歌。吳門居士朱白民・王芥庵・朝夕聚談・法喜為樂。時虞山錢受之太史・嚴天池中翰・以書見招。武林金中丞・虞吏部・諸縉紳・皆具書來迎。時以歲暮未應。(達觀師・七見。弟子大義・遜庵宗師・無念禪師・各一見。

徹空師・三見。孝廉邢來慈・浮梁陳赤石大參・汪司馬・無號。荊國主・袁使君・無號。吳觀我太史・吳本如中丞・金沙于・王孫・諸君・曲阿賀氏・並無號。王東里令尹・高景逸儀部・婁東王孝廉・無號。張九復諸居士・吳江周沈諸公・並無號。石門顏生生・達師弟子法鎧・吳門居士・朱白民・王芥庵・虞山錢受之太史・嚴天池中翰・金中丞・虞吏部・並無號・各一見。赤石・名大綬。歷太僕卿。汪司馬・號靜峯・黃梅人・歷官密雲總制。袁使君・即後南康郡守袁公九濟。觀我・名應賓・本如・名用先・並桐城。王東里・名志道・泉州人・歷官都御史。景逸名攀龍・無錫人・歷官左都御史。白民・名鷺・蘇州人・以寫竹名。芥庵・名在公・字孟夙・崐山人・以孝廉為令・尋棄官去。受之・名謙益・常熟人・歷官大宗伯。天池・名訥・常熟人。金中丞・名學曾・號省吾。虞吏部・名淳熙・號德園・並錢塘人。德園・作東遊集序。)

徵按是年・前半譜・五乳峯法雲寺緣起。後半譜・金沙・曲阿・吳門・武林・一時善信法侶・徵得皈依本師・命名福徵・命字梁生・成東遊集緣起也。全譜中・大關目處・在最先禮初祖・次禮六祖・茲禮四祖五祖・一一隨時機緣・覿面印證・肉身嗣祖・奇矣偉矣。本師至雙徑寂照庵時・徵寓西湖聊齋讀書。以大樓倒塌・三梁翼護・再生因緣・急走徑山謁雪嶠禪師。於向築千指庵中・強之躬導頂禮梁皇寶懺七日竟・遽得輕安。矢志精進・在山未歸・恰於寂照庵・得遇本師上山茶毗達觀大師・正啟南嶽所緘祭章・刻期無爽之日也。顏生生・桐鄉縣人・居石門・徵同年・開美名俊彥之尊人。一夕・預夢伽藍神・命迎賓頭盧・見有坐中堂正席者・旁列侍坐・並一時名宿・法律宗師・疇昔所識認者・咸在・遂驚而覺。越日・聞本師東來・命舟往迎於淞陵・歷雙徑・雲棲・湖上諸山。所在・同徵隨侍最久・命名福堅。後本師還・過石門・生生延至家中・有梨園・本師命演拜月亭・設大供・先擇侍從受具戒者・始得與席・餘悉禁止。一時列坐・有巢松・一雨・智河・聞谷・古德・佛石・德宗・心宗・玄津・某某諸名宿。生生席中與徵言・此了了分明・夢賓頭盧日・所目擊人景也。越日・徵在法舟啟問・看戲不礙戒律否。本師歎曰・大難說。他人一日不犯戒・一日是不犯戒。我日日不犯戒・日日是犯戒。徵聞之・不覺傾心喪膽・迄今言猶在耳也。參禪切要・擔板漢歌・並在徑山大殿・為大眾普說。諸方相傳・擔板漢歌・為雪嶠宗師而作・則大訛。雪師特立峭聳・與名禪諸公多不諧・獨本師・相與無閒。本師為作雪嶠山主真贊・千指庵六妙銘。瀕行・又受雪師鐵如意之供・而為之銘・具在東遊集中・讀之可識其契遇機緣矣。因錄擔板漢歌・以析法門疑義。

○擔板漢歌．并引云．徑山法窟．自大慧中興臨濟之道．相續慧命．代不乏人。近來禪門寥落絕響．久矣。頃一時參究之士．坐滿山中．至有一念瞥地．當體現前．得大自在者。惜乎．坐在潔白地上．不肯放捨．以為奇特．不知反成法礙也．教中名為所知障。所以古德云．直饒做到寒潭皎月．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所謂荊棘林中下腳易．月明簾下轉身難。名抱守竿頭．靜沈死水．尚不許坐住．況有未到瞥地．偶得電光三昧．便以為得．弄識神影子者乎。此參禪得少為足．古今之通病也。恐落世諦流布．疑誤多人。有請益者．乃笑為擔板漢歌以示之。歌曰．擔板漢．擔板漢．如何被他苦相賺。只圖肩上輕．不顧腳跟絆。縱饒擔到未生前．早已被他遮一半。這片板．項上枷．渾身骨肉都屬他。若不快便早拋卻．百千萬劫真怨家。坐也累．行也累．明明障礙何不會。只為當初錯認真．清門靜戶生妖魅。開眼見．閉眼見．白日太虛生閃電。乾闥婆城影現空．癡兒認作天宮殿。要得輕．須放下．臭死蝦蟆爭甚價。烏荳將來換眼睛．魚目應須辨真假。有條路．最好行．坦坦蕩蕩如天平。但不留戀傍花柳．管取他年入帝京。捨身命．如大地．牛馬駝驢不須避。果能一擲過須彌．劍樹刀山如兒戲。若愛他．被他害．累贅多因費管帶。一朝打破瑠璃瓶．大地山河多粉碎。我勸君．不要擔．髑髏有汗當下乾。分身散影百千億．從今不入死門關。

○又按本師年譜．所自敘者．止筆其綱．不遑詳筆其目。徵所述疏．亦止得見聞之什一．而遺其什九。即如是年所筆．願作匡山建造檀越．明年復筆．業先具資為修靜室之汪公．如許檀信宰官．止稱汪司馬．而不詳名氏．復不詳里居。嚮閱之．疑謂即前汪司馬伯玉．而歷年久遠．楚歙地隔．正所未解。比見本師法屬融澄法師．乃知為居黃梅．官總制之靜峯公。則其他皈依善信之遺漏．固指不勝屈矣。又如是歲至匡廬金竹坪時．有徧覽諸勝四字．所該括含攝道場事迹．不知幾許。即如九江有石門遠公道場．為本師經月卓錫說法之地．其命為住持者．即融澄公也。初為休寧諸生．俗姓程．名可裕．與畢居士貫之．同讀書石門．一見本師．即棄家．皈依祝髮．命法名廣捨．隨命住持石門道場。後本師在五乳．屢寄手札．囑之料理石門諸務．開示諄切此為目前最親法嗣．而譜中不遑載也。一日融公．同邵子石生．攜本師親筆種種．過雨花臺偶偕居．焚香展誦．因書以識之。又一日．有紹玄師．法名慈義者．從江陰來見訪．為知微師法孫．慈門師法嗣．曾住法雲．後住潯陽

一鉢禪林．又興武昌洪山修靜寺。兵亂中．所至掩骼．兩建水陸道場。本江陰陸氏子．改革後．還里．現興萬佛禪林。自言所度弟子．仁達．量明等．甚多．然于本師未及親炙也。本師所最肯許上首弟子．無如知微師．名福善者。始則吉凶同患．六見本師臨化年譜．終則奔走扶龕．詳筆本師後事因緣．是為五乳肖子。又如虛中師．名廣益者．寶林會上．親證涅槃．啟請垂足．遺言傳示．歷歷有據．是為曹溪幹孫。今知微師玄孫．仁錫．號明記者．學法長干。虛中師有徒慈任．號堅如者．住持棲霞。是亦徵於亂後．奉假白門故都．相與機緣會逢．成就年譜疏述者也。就中後事因緣．聞之寬居．名廣用者．特詳而確。後來紛紛之說．舉不足憑．不敢妄筆。惜其遽寂棲霞．不及見年譜疏述之成耳。寬居．實知微之嗣．即明記之祖也。又一時．往還祖堂報恩。因靈峯素公說法時得相見者．有懷白師．名恆道．曾住法雲二載餘．親近本師．從受大戒。又祖堂監院湛持．名修如者．為雪浪大師孫．本師所屢念恩兄之嫡嗣也。以上諸公．與靈峯素公．並有甚深法緣．例得書識法系之後。

〇徵自是歲皈依後．凡隨侍關切事．始稱本師。初奉供法影於藥山龍樹壇．後奉供於雨花臺偶偕居．則覺浪和尚說法三藏堂時．特率羣侍禮足主席者也。茲素公復說法三藏堂．得藉商略．圓成譜疏勝事．載悉緣起。

〇素公．鍾姓．少居蘇門．業儒．篤信宣尼．時見夢寐。年十七．閱蓮師著述．始省淨土。二十二歲時．雪嶺峻師．以觀頌旨鑰．得契本師．往參匡山．因附瓣香問法。本師示鍾居士偈云．西方只在自心頭．煩惱空時妄想休。便見彌陀真面目．元從苦海泛慈舟。越二載．即依雪師．棄家祝髮。從此．迄本師示寂．四感夢緣。今弘演台宗．指歸淨土．徵所目擊法乳也。

四十五年丁巳●

予七十二歲．春正月元旦．為眾說戒。下雙徑．弔雲棲．時緇白弟子千餘人．久候於山中．留二旬。每夜小參．問法．各各歡喜．發揮蓮池大師生平密行。弟子聞之．至有悲泣．謂予發其人所不知者．乃請作塔銘。出山時．玄津法師．譚生孟恂．同郡中諸縉紳居士．留請淨慈宗鏡堂．日繞數千指．為說大戒．作宗鏡堂記。時諸方名德．俱集於湖上．偕譚生問法．各申詰難．時謂東南法會之最勝者．昔所未見也。乃遊靈隱．三竺．西山．諸名勝．贊揚放生三池．乃行。時城中宰官居士．具舟放生．餞別湖上．且具狀．請留雲棲．乃有三年之約。過檇李．岳石帆儀部．項楚東別駕．乃予舊知．晤於楞嚴禪院。適麟溪沈旅泊．迎過其

家・座中・忽詢先大師雲谷和尚塔・不知何許。居士即告曰・近近・棲真里許耳。予大喜・是暮即過其寺・禮先師塔。見寺最幽勝・而塔院頗荒寂・予悽然久之。恨行匆匆・不能料理・敬託沈君代為之緝。且囑置長生田・以贍香燈。凡一往所經・隨手之作・玄津壑公・譚生孟恂・彙為四卷・刻之・名東遊集。回至吳門・巢松一雨兩法師・請入花山・遊天池・玄墓・鐵山・諸名勝。寒山趙凡夫・文文起・姚孟長・徐仲容・徐清之・諸公・問道於觀音山。馮元成・申玄渚・二宰官・駕於家。將行・弟子洞聞・漢月・錢太史・王季和・瞿完初・迎至常熟・遂至虞山信宿。拂水太史送至曲阿・賀知忍父子姪・候於奔牛之三里庵・請留園中結夏。力辭之・歸山・賀知忍居士・以八十八祖道影送予・乃高士丁雲鵬筆・予遂受之。送至京口・受三山緇白齋・於大徹堂・為眾說戒。罷・即揚帆返匡山・以五月一日過白下・江上一宿・見一二故人。五日至蕪湖・繕部劉玉受・督關・因款留・請作異夢說。崔吏部鶴樓・追唔於江上。以五月十六日・舟次星渚・抵歸宗・寓居。時汪司馬・業先具資為予修靜室・六月十五日・即命弟子福善・經營五乳開工・於十月始成一室・乃得安居。(雲棲蓮池大師・玄津法師・譚生孟恂・項別駕楚東・各再見。岳石帆儀部・麟溪沈旅泊・各一見。雲谷和尚・三見。巢松・一雨・兩法師・寒山趙凡夫・文文起・姚孟長・徐仲容・徐清之・各一見。馮元成・四見。申玄渚・洞聞・漢月・二師・各一見。錢太史受之・再見。王季和・瞿完初・賀居士知忍父子・劉繕部玉受・崔吏部鶴樓・各一見。汪司馬・即前靜峯・再見。弟子福善・六見。玄津法師。名大壑・雪浪大師弟子・即淨慈宗鏡堂住持・與徵同事。石帆・名元聲・嘉興人・歷官少司馬。凡夫・名宬光・以草篆名。文起・名震孟・狀元拜相。孟長・名希孟・官宮坊。清之・名溶・文華中書玄渚・名用懋・歷官冢宰。以上・並蘇州府城人。季和・名宇春・完初・名純仁・並名士・常熟人。玉受・名錫玄・蘇州人・歷官大參。)

徵按大明一代・法門大和尚・在萬曆同時應現・聲名洋溢者・無如雲棲蓮池・紫柏達觀・曹溪憨山・為一時天下三大老。其以肉身嗣六祖者・則特在本師耳。本師以七旬老宿・一東遊・而雲棲紫柏兩塔銘・立傳不朽・祭文像讚・纍牘輝煌・如三大老團圞聚話。而徵得周旋杖履之下・斯亦生平奇遘・宿世良因矣。徵所手錄東遊集中・示參禪切要・在徑山法堂說・示念佛切要・在雲棲法堂說・示持準提切要・在淨慈宗鏡堂說。而西來西往・持明祕密之種種法門・得此三示・無遺蘊矣。達師為本師生平第一法契・每以不得拂面痛哭為恨・東遊緣起・特為了此第一大公案。蓮師五臺之契・在四十一年前。雲谷師坐禪天界之緣・在最初五十二年前。又兩大公案・並於東遊半載中

了之。弔雲棲曰・緇白千眾・款留山中。不允所請・寫像留供・以期後來・乞自為讚。所稱聞蓮師密行・至有悲泣者・雲棲弟子宋公化卿也。周旋宗鏡堂許久・而譜中略失姓氏・蓋一時法緣紛遝・光明不能隙數也。因思全譜所歷・自金陵報恩・至西湖淨慈・地之相去若干里・時之相後若干歲。所列一生皈依緇白名德・不過千百中存一二。而其間語意・自有深屬・明眼人・自能勘取。

〇譜中所云玄津法師・譚生孟恂・同郡中諸縉紳居士・留請淨慈宗鏡堂・日繞數千指・為說大戒・及遊靈隱・三竺・西山・諸名勝・此不過百日間事耳。時以聖母恩師・弘法罹難・戍久生還・實大聲洪・自地方巡撫總鎮・以至府縣大小各官・及四方善信・宰官居士・法律宗三門耆宿後生・靡不畢集武林・直是一日千載。其時首倡延請雲棲・旋至南屏淨慈者・仁和令周季侯宗建・及本里金巡撫省吾・虞吏部德園・葛學憲屺瞻・聞孝廉啟祥・宋官生化卿・嚴文學印持・鄒文學孟陽・某某諸檀信也。整理監院清規・幹辦供眾各務者・玄津壑法師也。初則屬筆延請・繼則步趨將命。知賓書記・晨燈執役者・徵實終始本師東遊三吳間・一大公案也。爾時日侍左右・無日不凜凜在龍天神鬼中。見本師隨行・曾無塵拂杖錫之具・玉容光晳・暑月無汗・晨夕盥沐・器水徹清。坐必雙趺・不煩手展。合眼即入定・開眼即出定。日際燈邊・行住坐臥・一聞啟請・眼光如電・眶無纖淄・不煩手拭。自罹難後・足艱於步・不堪久立・數武必掖・百步必輿。有善信舁從四人・兩自曹溪・兩自南嶽・舍身服役數千里・經年不去。本師自乙未冬十月得旨戍粵之日・即留鬚髮・修髯徑尺・冠巾說法・越十二載。至丙午秋八月・已遇皇太孫生・恩赦開伍・尚未披剃。又九載・至甲寅去粵・夏四月至湖東・聞聖母賓天・乃建報恩道場・奉恩詔・對靈主披剃・易僧服。前此在粵不披剃者・已歷二十年。自披剃至丙辰冬十一月・東遊雙徑之日・徵得見本師圓相時・披剃止越三載・未久也。上堂說法・啟口數千百言・不吃一字・如洪鐘發響・堂外悉聞。提筆作開示語・不更趺坐之常・申楮數千百字・筆無留行。侍者傳錄・疲於奔命・日不暇給也。左手時轉數珠・右手時握白竹骨折疊扇一柄・冬夏不去手・舉而不搖・合而不開。遇有人天三界大指麾事・當案一擊・靡不呼應。竹篦拄杖・棒喝交馳不足當一扇之機用。能使邪魔退聽・疾於雷霆。徵就道力神通所至・目擊百端・略記其大。在宗鏡堂・一日方陞座・兩僧夾扶一僧・歷階而上・顛狂不止。其兩道友・乞本師引救云・此僧持大悲呪五年・素無敗行・不知何

故著魔至此。本師曰．此病可醫．即命侍者．於堂中徧詢．得習持穢迹金剛神呪者三人來前．本師因於座間先自持．令習者傳教之。初傳不省．本師以扇於案上震威一擊提授一句．傳之．便應聲如響．習者因逐句傳竟．顛僧如夢斯覺．頂禮而退。本師令入香積寮．如無恙也。是日在座者．有本省吳方伯行可．仁和令周季侯宗建楚學憲葛[土*已]瞻寅亮．一輩向未深信．至此神色為變．大眾翕然。又一日．有一僧來禮拜．未起．本師擊扇喝曰．殺人賊．見我作麼．知事作急趁出。僧無語去．眾愕視不解．翼日．聞以盜被獲。此類神通．不可枚舉。飛錫兩月．每日必有施主作百金齋供淨慈大鍋．煑米十石．自住及行．無日不舉火也。至嘉興日．大眾迎入金明寺禪堂．本師命徵聞之舊契．岳司馬石帆．項別駕楚東．二公並來謁晤。楚東．奉檄涯州時．與本師盤桓殷至．醫藥周旋．了結司理一時魔案．本師深德之．一時往還法語手札最多。石帆．慣以禪喜作戲論．向在儀部時．值本師弘法罹難．抗言救之。至是．相見甚歡．坐甫定．寒溫未畢．岳即問曰．適疑素富貴四句．大師作麼解。本師應曰．素是張白紙．畫箇紗帽．便做箇紗帽．畫箇乞兒．便做箇乞兒。蓋明朝．稱仕宦人為紗帽也。大笑．有頃．別去。時齋畢．列燭茶話小參．堂門已閉．忽有持挺篧人．叫呼門外者。或識為糧衙錢阜隸．以為醉顛也．逐之不去．聲愈厲．雜出佛語云．今日活菩薩降臨．我應超度．勿得攔阻。徵異其言．聞之本師。本師曰．可呼之進。進則合掌禮拜．具佛子威儀．眾咸目之雙．膝著地．作佛子鬼語云．他是錢大復．身是仲曰仁．託體求度的。弟子生前持長齋．修淨土八載．今亡期當五七．不到陰府．合生西天．望菩薩慈悲指引。伏地涕淚．悲泣不已。本師為呼侍者中．專習念佛耆宿六人侍立．親為展數珠．即命與一數珠．念千聲佛．託鬼身即能念．一堂大眾．肅然無聲．念佛竟．隨與演蒙山施食文．至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舉扇擊案疾呼曰．速得解脫。彼即應聲曰．解脫竟。三呼三應．捷於影響。仍起．具佛子威儀．稱謝往生淨土。東西禮大眾云．各各努力．龍華會上相逢。時及更餘．大眾在堂未散．有涕泣者．歎息者．甚有竊笑者．有訾議者．本師處之宴如也。例必登輿還舟．彼即隨輿．送至臨崖．頂禮謝訖．仍還禪堂門口．作謝錢老官賴託得度語．撲地而醒．則依然錢阜隸故態也。旁人因言．曰仁．乃隔河仲庠士．名聞韶之父．生前修淨土甚虔．宜有此感應。徵應曰．此吾壁經社友．仲聖孚也。即同善信數人往叩門．拉過法舟禮謝。乃知是日亡人正值五七喪期．錢阜隸．以催糧入其

靈座前・乘醉引魂得度也。後科辛酉・聖孚舉於鄉矣。是日有戚友許泰惟居士者・素信佛・見本師神感・延至家・為父憲副公設靈・叩求說法。本師語語悉開示以平生陰事・聞者懾服。一二日間・相傳活菩薩・誦聲奔走・郡城父老・兒童婦女・延領若狂。徵隨侍・至棲真禮雲谷和尚塔・還備輿蓋威儀・至東塔・俾大眾渴仰者・得一瞻禮。俄而緇白坌集・自山門及方丈・肩摩踵接・一時長堤廣壇・竟無容足處。因與岳石帆先生商・為本師前導・拾級登塔・隨楗塔門。本師軀偉・僅得奉掖至第二層南欄・四眾望見・羅拜頂禮・起伏覆地・蒸如雲煙・黑暮乃散。然燈入方丈・升座說法・略示數語竟・即齋・齋竟・旋即登舟・捧香布果餌來獻者・舟為之壓。時東塔堂主・為靜休師。越日・楞嚴請齋・時・堂主為茂林師。歷覽經坊・備詢規制・因專囑徵以刻藏事・娓娓不置。是日城中隨喜男女・亦復填涌。又越日・而舟渡淞陵矣。

〇又譜中所云・諸方名德俱集湖上・偕譚生問法・東南法會之盛・昔所未見。又云・凡一往所經隨手之作・玄津壑公・譚生孟恂・彙為四卷・刻之・名東遊集。此本師於涅槃會上・垂足示意・囑語殷勤・即特出偕之一字・直以東遊勝因・歸徵一身・通譜中・未見有此許可之筆也。徵少時・從先太僕凡同公・命字孟恂。嗣後身在堂樓傾倒之下・翻藉三梁翼之而免・恰於是歲得遇本師・命法字曰梁生。後又自號埽庵・人遂不復知有孟恂矣。本師所示梁生偈云・屋梁倒塌壓譚生・譚生被壓何不死。梁若到身身即碎・身若到梁梁不避。兩者既到何不干・試問不干之所以。目前幻境不比梁・譚生何苦先惶憧。若要不惶憧・看逼狗跳牆。此初見時開示語。嗣有示持準提錐劄諄切諸法語・並載東遊集中。因念當日・自雙徑・雲棲・延留淨慈宗鏡・開堂・因遊歷湖上・靈隱・天竺・諸山・及檇李・金明・東塔・大現光明。度閱淞陵・吳門・直抵金沙東禪・禮足而別。自春徂夏・晨燈侍從・靡有閒日。臨放舟時・本師手撫徵背・笑而言曰・身後事・乃囑汝・此二十七歲時事也。徵於本師・不減嬰兒之戀乳。本師於徵・不異慈母之字孩。爾時・先嚴在朝・先慈在侍・本師先幾早見・預示以立身涉世未了因緣・力止從遊五乳・然瞻依夢寐・未嘗須臾忘也。別後迄今・行年六十有二・老矣。向來受記・即持準提・四紀如一日。法雲送供・往還示札盈笥。燕都石鐙道場・聞寂哀慕。只今覿面法影・疏述年譜・抽繹疇昔耳提垂示簡冊・以期了異日入藏請謚公案・始知身後付囑之語・乃在今日。嗟夫・本師愛徵・一時目中無兩・徵事本師・庶幾少分相應爾。

四十六年戊午●

予七十三歲・吳下諸居士・捐資為予建逸老精舍。是年始修五乳佛殿・禪堂。三月・浮梁大參赤石陳公・入山・結新安儀部中素鮑公・星子刑部我齊夏公・為十友・助建造資・長至月・殿堂就。(陳赤石・再見。鮑儀部中素・夏刑部我齊・各一見。中素・名應鰲・徽州人・歷官太常卿。)

徵於丁巳夏四月・別本師時・囑募造西方出山三聖法像。蓋彌陀觀音勢至・為六時念佛道場主・追仿遠公蓮社也。此像世剎希有・恰江右萬匠得傳・檀造精異。又恰得天然座蟠根一枝・列坐三聖。又恰得古銅鑪鉼燭臺供器五。是春圓成・侍者虛中益公・以佛殿將成・來迎・徵即日買舟送之。本師一見・歡喜讚歎・迄今供養完好。五乳所建殿堂・在九江府・德化縣・匡廬山之陰・初名木石庵・今稱法雲寺。住持知徵師・化後・今屬慈嚴師・號潤宏。

四十七年己未●

予七十四歲・春正月・啟諷華嚴經長期・為眾說法華通議。夏說楞嚴・起信・金剛・圓覺・唯識・經論。秋七月・囑南康郡守袁公為記・以五乳為十方養老常住。八月望・予閉關謝緣・效遠公六時刻香代漏・專心淨業。每念華嚴一宗將失傳・清涼疏鈔・皆懼其繁廣・心志不及・故世多置之・但宗合論。因思清涼・乃此方撰述之祖・苟棄之・則失其宗矣。志欲但取疏文・提筆大旨・使觀者易了・題曰綱要・於關中批閱筆削始。(袁公・即前袁使君・後九濟・再見。)

徵按譜中・五見清涼公案・究竟以華嚴綱要了之。又越三年壬戌・草就・而清涼緣就・曹溪緣亦就矣。意本師・即清涼再來耶。又本師・是時方以刻香代漏・專心淨業為宗・而清涼疏鈔・華嚴一宗・復得筆削綱要・垂示後來・是謂淨土唯心・萬法歸一。

四十八年庚申・即泰昌改元・●

予七十五歲・春・課餘・侍者廣益・請述圓覺・起信・直解・莊子內七篇註。夏病足疾。秋八月・麻城儀部無異陳公・安義吏部明衡徐公・星子刑部潯上吳公・江州使君景鄴陸公・南康郡守九濟袁公・司理仲達李公・入山問道。向之分巡湖南吳公・轉粵臬・入曹溪禮祖・託山中弟子・寄乞諸祖傳讚。予病中・為纂小傳七十餘首・各系以讚・復為親手書之。初予去曹溪・之南嶽・住匡山・業已八年。而曹溪僧・深思予歸・僧等數數問訊・欲請之・而未能也。適吳公赴任・便道入山・見予重興之功・嗟歎久之。眾僧因具白所以・思予歸・請之不能之狀。吳公欣然為作護

法・即具書往請。合山大眾・及本省鄉縉紳士子・同具請狀・至匡山哀乞之。粵弟子・侍御王省東・親入山請之三次・予時力以病謝。(廣益・再見。麻城陳儀部無異・安義徐吏部明衡・星子・吳刑部潯上・江州陸使君景鄴・南康李司理仲達・粵中王侍御省東・各一見。袁九濟・即袁公・吳公・即吳生白中偉・各再見。景鄴・名夢龍・浙江山陰人・廣東主考・歷貴州參政。仲達・名應昇・江陰人・官御史・魏璫時逮死。)

徵按譜中・一書萬曆十年壬午秋八月・皇太子生・再書三十四年秋八月・皇長孫生・三書四十八年庚申・即泰昌改元。蓋是歲七月二十六日・神宗崩・泰昌立・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是歲九月初三日・光宗旋崩・初六日・天啟立。科臣李若珪・道臣左光斗・疏請・自八月初一・至十二月終・借之先帝・去萬曆年號・俱稱泰昌元年月日・究未准行。要亦失正始正終之義・實出一時無稽・而草草終局也。與其借之先帝・以虧曆年・於後崩者為非孝・孰若借之後帝・以彰元祀・於新立者為孝。且以天啟元年・為泰昌元年・正信泰昌即位之詔非借也。天啟二年・實天啟元年也。今泰昌元年・僅得附筆於萬曆四十八年。本師懼其改元湮沒・故大書特書於四十八年庚申之下・云泰昌改元。此五字者・春秋筆法心法之最大者也・豈從前祖師年譜所經見哉。五臺山祈嗣・慈壽寺保嗣・以至鎮撫司打問・大庾嶺從軍・張洪陽相國所稱大有社稷陰功者・到此五字中・成一大結果也。五乳刻漏念佛之餘・疏註述作・熾然說法無虛日・豈七十五歲老人・病中所能。五乳事業未了・曹溪事業復興・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吾友王季延・名起隆・作泰昌元年辯・及質疑・反覆詳覈上下古今改元經制・極筆二千餘字・實為先得我心。大旨・只踰年改元・為萬世之經・隨月即改・為一時之謬・兩言該之。又云・一年可分兩截・則萬曆・泰昌・天啟・併在一年・何不可分為三截。是勉強支離・以光廟為贅疣也。此語更刮目刺心・鄙見所未到也。況光廟・聖德高厚・為不世出之主・即位之月・陝西臨鞏黃河・徹清三日。早以令旨停礦稅・諸稅監盡撤歸・發帑金犒邊・以百萬計・召起建言讜臣・若不遑暇食者・此猶新政所有。若夫青宮育德・仁孝獨殫・當內有菀枯之形・外有羽翼之激・處此實難。神廟臨崩・以鄭貴妃封后・詔囑之行・廷臣爭之・卒不忍奪。此四十日之孝思仁澤・被及・三世・天道猶可問也。愚因憨祖譜中・有即泰昌改元五字・感而識之。

○是歲有札示徵往曹溪意・預題譚孝廉居士。

天啟元年辛酉●

予七十六歲・夏・為眾請・說楞伽筆記。冬十月・弟子孝廉劉起相・陳迪祥・陳迪純・梁四相・來訊。時前任韶陽觀察祝公・今轉粵海道・同吳公・具書・再至匡山・予復以病謝。(劉起相・陳迪祥・陳迪純・梁四相・各一見。祝公・即前惺存・再見吳公・即前生白・三見。)

徵里祝公惺存・吳公生白・兩前輩・並吾鹽官人・究能成就六祖憨祖肉身會聚・許大因緣。是歲・即未返曹溪・已動返之幾・決返之勢矣。若不再返曹溪・即肉身出五乳・不覿面盧祖・未見大奇特也。

〇以上了匡山五乳法雲寺公案。

二年壬戌●

予七十七歲・力提華嚴綱要・草就・大眾請說楞嚴・圓覺・金剛・起信・肇論・諸經論。吳公朝覲回・又遣書・意更切・韶陽太守三星張公・特書・專堂主本昂至。予情不獲已・意必一往。於是年冬至月十日・出匡山・度彭湖・有詩。未幾・掌院南皋鄒公・北還・尋予入山。時予已抵吉州・會蕭太史拙修・馬季房・曾堯臣・劉韶也・賀可尚・劉轉華・諸公・問道於自燕山房。臘八度嶺・望日入曹溪。(吳公生白・四見。韶陽太守張公三星・堂主本昂・各一見。掌院鄒公南皋・再見。蕭太史拙修・馬季房・曾堯臣・劉韶也・賀可尚・劉轉華・各一見。三星・名翼軫・松江華亭人・由韶州守・升廣西副使。拙修・名雲舉・號玄圃・廣西宣化籍・江西泰和人・歷官少宰。)

徵按南皋公以下・並江右志節・佛法中人・筆之末簡・蓋從多士中擇而取之・然終未嘗歸許一人也。孔子七十二歲・冬十月・作春秋・絕筆於西狩獲麟・明年七十三・而夢奠曳歌矣。憨祖七十七歲・臘月望日・作年譜・絕筆於度嶺・入曹溪・明年七十八・而肉身示寂矣。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豈論儒釋色相哉。更所奇者・本師前在粵・始末二十一年・未曾披剃。後至楚地・始具圓相・還僧服。向使不重返曹溪・則粵中緇白・竟畢生不得見本師圓相僧服矣。然則有髮無髮・僧服儒服・聖賢異同・正不在此。

〇徵得見本師所著・有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法華擊節・楞嚴懸鏡・楞嚴通議・法華通議・起信論解・唯識論解・圓覺直解・觀老莊影響論・道德經解・莊子內七篇解・憨山緒言・中庸直指・大學決疑・春秋左氏心法・奇門指掌・夢遊集・曹溪通志。徵所手錄付梓・有東遊集。梓行・有金剛決疑。其著述尚多・如所面語・有三教論・論語通解・奇門指掌。及堅如所云・有語錄全集若干卷・本師化後・被侍者心啟・竊市他方・茲不得見者・不具載。而佛祖慧命所寄・則楞伽筆記其最先・

華嚴綱要其最後。宗不離教・祖不離佛・此其甚彰明較著者矣。本師常自言・筆舌所出・靡不凝神入觀・體契佛心・稍涉思議・即不中用。即此華嚴綱要・屬草圓就・乃在七十七歲示寂之前一年・以當迦文末後雙樹拈花之事。定力神光・乾健不息・具在大乘貝葉中・是豈思議所及也。

〇是歲・起重返曹溪因緣・未了憨山寺肉身嗣祖公案。

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疏終

附錄

肉身古佛中興曹溪憨山嗣祖三十六頌(有序目)

竊歎摩尼無價・希逢辨寶商人。窮子失珍・只為久迷歸路。所以學道如牛毛・悟心似麟角。吾生不辰・值滄桑改易之秋。吾身何幸・見古佛出興之日。維茲曹溪優曇鉢花・三千年前曾一現。肉身因果・五百世後再相逢。應無所住・而住其身・萬物皆備於我矣。應無所得・而得其位・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永嘉大師有云・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今肉身菩薩憨山大師・只這心印・一印印定・更無別法。一門超出三摩禪那・一門直入妙莊嚴路。不煩泥木丹青・法身充滿於虛空。何必金臺銀閣・影像光昭於法界。無知俗漢・猶嫌他披枷帶鎖・釘樁搖櫓去在。因讀其年譜・而標其題目・作三十六頌・以承埽庵譚司成之請云。

(白衣重胞)●

不在中間與內外・　惹得世人增渴愛。垢衣那肯便拋遺・　竊恐眾生難理會。

(生死疑團)●

未曾得路事空王・　便解鑽他烟裏光。燒卻三千大千界・　死中覓活顯奇方。

(報恩得度)●

盧老傳衣不是僧・　笑他老蔡涉途程。將此身心奉塵剎・　是則名為報佛恩。

(矢志中興)●

出家本擬度眾生・　何故殃他滿寺僧。救得一羣無事漢・　莊嚴寶殿在吾身。

(入京參訪)●

錯下永嘉這句言・　尋師訪道為參禪。若然不入驚人浪・　那有魚龍跳上船。

(柳巷逢師)●

驪珠拾得到家晶・　肯落他家萬丈坑。震旦雖寬無別路・　暫假兒孫腳下行。

(都門遇友)●

心印從君識舊顏・　同聲相應絕廉纖。塞鴻不是人驚起・　風擊蘆烟滿碧天。

(臺山臥雪)●

將試紅鑪火裏蓮・　精金百煉愈光鮮。雪團手握便宜打・　始覺清涼勝說禪。

(西山同隱)●

三世如來口共宣・　方知累劫困如眠。我無隱爾般般是・　木樨香徧怪多言。

(住山本錢)●

窮漢居山無一緡・　蒼天連叫苦連天。法門八萬從茲入・　大似經商得本錢。

(少林禮祖)●

碧眼胡僧入漢來・　九年何事口難開。今朝捉敗臊鬍子・　捏箇拳頭劈面腮。

(不見大千)●

見說嵩山有大千・　至今不斷少林禪。早知不往嵩山去・　恐誤眾生餂野涎。

(喜見法光)●

法光拈杖逐兔子・　翻身返擲打蝦蟆。死蛇不斬放他去・　宗門作略向人誇。

(龍門聽水)●

不向時人行處行・　卻來橋畔聽流聲。忽然蹋斷溪聲路・　耳不聞兮眼亦盲。

(出定釜塵)●

幾度花開影上壁・　琉璃殿上絕消息。斧柯爛卻不知年・　猿啼徹夜何曾歇。

(保護臺山)●

臺山闊狹豈堪量・　歲歲君皇百萬糧。此事若何能解釋・　胡公一見遂無傷。

(聖眾酬酢)●

不知其人視其友・　文殊彌勒呈家醜。夢覺覺夢總皆如・　我若見時急打狗。

(誕生皇嗣)●

指天指地佛初生・　五位君臣他是尊。大明皇子猶如佛・　摩尼珠現定乾坤。

(僻處牢山)●
邊海臣僧無可說・　一日三餐飽便歇。不然孤負吾君皇・　東西南北何曾別。

(母子談玄)●
策杖還須達故鄉・　未曾舉足見親娘。多時不隔娘生面・　子母將鋤笑一場。

(報恩緣寢)●
緣起從頭福可興・　十年減膳謝皇恩。垂成倭到朝鮮地・　好事多魔自古聞。

(鎮撫嚴刑)●
幾番絕後得重生・　慈孝無妨史汗青。到底皇心從此悟・　如初母子賴真僧。

(恩戍雷州)●
皇恩浩蕩法從輕・　遣戍雷州拄杖行。一指端頭無兩物・　普天帀地盡光明。

(罪謁軍門)●
制府威嚴久已聞・　況披枷鎖謁軍門。誰知相見稱麟鳳・　南嶺今朝始重僧。

(源濬曹溪)●
祖席緣何太寂寥・　源頭未濬也徒勞。因邪打正連天碧・　忘辱忘榮見性牢。

(百廢具興)●
有為不達真空位・　到底韓盧來逐塊。蛇行鼠步不相干・　電捲風馳還未快。

(擘僧牴牾)●
閻浮可惜許多年・　朝夕茫茫被這牽。那得不遭塵垢染・　急來收拾老婆禪。

(赦還初服)●
迴途堪作火中牛・　一葉纔凋萬國秋。月白浪平無別事・　此心還在釣竿頭。

(東遊得麟)●
東南法窟喜多僧・　未見維摩一默人。剛遇梁生徵福慧・　就中眾角爾為麟。

(五乳蓮開)●
世間無比是蓮華・　透石穿沙絕點埃。徧滿馨香無展謝・　凡夫著相亂如麻。

(再入曹溪)●

消息應知等故常・　舊時遊處意偏長。曹溪水月連三界・　覓箇同參好共商。

(中秋無月)●

春有百花冬有雪・　夏有涼風秋有月。秋中今夜只看星・　亙古無明更廓徹。

(坐脫敝衣)●

脫卻娘生袴亦凡・　遠離來去示盲參。孤孤迥迥光前後・　猶恐癡猿攪碧潭。

(塔建匡廬)●

達人相見無交涉・　豎起高幢且自憨。未解箇中堪失笑・　迎來送去好瞞盱。

(破龕見佛)●

卷舒出沒事幽微・　交集人天若箇知。全令宋公提寶劍・　一聲雷響動須彌。

(肉身巍鎮)●

無情說法事偏多・　不語枯椿又見師。賓主合時猶是妄・　光前耀後話精粗。

曹溪三十六世[車*度]轢道人嚴大參合十敬題

曹溪中興憨山肉祖後事因緣

五乳峯法雲寺住持・前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記錄云・天啟三年癸亥・師七十八歲・居曹溪禪堂。韶陽郡守張公・洎合郡宰官人士・入山請師說法。春三月・五羊法性諸弟子至・師時專以法施為心・先為說大戒・次說起信・唯識・楞嚴。夏五月・吉州茂才馬季房・孝廉王偉奏・過訊。秋八月・祖師會罷・遣侍者・謝方伯吳公・將行・師囑云・佛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將焉託・一期事畢・吾將歸矣。眾皆罔措・皆以師為欲歸匡山之言也。賦中秋無月有感詩一首。重陽後・為侍者深光・書山居詩・跋云・老人雖慵於筆研・恐一息不來・又作來生欠耳・若以詩字觀之・則孤恩多矣。冬十月朔日・弟子通炯・從匡山至・徧問五乳常住大眾・洎山中諸剎耆舊・心甚歡喜。時弟子淨泰・請作自讚一首・備述生平大意。初三日・少宰玄圃蕭公・入山過訪・劇談三晝夜・甚歡。求法要・遂作法語二則・詩三首・送之。六日・蕭公出山・囑云・公為社稷蒼生仰望・前途珍重。時蕭公尚圖再晤之期。師云・山僧老矣・四大將離・與公再晤之緣・當在龍華會上矣・別歸方丈。初八日・遂示微疾・大眾問候・但云老人勞倦・非病也。初九

日・舉藥・不肯進。曰・吾行矣・藥奚為。侍者廣益見此言・驚問曰・和尚脫若不諱・有何付囑。師斥云・汝侍老人有年・如何作這等見解。汝等當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切實念佛。益又曰・和尚不示一言・何以遵行。師曰・金口所宣・尚成故紙・我言何用・遂不示一字。十二日・乃師誕期・緇白弟子雲集。韶陽太守三星張公・入山送紫縉羅禪衣・為和尚壽・相與坐談竟日。及晚・張公出・是夜即三喚水沐浴・次早即喚取張公所送禪衣・披與張公作別。張公再過榻前・師云・山僧行矣・多謝大護法盛心。張公云・大師法身無恙・不佞地方守土・即是主人・一切皆在不佞。師微笑・合掌稱謝。日午・張公別去・即喚侍者取淨水漱口・云・今日乃截斷葛藤。仍喚湯沐浴更衣・大眾圍繞念佛。囑云・汝等勿得驚惶・當依佛制・不得披蔴服孝・勿得悲哭・一心念佛。正申時・師端坐而逝。是夜・毫光燭天・羣鳥悲鳴・緇素哀慟・聲撼山谷。化去・端坐三日・面皙脣紅・手足脇輭・如入禪定。遣報張公・即差官遣弔・封龕。時蕭公別方五日・尚在雄州・聞師之報・悲哀竟日。更聞化去因緣・遂喜曰・大師乃聖位中人・若非生死關頭了徹・何以有此。即撰挽章遣弔・復捐資百兩・為文・囑南韶二郡太守・為建影堂。匡山五乳法屬・聞訃・弟子福善等・遵師遺命・即走曹溪・扶大師靈龕歸五乳・建塔於師自卜之地。時彼中影堂已就・衲子固留。善等・復報社中吳太史・吳中丞・盛方伯・王孟夙・繆慕臺・諸宰官・具書當道・以請會總制武我何公・本道善長王公・檄府送龕歸匡廬・給符驗路資。於乙丑年正月二十一日發行・二月二十八日抵匡山之五乳峯法雲寺。

〇大師・法派四十字・偈云・德大福深廣・慈仁量普同。修持超法界・契悟妙心融。寂靜覺常樂・圓明體性通。慧光恆朗照・道化久昌隆。(德字・憨祖法諱。大字・慈聖李皇太后法諱。命弟子名・自福字輩始。)

韶陽太守張翼軫・號三星・亦號如是道人。作年譜序云・憨山大師年譜・其法嗣心啟・造請謀授梓人。蓋以予昔守韶石・自五乳迎師住曹溪。師示寂時・復往敘別・似有夙因之合也。憶往遣衲本昂迎師・先是師掩關八月・迎眾至日・啟關見眾云・吾行也・早鳴鐘鼓待矣。五乳大眾環聚泣留・師曰・曹溪吾志也・時節因緣・敢不隨順。徼六祖靈・得託骨焉・幸甚。遂杖錫遄行・度嶺・吟云・五雲一望入南安・萬疊千迴六六灘。行到水窮山盡處・梅花無數嶺頭看。師意於曹溪終焉・兆已明甚。時壬戌臘月至曹溪・明年冬・余因宗伯蕭公面囑・多方捐助・卜地於山之陽・營葬塔・蓋影堂・藉眾擎竣事。而師乃示寂・旋為經理安厝・於師願・似已無弗遂矣。適余以量移去韶・五乳諸法嗣・借大力於當事者・遷全蛻歸廬山・而以爪髮留曹溪・予所營塔與堂

者・亦無恙。夫諸法空相・本無去住・曹溪五乳・無非福堂・住耶去耶・總歸夢幻・師亦何心耶。師虛心應世・慈心度世・上光聖德・下卹民巖・皈依祖庭・流通禪脈・夷險一致・初中不渝・為人天導師・為法門龍象・譜中歷歷較著者・余又何容片語飾讚耶。因其嗣之來請・而略述其概云爾。

〇徵按・三星張公所識・再迎曹溪・親送示寂・經理安厝・願無弗遂・道力夙因・自是不小。而借大力以遷龕・幸塔堂之無恙・讀去住夢幻之詞・當改塔五乳之日・能無憬憬動心。迨夫本師重返曹溪・肉身出現・可大慰張公心願矣・不審張公猶及睹聞否。要非兩番迎送・經度大庾嶺頭衣鉢提不起處・仍來當日卜葬影堂之地・與盧祖對峙・放大光明・照耀歷劫・安見吾師願力・真足截斷眾流・函蓋乾坤乎。度嶺一吟・迄今可戛金石・知幾其神・須生死關頭乃見耳。又按知微善公所錄・本師示寂曹溪・歸龕五乳・天啟壬戌一歲間事・續入年譜未及。三星張公所作序・見前一番往返曹溪五乳大事顛末・可謂明備矣。本師以十月十二日為誕期・即以是歲十月十二日示疾・別韶守張公・越一日為化期・去來全自作主・真無始劫來所希有事矣。其抵五乳後・改葬浮供・歷崇禎癸未・上越壬戌・已二十有二年。復見一番迎龕五乳・歸龕曹溪・示現肉身・媲美盧祖・大事顛末。則續譜及誌傳諸刻・全未晰一二。徵因解南雍任・寓居江寧南山雨花木末之間・得從憨祖親侍往還弟子・融澄・寬居・堅如・明記・法屬諸公・各詢其槩・掇拾法門關目不朽事略・以備異日比盧祖請謚大鑑之例・是所禱也。因憶本師臨別・拍徵肩笑語曰・我身後事乃囑汝。當日茫昧不知所云・今得傾倒胷懷・記憶往事於年譜之末・實出時節因緣。還思面囑・如夢斯覺・知幾其神・於吾師乎益信。

〇法雲住持妙融・名廣成。棲霞住持堅如・名慈任。並當日迎龕送龕兩番往還曹溪之法屬親侍也。備言本師於壬戌之冬十一月十日・因吳方伯生白・張韶守三星・粵中弟子劉孝廉起相等・屢以書至五乳苦請・又專寶林堂主本昂來迎。本師乃決意出匡山・入曹溪。於是日・在五乳法堂升座・舉示昂堂主・兼示別大眾・趺坐許久・竟不知座上有大蛇盤結於本師體下・形已壓平如褥。起坐・乃見・為之舉火而行・亦以兆本師入曹溪・僅一載・而不復還五乳也。又返至曹溪之日・昂堂主・請上堂說法・語語道破六祖肉身香火公案・先後合符之義・具見知幾之神。法語云・當六祖未出世時・只新州一賣柴漢耳。因有夙植靈根・功夫蘊藉已久・一聞誦金剛經・應無所住一語・頓斷歷劫生死・了悟自心・遂得黃梅衣鉢。豈不是今日寶林・乃六祖肩頭柴擔・舂米腰石邊來・故有如此廣大光明・普天帀地。禪宗一派・一言一句・皆從柴擔腰石邊流出・至今供養香

火・如生時無異。肉身堅固不壞・如現在說法無異。如是福澤・亦從柴擔腰石邊來。此六祖悟的一段般若光明・人人有分・不欠絲毫・若能了悟自心・則能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以丈六金身・當一莖草。自然具大神通・隨心轉變・任意施為・無可不可。又言・本師重入曹溪・意在鼎建曹溪大殿。所募三司道府多金・悉向粵西採辦鐵梨大木・如譜中戊申所記者・已運入曹溪。吳張二公・及昂堂主・並發此願・故請還虔切。而本師自知時至・故曰緣與時違・化將焉託・遂於癸亥之冬十月十三日示寂。嚮有蕭少宰玄圃・囑張郡守所卜築影堂地・在韶州南華寺南二里・名天子岡。舊有謠讖云・頭頂天子岡・腳蹋黃泥塘・有人葬得著・代代出法王。粵中皈依大眾・遂於其地建塔・已葬全身。五乳弟子福善・號知微者・同深光・號以晦・廣益・號虛中・慈任・號堅如・急至粵迎龕・不得・乃走吳越間・以遺命・謀之眾檀護・吳公本如・何公芝岳・王公芥庵・錢公受之・致書粵中廉憲陸公景鄴・移文韶州・於乙丑正月二十一日啟龕・歸匡山。匡山地多陰溼・善公構塔院・浮供其龕。南康府司理錢沃心・名啟忠者・擇地葬之。越十一載乙亥・山中猛虎大作・法雲不能安眾・善公咎塔地不安・仍出浮供・見護龕・半為蟻蝕・不敢卜葬。又歷九載癸未・九月・嶺南弟子陳宗伯子壯・致書備資來迎・值在粵弟子劉公起相・任瑞州刑館・查盤南康・遂力任歸龕曹溪。行至梅嶺・有新任粵中總鎮宋公昭明名紀者・向十年前・在粵制臺標下・於本師有法緣。至是・赴任過嶺上・適遇靈龕・不勝奇倖。遂命士卒輿龕・躬送入曹溪。任後數月・復至曹溪・有扶龕弟子廣成・號妙融・慈力・號堅持・見龕有罅・因就罅中私鑿一小隙窺之・見師端坐如生・方議發龕・無敢決者。宋公聞之・即抽佩刀・劈開其罅・見雙趺如生・爪髮俱長・其色鮮紅。衣履尚新・見風始敝碎・顯露五體。忽一僧至・請依天竺法・用海南栴檀末・塗其體・如漆・塗畢・竟去。初曹溪有室女・發願繡製千佛衣一襲奉供・慮口氣不淨・以黃絹裹口用鍼綫。衣成・而本師遷化入龕・其衣留寶林庫笥。一日・住持僧禮懺・欲被此衣・眾僧譁之而止。後本師肉身重還曹溪・出龕時・紫縉羅衣忽零星風碎・土人爭掇拾去・以為吉祥。乃取室女所製千佛衣衣之・衣在笥二十二載・光彩如新。因就舊塔院地供養・號為憨山寺・去南華寺寶林堂半里許。弟子一如寶林供奉六祖例・侵晨・用熱香湯一盂・熏面出汗・拭以巾帕・進飲食齊供如生。一歲一沐浴・盥濯水・為鄉人取飲療病・立盡。每歲曹溪香客・於二八兩月・通省人・羣入山拜謁・進香六祖畢・即云進香七祖・于是有曹溪七祖之稱。蓋粵省香客之同聲・就肉身菩薩起見。而一時自南海至北海・寓內悉聞此名號・以為固然。乃議者

謂・不得越五家宗派・而徇一時口耳流傳・慮為續修傳燈統系者口實。徵不自揣・率草佛祖宗法・衣鉢・肉身・三議・以質明眼。
〇徵按釋迦以上稱七佛・自釋迦傳迦葉以下・至達磨・稱西天二十八祖。自達磨東度以下・至曹溪・則稱東土六祖・不稱佛・亦不專稱師也。六祖傳懷讓・行思・特兩支耳。懷讓居南嶽・因稱南嶽下・傳馬祖・南嶽不聞稱祖・而馬祖特稱祖・豈非謂其付法普眾・而不為衣鉢單傳乎。馬祖下有百丈・百丈下有黃檗・並稱大師・或稱禪師・并不聞稱宗師・時未有分宗之說也。黃檗下有臨濟・始稱臨濟宗・宗之名號自此始。前此有兩支名號・無兩宗門戶也。百丈下・又有溈山・溈山下・有仰山・於是有溈仰宗。是百丈一支・出兩宗也。行思居青原・因稱青原下・傳石頭・石頭下・有洞山・洞山下・有曹山・趁脫口之便・顛倒稱曹洞宗。石頭下・又有雪峯・雪峯下・有雲門・稱雲門宗。後又有法眼宗。是青原一支・出三宗也。何懷讓青原一輩・馬祖石頭又一輩・百丈雪峯又一輩・六祖以下三輩・不聞宗門之名。即黃檗為第四輩・亦未聞與溈山洞山雲門同輩人・觭角宗門之名。此黃檗之所以超越儕偶・敢於指摘馬祖也。檗嘗謂・大唐國內無禪師。僧問・諸方尊宿・盡聚眾開化・為甚麼卻道無禪師。檗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閩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棙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射。大哉檗言。慧眼法眼・真不我欺。馬祖嫡孫・斯能繩武。所謂青出藍・而深於藍・酪出乳・而雋於乳也。臨濟作法分宗・黃檗於是乎多兒矣。溈仰・曹洞・雲門・法眼・接踵馳聲・析門判戶・馬祖・百丈・石頭・雪峯・於是乎多孫矣。一花五葉・不聞標花葉為根株・惟根株不二・斯結果圓成。若夫一花可作一十百千萬億花・五葉可作五十百千萬億葉・花多葉轉多語云・葉多不開花・花多不結子・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人人尋花逐葉・更何處問根株哉。即能結果・亦移花接木之果・根本安在・愚不曉於宗之實何居也。萬法歸一者・教也・一歸何處者・宗也。法在天下人之心・法心不得有五。宗在善知識之心・宗心安得有五。達磨西來・識者止稱之為禪宗・宗有五・是心有五・禪有五也。愚不識於五宗之實何居也。五宗者・門庭也・名號也。祖門庭・曾不別於佛門庭。祖名號・究無別於佛名號。能作祖者・必能成佛・不能成佛者・必不能作祖。祖自佛菩薩來・謂別一名號則可・謂別一門庭恐不可也。況乎・以五名號・立五門庭・如持戶兒孫・攘奪祖產・狼籍家私・愚不解也。論名號之分・豈獨

佛祖分・即如釋迦有十名號・佛菩薩有無數無邊名號・不得比而同也。論門庭之合・則不獨佛祖合・即如天台法性宗・宗法華龍樹中觀。賢首宗・宗華嚴法界觀。南山律宗。慈恩法相・明唯識宗。金剛頂瑜伽三密宗。教必有宗。無宗不成教。不得歧而二也。苟可分別歧二。定屬魔外小乘。要知淨土唯心。纔是萬法歸一。祖可西來。佛可西歸・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佛祖之謂也。佛法平等。無有高下。名號差別。豈執等夷。然往生受持。必先名號。肉眼皈依。全在尊稱。曩見禪德。俗呼老爺。雲棲申禁而止・此宣尼正名。春秋定分之義也。今在世法。非開國承家。不得稱祖。若百工眾業。舉得稱師。在出世法。稱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不聞稱師。馬祖得法曹溪南嶽。在未別宗門前。是宜稱祖。憨祖亦得法曹溪。往來南嶽青原之間。在在處處。無非說法行法付法之事。雖在既別宗門後。仍歸未別宗門前。是宜依馬祖例。稱憨祖。惟親炙者。得稱本師。嗣法者。可稱家翁。若大師與七祖之名號。總為隨俗。宗鏡錄載達磨語云。明佛心宗。了無差誤。行解相應。名之曰祖。恰與憨祖義相印。若達觀大和尚。寄康僧像讚讚憨公。則云曹溪肉佛所現。謂盧祖也。盧祖可稱肉佛。憨祖應無異同。則稱之曰。曹溪肉祖。世間出頭禪和。固莫可比例也。大抵分宗分法分律。止可稱宗師法師律師。不得稱宗祖法祖律祖。必三門難名。而後可稱祖。則盧祖之得宗黃梅。得法印宗。得律智光。是馬祖憨祖。及後學再來之榜式也。

〇徵又按盧祖傳略云。祖既傳衣法於黃梅。因屆南海。遇印宗法師。因聞風幡語。邀祖入室。執弟子禮。告四眾曰。此盧居士。肉身菩薩也。因會諸名德。為之剃髮。復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即劉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云云。觀此。則知付衣祖師。與肉身菩薩。必出一人。剃髮法師。受戒律師。與付法宗師・必不出一人。此心同。此道同。其義別。其規別也。又盧祖告四眾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大眾哀慕。乞祖且住。曰・師從此去。早晚卻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授。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觀此。則知祖師衣鉢。自唐初先天年間。早絕影響。今所傳曹溪衣鉢。非出黃梅。乃唐中宗神龍元年。詔遣內侍薛簡迎請。盧祖辭疾不至。因與薛簡論說。道由心悟。不在坐禪習定。其語甚詳。簡蒙指豁然。禮辭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鉢一口。觀此。則知曹溪衣鉢。特國王供具。非五祖信物也。付法惟馬祖為多。門人尚多異議。故謂之付法則可。謂之付衣鉢。付信。付宗。則不可。以器物為傳信。外道往往有

之。馬祖那得有多多許衣鉢乎。相傳衣鉢話頭。乃是千載上下。塵飯塗羹。佛祖慧命。全不係此。惟我肉身憨祖。紹一花五葉之傳。以至百千萬億葉。視彼拈提棒喝。直指單傳。未知誰是合頭語也。有道者得。無心者通。盧祖機緣。于今益信。信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〇徵又閱郎公瑛七修類稾云。六祖終時。廣韶新三州之官僚門徒。爭迎真身。眾莫能決也。焚香禱曰。香指處。師所歸焉。因香指曹溪。遷龕。并衣鉢。建塔事之。尋肉身從塔龕出。香薰如漆。以手摩鬚髮。如剃後三四日者。黃巢亂。至曹溪。欲犯之。風霾晝晦。致恭乞哀而去。宋末文丞相天祥。望南華寺詩。有行行至南華。匆匆如夢中。佛化知幾塵。患乃與我同。公自註。謂六祖肉身。為亂兵所傷。此特公託寓自解之辭。題稱望南華。則未嘗親見也。憨祖所修曹溪通志云。唐中宗先天二年・師入滅於新州國恩寺・以全身入曹溪塔。玄宗開元十年・有孝子張滿・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貫・令取祖首歸海東供養。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捕賊・獲之・鞫得其情。以祖弟子令韜力救・免死。乃遷真身於信具樓・以便居守・其樓・後改為祖師殿。宋太祖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祖之塔廟・鞠為煨燼。真身為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仁宗天聖十年・具安輿・迎祖真身及衣鉢・入大內供養・後遣使勅送還曹溪。憨祖曹溪通志中・有六祖大師肉身讚云・一陽來復・暖氣漸臨。三陽滿足・萬物皆春。一陰初至・流火內凝。三陰始交・草木頓零。有力造化・尚使枯榮。何況無生・念念薰蒸。以有入空・四大俱融。以空入有・有則不朽。空有兩忘・適同金剛。山河大地・盡常寂光。是故我師・為法中王。徵備觀志語・則知盧祖肉身・從無傷損。塔與真身・今同在寺中・固非一所。與憨祖化後・歷年久遠・出入塔龕・前祖後祖・如出一轍。經云・大徹悟人・法身報身・了無有二・不珍重報身者・即是外道。龍樹云・新地菩薩・道未全足・是有焚身之事。又經云・不退菩薩・身無八萬戶蟲・是以肉身不壞・髮爪能長・威儀攝物・歷劫香光。即如初祖西歸・神光二祖・及黃梅四祖五祖・並有肉身則知肉身珍重・非焚身可比。作肉身觀如是・作法身觀亦如是。作肉眼觀如是・作法眼觀亦如是也。

或問曰・子娓娓言宗教歸一・一歸淨土之理・以至曹溪六祖衣鉢肉身之事・使長夜得曉・重霾見日・信矣至矣・無遺義矣・所心乎憨祖者・亦無遺憾矣。誠者・成己成物・君子先行後言。然則子於生死去來之際・自處奚若。答曰・予之自處・豈獨宗教淨土之說歸一・即儒釋道三教萬法之說・靡不歸一。豈獨憨本師年譜・末後緒論・始言道一。自孔孟兩經見聖編八千牒・新詩其間集二千牒・以

至南華離騷二經刮目．仙祖景昇化書釋目．凡有屬筆．靡非教三道一之旨。然而言必有根。信使可覆．引經據傳．援古證今．自許述而不作．非不知而作也。所心乎憨本師者．非舍孔歸佛．舍仙祖歸祖師也。本師隨身所履．隨口所說．隨筆所書．莫非教三道一之旨不煩如善慧傅大士．就衣冠言動間．對梁武面分疏也。如所著內典之餘．有論語解．中庸直指．大學決疑．春秋左氏心法．老莊影響論．道德經解．莊子內七篇解．三教論．奇門指掌諸書。居曹溪時．章逢之士．負笈問道．如馮昌曆一輩．率以舉子業就正得雋．本師以金剛眼睛．一一從筆頭點出。昔張子韶造徑山．解得格物物格義趣。後以抗辯經筵．遠謫橫浦．執書倚立．雙趺隱然。嘗稱徑山老人所舉因緣．如千門萬戶．一蹋而開．非偶然也。本師著作說法．非止衲衣下事．應以大羅仙得度者．即現大羅仙身而為說法。應以大將軍身得度者．即現大將軍身而為說法。應以茂才．秀士．大臣．國王身得度者．即現茂才．秀士．大臣．國王身而為說法。只此臨化年譜．說法無邊．從上祖師．目所罕覩。以愚觀之．宣尼周流轍環．六度萬行．如來禪也。思孟修身盡性．知天立命．祖師禪也。本師作佛祖．不離孔孟。小子學孔孟．敢離佛祖。佛祖孔孟．行化雖各一方．歸宿豈有異地。孔孟託生．必歸淨土。小子歸佛．斷不舍儒。東國西方．在在處處．見孔見佛．長依仙祖。自茲以往．生生世世．功名富貴．不爭人先．讀書學道．不落人後。中庸道四．黽勉未能．論語戒三．庶幾願學。只今胡來漢來．身當大夢．可使天上天下．實聞此言。偈曰．淨土唯心願西去．尼山一貫志東來。東西來去依思孟．殀壽身修不貳胎。又曰．疏水三書真富貴．筌蹄九轉得靈飛。家仙世佛無殊念．到底章逢是付衣。

素華旭法師．作年譜述疏偈．并序．云．甲戌夏．寓吳門幻住庵．見朱白民所評憨翁年譜．恨其評語尚多儒生見解．未足以知大人境界也。丙子病．入九華．百慮灰冷．書籍散盡．無一存者。辛卯春．幻遊長干．復見譚埽庵所述疏憨翁年譜．乃能於大事顛末．覈實參詳．盡闡神通道力。蓋得之東遊時耳提面授．匪朝伊夕之故也。因思壬戌．智旭初出家時．三夢憨翁．癸亥年冬．將入寂時．又復示夢．並是慈悲真實加被．豈偶然哉。世人昧醒夢之一致．輒妄計醒為實．計夢為虛。殊不知世間之醒非實也．出世之夢非虛也。法華安樂行品．始自發心．終於種智．不出一夢。憨翁生平悟門．得諸夢者為多．故所著述．亦名為夢遊集。然苟非譚居士．誰能信之。敬說偈曰．醒夢本唯心．唯心何虛實。迷者二俱虛．悟者兩並實。生以夢為感．佛以夢為應。感應唯一心．從來不思議。翁夢既不虛．旭夢亦必實。不向癡人說．只許埽庵知。

萬曆丙辰長至月・虔上雙徑寂照庵・皈依憨本師・賦呈古詩一首。(時徵年二十有七・同玄津法師上徑山・延請湖南淨慈開堂。)

太息生劫晚・　正法稔蕪棘。　緇白紛縱橫・　宗教判名色。
唱演戲論開・　棒喝空拳出。　猨猴捉水月・
盲瞽悵天日。　水月一指指・　天日當頭白久向箇中尋・　顛倒無蹤迹。　思慮鬼家計・
虛空仍逼塞。　當夏屋子倒・　分明經霹靂。　現前生死事・
一語轉不得。　乞就明眼人・　商量作奇特。
吾師大法王・　遊行師子窟。　飛錫震海牢・　荷戈導粵貊。
淨土本家鄉・　曹溪真血滴。
多年舍利珠・　茶毗見紫柏。　祖庭捏怪消・　寶乘疑眩釋。
南嶽下吳門・　龍象森離立。
金篦肯嘗試・　髻珠在咫尺。　洗肝禮雙足・　因緣深夙昔。

(從遊湖上諸山詩・悉不錄。)

天啟甲子暮春・寓燕京石鐙庵・審聞憨本師曹溪寂音・因集諸緇白弟子・建誦經念佛道場。因作遙慟詩・排律五十二韻・以志哀。(時徵以明經應試入都・年三十有五・遙聞本師曹溪示寂消息・遡癸亥陽月・幾越半載矣。是歲中舉。)

師作人天準・　神當定慧揚。　誕星峨步肅・　印月玉毫彰。
超繫思非練・　空緣澤自祥。　道消窮末葉・
覺大緝頹綱。　邪種驅叉聚・　清徽振鉢芳。　春晞洪量溢・
夏烈迅威張。　龍壁九年觀・
冰參萬里方。　應虛傾道俗・　證化導侯王。　聖供袈裟紫・
慈名璽勅黃。　伊蒲珍積具・　頂相影圖將。
洪號欽山嶽・　崇規曜棟梁。　定儲罹法難・　報國服戎行。
粵嶺什公路・　曹溪六祖場。
密因敷瘴癘・　圓導徹蠻荒。　狂象銷魔力・　獰龍洗毒腸。
處幽名愈大・　在險動彌臧。
度戒紛緇白・　行檀濟泳翔。　塵芬留義室・　猿果綴禪牀。
易簡符周孔・　虛明鑄老莊。　宿朝探譯制・
積祐照留詳。　餐飫天花肆・　鍼醫眾寶坊。　緒言蟲禦木・
通議日扶桑。　舌出總持骨・
胷開冥賾倉。　法華弘擊節・　疑諦決金剛。　影響敷懸鑑・
楞伽發祕囊。　操觚寧待匠・　趺坐即成章。
左史詮洙泗・　兵韜著渭泱。　叩津淵味瀉・　宣籥睿音昌。
運帚無懷智・　吟編有惠康。
辯靡一物礙・　趣會九流旁。　恩旨隨飛錫・　丰容儼碩強。
玄麾上廬岫・　法旆下衡襄・

燕市酬知願・　圜中念骨藏。　茶毗雙徑偈・　銘碣梵村香。
皈信化城道・　機緣宗鏡堂。　瞻依五度淨・
矜式四儀良。　耆宿栴檀繞・　衣冠絡索長。　提攜孩戀慕・
燈火草商量。　筆錄東遊地・
心期立雪鄉。　逡巡巖瀑隔・　合沓歲陰茫。　忍土移南紀・
慈輪擁昔疆。　寶林隨順去・　庾嶺整遺亡。
現滅暉殊景・　環悲墮慘霜。　泥洹隱顯迹・　殄瘁白緇傷。
維衛旋西履・　閻浮失普航。
禮官需謚典・　節鎮護靈裝。　五乳鵝王寂・　雙林鹿女喪。
榮哀天爵貴・　壽臘足尊常。
塔影持遺教・　龕靈逗妙光。　及門情倍慟・　希想夢時颺。
緬邈同千古・　低佪愧一杭。　幸堪勤拂拭・
餘蔭得清涼。

(比篇成後・越二十八年・始見年譜。其中故實・並得之耳提。至疏年譜時・乃知一一可質。)

順治庚寅三月二十日・在江寧雨花臺左・偶偕居・得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捧誦驚喜・頂禮讚歎・得十絕句。(時徵年六十有一・王季延道友・為余從東禪僧舍覓得全譜・寄至新居。適方理歸棹・旋放江口矣。)

譜成雙樹望花開・　宗鏡因緣久浪猜。　萬里曹溪離亂後・　西林肉佛竟歸來。

〇五乳曹溪法嗣多・　秣陵十輩老禪和。　金鍼度處憑誰覓・　繡出鴛鴦沐錦波。

〇江上飛書付法徒・　天邊傳語授衣珠。　竺乾洙泗光華徧・　誰道人間判佛儒。

〇雙徑皈依歲閱吳・　尋常入定侍雙趺。　備聞慈后莊嚴事・　弘法忘身為集枯。

〇一喝親教淨土生・　一言頻見鬼神驚。　面如滿月脣弦月・　具相慈威畫不成。

〇說法由來不用機・　上堂祇見佛威儀。　撇開拄杖婆心大・　泥水天華導眾歸。

〇當年手錄東遊集・　累牘香光者話頭。　不似諸方拈句子・　糊心脫口賣風流。

〇佛眼全通儒眼尊・　肉身顯是法身存。　普天率土光明徧・　函蓋單傳直指門。

〇紫柏當年肝膈同・　遠將康贊印憨公。　髑髏影響曹溪現・　吳粵交光在箇中。

〇歷數曹溪恰過千．　寶林對面肉身傳。　儒門五百興名世．倍紀應知歷劫緣。

（盧祖以唐貞觀戊戌春生．憨祖以明天啟癸亥冬化．相越一千零十七年。）

江行述疏憨本師年譜．七日抵家園著作堂．疏譜事竟．為之喟然．得二絕句。

一七心齋竟坐忘．　江城忽忽到禾鄉。　水窗覿面寶林座．　硯席遊神宗鏡堂。〇自和〇

歷劫因緣識不忘．　曹溪一滴是家鄉。　腹笥傾倒西來意．　到岸纔知著作堂。

順治辛卯閏二月朔．復在雨花臺左偶偕居．鳩工梓行憨本師年譜述疏．志喜自讚．得四絕句。

一代稱尊三佛祖．　三朝定嗣一乾坤。網羅國史詮禪史．　打疊宗門印佛門。〇自和〇

枯菀諱談偕老宿．　笑啼直筆另乾坤。因緣時節真奇特．　孔席偏能報佛門。〇再和〇

恩怨劫灰消溟渤．　是非輪旭付乾坤。春秋筆削西來意．　左氏心傳不二門。〇三和〇

朝宁宮闈經日月．　冰山瘴海歷乾坤。素王諱義空王筆．　心鏡同懸有及門。

（三佛祖者．憨祖．并達師．蓮師。三朝者．神廟．及皇子．皇孫。老宿者．一時力爭建儲之臣。枯菀是非者．時官府嫌怨之隙譖者．禪史。疏者．國史。）

宗鏡堂命名老弟子福徵．前進士．領南雍司業事．檇李荊蠻埽史氏．道一居士譚貞默．南望頂禮．五體投地．恭筆末簡。

嘉禾弟子項桂芳．與大師韶陽日夕把臂。迨奉檄涯州．因兒早逝．傷心抱疴．幾無起色．特延大師過涯．乞解脫之法。至則示余曰．世間人．稍有拂意相加．小者怒之．大者恨之。若父母生兒．何等憐愛．突以生平未嘗之惱事．特加于身．乃不大恨．友痛悼欲絕。當此深秋毒瘴．回首故鄉．數千里而遙．願自排遣。余竦然拜而受教．幸獲無恙．皆大師點化昏迷．以有今日也。未幾．大師抱恙．官舫醫藥．半載始瘉．得了南華一案。此皆諸同寅合力主持公論．司理不能撓．置主者于法。大師即入鼎湖山中．送之芙江．黯黯作別。迨逾十祀．大師送達大師進塔．特訪茅庵．抵膝道故．恍如一夢。惜舉趾千人擁拜．遽別而去。今大師已受六祖衣鉢．曹溪一泓水．與日月同光。柰老矣．勿克竭蹶而東．羅拜七祖之前．惟有手札千行．藏之石匣．旦暮虔禮．染栴檀之馥．以安殘喘而已。因譚埽庵居士．知肉身年譜真信．敬讚。

未了南華古道場・　將軍解語現毫光。　虎溪一榻曇雲冷・　佛字千行草室香。　宮賜袈裟餘繡衮・
寺留春石逼琳琅。　傳燈七祖歸東粵・　應憫殘魂度樂鄉。
八十一歲弟子桂芳和南

明代・惟萬曆朝・以古佛現身者・得三大老・曰蓮大師・達大師・憨大師。蓮達兩大師・無年譜・得憨大師東遊為誌・文字般若・燭地煇天・百倍虎頭傳神・竟可作兩大師年譜矣。憨大師・則有臨化自著年譜・向梓粵東・得見者少。余友譚埽庵・諸生時・早皈依命名。大師于淨慈宗鏡堂・嘗預以末後事囑其為王臣弘護。後得此譜・以廣川兵燹失去。隆偕施常惟・沈明起・高念祖・東禪得見・借錄・寄南中。迨埽庵假旋・江篷數日・箋疏成矣。詳按譜中紀載・印證以目擊耳提。凡微密闡揚・頭顱標揭・並他人所不及知者。如祈保國本・周全慈聖神宗母子之間・就雷陽蔑戾車地・擬大慧冠巾說法若干年・其宏法嬰難・往來南粵同。而大人作略・肉身示現・有過焉者。年譜書法似春秋・而述疏之起義終事符左氏。固微言外・別有發明・絕筆後・不忘護囑者也。埽庵見聖編中・于孔孟所歷春秋戰國年譜・尚能考定精覈。況于大師晨夕親炙・而因以酬恩法乳・加惠學徒・儼如靈山未散者乎。願見者・作希有想・難遭難遇想。無曰此于曹溪中興肉祖本分中・尚為第二月也。秀水優婆塞弟子王起隆・薰沐敬跋。

附東遊集法語三則

徑山禪堂示參禪切要

禪宗一門・為傳佛心印・本非細事。始自達磨西來・立單傳之旨・以楞伽四卷印心。是則禪雖教外別傳・其實以教印證・方見佛祖無二之道也。其參究工夫・亦從教出。楞伽經云・靜坐山林上中下修・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此實世尊的示做工夫之訣法也。又云・彼心意識・自心所現・自性境界・虛妄之想・生死有海・業愛無知・如是等因・悉以超度・此是如來的示悟心之妙旨也。又云・從上諸聖・轉相傳受・妄想無性・此又的示祕密心印也。此黃面老子・教人參究之切要處。及達磨示二祖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此達磨最初示人參究之要法也。傳至黃梅・求法嗣時・六祖剛道得本來無一物・便得衣鉢・此相傳心印之的旨也。及六祖南還・道明等・追至庾嶺奪衣鉢・祖棄石上・明提掇不

起。明云．我為法來。祖云．汝為法來．但屏外緣．不起一念．當為汝說。明良久．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即大悟。此是六祖第一示人參究之的訣也。是知從上佛祖．只是教人了悟自心．識得自己而已．向未有公案話頭之說。及南嶽青原而下．諸祖隨宜開示．多就疑處敲擊．令人回頭．轉腦便休即有不會者．雖下鉗錘．也只任他時節因緣。至黃檗．始教人看．話頭。直到大慧禪師．方纔極力主張教學人參一則古人公案．以為巴鼻．謂之話頭．要人切切提撕此何以故．只為學人八識田中．無量劫來惡習種子．念念內熏．相續．流注．妄想不斷．無可柰何。故將一則無義味話．與你咬定．先將一切內外心境妄想．一齊放下。因放不下．故教提此話頭．如斬亂絲．一斷齊斷．更不相續。把斷意識．再不放行此正是達磨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的規則也。不如此下手．決不見自己本來面目。不是教你在公案語句上尋思．當作疑情．望他討分曉也。即如大慧專教看話頭．下毒手．只是要你死偷心耳。如示眾云．參禪唯要虛卻心．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如欠人萬貫錢債相似。晝三夜三．茶裏飯裏．行時住時坐時臥時．與朋友相酬酢時．靜時鬧時．舉箇話頭．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向箇裏看來看去．沒滋味時．如撞牆壁相似。到結交頭．如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要汝辦一片長遠身心．與之撕挨。驀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剎．一悟便徹底去也。此一上．是大慧老人尋常慣用的鉗錘。其意只是要你將話頭堵截意根下妄想流注不行．就在不行處看取本來面目。不是教你公案上尋思．當疑情．討分曉也。如云．心華發明．豈從他得耶。如上佛祖．一一指示．要你參究自己．不是向他玄妙言句取覓。今人參禪做工夫．人人都說看話頭．下疑情．不知向根底究．只管在話頭上求．求來求去．忽然想出一段光景．就說悟了．便說偈呈頌．就當作奇貨．便以為得了。正不知全墮在妄想知見網中。如此參禪．豈不瞎卻天下後世人眼睛。今之少年．蒲團未穩．就自稱悟道．便逞口嘴．弄精魂．當作機鋒迅捷。想出幾句沒下落胡言亂語．稱作頌古．是你自己妄想中來的．幾曾夢見古人在。若是如今人悟道．這等容易．則古人操履．如長慶坐破七箇蒲團．趙州四十年不雜用心．似這般比來．那古人是最鈍根人．與你今人提草鞋也沒用處。增上慢人．未得謂得．可不懼哉。其參禪看話頭．下疑情．決不可少所謂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只是要善用疑情．若疑情破了．則佛祖鼻孔．自然一串穿卻。只如看念佛的公案．但審實念佛的是誰．不是疑佛是誰。若是疑佛是誰．只消聽座主講阿彌陀佛．名無量光．如此便當悟了．作無量光的偈子幾首來．如此喚作悟道．則悟心者如麻似粟矣．苦哉苦哉。古人說話頭如敲門瓦子．

只是敲開門．要見屋裏人．不是在門外做活計。以此足見依話頭起疑．其疑不在話頭．要在根底也。只如夾山參船子．問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師便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云．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青波意自殊。若是夾山在鉤綫上作活計．船子如何捨命為得他。此便是古人快便善出身路也。在昔禪道盛時．處處有明眼知識．天下衲子參究者多．到處有開發。況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今禪家寂寥久矣．何幸一時發心參究者多．雖有知識．或量機權進．隨情印證．學人心淺．便以為得．又不信如來聖教．不求真正路頭．只管懵做．即便以冬瓜印子為的決．不但自誤．又且誤人．可不懼哉。且如古之宰官居士．載傳燈者．有數人而已。今之塵勞中人．麤戒不修．濁亂妄想．仗己聰明．看了幾則古德機緣．箇箇都以上上根自負．見僧便鬬機鋒．亦以自己為悟道。此雖時弊．良由吾徒一盲引眾盲耳。老人非敢妄自僭談．今遵佛祖真正工夫切要處．大家商量。高明達士．自有以正之。

雲棲方丈示念佛切要

念佛求生淨土一門．元是要了生死大事．故云念佛了生死。今人發心．因要了生死．方纔肯念佛。若只說念佛可以了生死．不知生死根株．畢竟向何處了。若念佛的心．斷不得生死根株．如何了得生死。如何是生死根株．古人云．業不重．不生娑婆．愛不斷．不生淨土．是知愛根乃生死之根株。以一切眾生．受生死之苦．皆愛慾之過也。推此愛根．不是今生有的．也不是一二三四生有的．乃自從無始最初有生死以來．生生世世．捨身受身．皆是愛欲流轉．直至今日。翻思從前．何曾有一念暫離此愛根耶。如此愛根種子．積劫深厚．故生死無窮。今日方纔發心念佛．只望空求生西方．連愛是生死之根的名字也不知．何曾有一念斷著。既不知生死之根．則念佛一邊念．生死根只聽長．如此念佛．與生死兩不相關。這等任你如何念．念到臨命終時．只見生死愛根現前．那時方知念佛不得力．卻怨念佛無靈驗．悔之遲矣。故勸今念佛的人．先要知愛是生死根本．而今念佛．念念要斷這愛根。即日用現前．在家念佛．眼中見得兒女子孫家緣財產．無一件不是愛的．則無一事無一念不是生死活計．如全身在火坑中一般。不知正念佛時．心中愛根．未曾一念放得下。直如正念佛時．只說念不切．不知愛是主宰．念佛是皮面如此．佛只聽念．愛只聽長。且如兒女之情現前時．回光看看這一聲佛．果然敵得這愛麼．果然斷得這愛麼。若斷不得這愛．畢

竟如何了得生死。以愛緣多生習熟．念佛纔發心．甚生疎．又不切實．因此不得力。若目前愛境．主張不得．則臨命終時．畢竟主張不得故勸念佛人．第一要知為生死心切。要斷生死心切．要在生死根株上．念念斬斷．則念念是了生死之時也。何必待到臘月三十日．方纔了得．晚之晚矣。所謂目前都是生死事．目前了得生死空．如此念念真切．刀刀見血．這般用心．若不出生死．則諸佛墮妄語矣。故在家出家．但知生死心．便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豈更有別妙法哉。

淨慈宗鏡堂示持準提呪為弟子譚福徵等說

在家居士．五欲濃厚．煩惱根深。日逐現行．交錯於前．如沸湯滾滾．安能得一念清涼。縱發心修行．難下手做工夫。有聰明看教．不過學些知見．資談柄．絕無實用。念佛．又把作尋常看．不肯下死心。縱肯．亦不得力．以但在浮想上念．其實藏識中習氣潛流．全不看見．故念佛從來不見一念下落。若念佛得力．豈可別求玄妙耶。今有一等好高慕異的．聞參禪頓悟．就以上根自負．不要修行．恐落漸次。在古德機緣上．記幾則合頭語．稱口亂談．只圖快便為機鋒．此等最可憐愍者。看來．若是真實發心怕生死的．不若持呪入門．以先用一片懇切心．故易得力耳。譚生福徵．問在家修行之要．故示之以此。觀者．切莫作沒道理會．以道理誤人太多。故此法門．尤勝參柏樹子．乾屎橛也。

東遊集原序

憨師．一息而徧遊華藏．言滿不可說不可說之土．其和雅微妙．西方懷其好音矣．何問東也。壑公．梁生．集東遊四卷．所謂廣長舌．覆東方世界者乎。師之東弔紫柏於雙徑．弔蓮池於雲棲．比於四恩．有美報焉。兩銘．揭日月而中天．其緒亦掩蒼龍七宿。東人士．以擬隨筆茹退．則肉眼皮相之．妄名紫柏猛士．蓮池慈姥．憨山俠王耳。瞻子瞻而寓慧法之間曰．吾師乎．吾師乎．浸假而化左足為蓮池千輻接武．浸假而化右足為紫柏千幅布武．二尊雙趺已現。尊足者存．獨游人世。詎云后夔之窮．行且歸休乎雲棲．裹足迴曜．徇吾徒之請矣。在東言東．海墨林筆．可給書哉。始師遊居建業．與臞鶴雪浪．同擬莊老原遷．得相應慧．申旦而疏楞嚴．影響筌蹄．俱付一幻。橫口之所陳．橫手之所運。潢引河貫．輪飛璇轉．倏無停機。彼雨花堯山．隨筆茹退．胡為此拘拘耶。因弔二師．獲二高足．壑公游夏．梁生安遠．將無善繼其聲。然機倪並

出・真俗雙融・剗除我見・無法與人・吾師乎・吾師乎・信難為繼矣。東人士問・畢竟如何。瞪子語以等是尋常言句・纔涉思惟擬議・便不中用。於是壑公梁生・同聲而應曰・囚。萬曆丁巳冬・六夢居士・瞪子虞淳熙槃談書。

本師東遊集中・授記囑付三大法語・并武林虞德園大居士原序・謹拈出・附梓年譜末簡・以示諸方・亦識不敢斯須忘宗鏡機緣也。弟子福徵又白。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